

綠野仙踪

上海圖書館藏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1019B

序

人也而有冷于冰名何也？緣人貌焉中處，參乎兩儀，爲萬物靈。顧慌亂迷惑，忘其所始，喪其所歸，至不得與無情木石，有知鹿豕，守貞葆和終其天年者，總由一熱字擺脫不出耳。熱者一念分爲千岐萬徑，如恆河沙數不可紀極，而緣其昏者氣也，財也，色也，酒之爲害，尙在三者之末，蓋氣者人所生，財者生所養，色則人與生相續於無窮者也，何害曰害在於氣熱則噴，財熱則貪，色熱則淫，至於噴貪淫，則必慌亂迷惑，忘其所始，喪其所歸，求能守貞葆和，至一之性者，其謂有幾。如此書中人之有朱文魁也，賊之有師尙詔也，妓女之有金鑽兒也，物之有妖蝎也，狐之有賽飛瓊也，魚之有廣信夫人也，爲噴爲貪爲淫，各守其一，以極其除，無論舉世視同秦越，卽父子兄弟夫妻，至掉臂而不相顧，何者一熱則無不冷矣。然則何以執熱三家村中學究，讀綠野仙踪見冷于冰名，猶然慕之曰：道在是矣！彼烏知之？夫天下之大冷人，卽天下之大熱人也，自來神聖賢人，皆具一片熱腸，然曰淡曰無欲，又曰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淡然無欲者冷也，欲立欲達者熱也。然則神聖賢人，其無酒色財氣乎？曰非也。夫神聖賢人一喜一怒，必與俗並用，然皆因其人其事斟酌身分下筆，究非僕隸輿臺，略識幾字者，所能盡解盡讀者也。至言行文之妙，真是百法俱備，必須留神省察，始能驗其通部旨歸。試觀其起伏也，如羸際神龍，其交割也，如鼗弦脫兔，其緊溜也，如鼓聲爆豆，其散去也，如長空風雨，其艷麗也，如美女簪花，其冷淡也，如狐猿嘯月，其收結也，如翠玉歸筍，其插串也，如千珠貫線，而其立局命意，遣字措詞，無不曲盡情理，又豈破空搗虛輩所能比擬萬一使余日夜把玩，目蕩神怡，不由一心數賞爲說部中極大山水也。世之讀說部者，動曰謊耳，謬耳，彼所謊者，固謊矣；彼所謂真者，果能盡書而讀之否？左邱明千秋謊祖也，而古今之讀邱左明文字者，方且董而習之，至齒搖髮禿而不已，其不已者，爲其文字謊到家也。夫文至於謊到家，雖謊亦不可不讀矣。願善讀說部者，宜疾取水滄，金瓶梅綠野仙踪三書讀之，彼家謊到家之文字也。謂之爲大山大水大奇觀書，不亦宜乎？

乾隆二十九年春二月山陰弟家鶴謹識。

今天下山水一大遊局也，故善遊者歷三峯五嶽九州之廣，涉大河長江四海之闊，觀瓊宮貝闕之巍煥，入茂林修竹之深幽，窮
 仙神之棲止，探虎豹之窟宅，舉凡舟車所不能至，擔簞所不能居者，皆遍覽無遺焉。後乃與之觀小山小水，宜其棄之而不顧，即
 間有一拳石，一勺水，視同千仞之崗，萬里之流者，再目之而神氣已竭矣。以其人胸次淡如，眼界廓如也。故但曰山不在高，水不
 在深，據邱嶺以爲高，指池沼以爲淵，管窺蠡測，又烏足語山水也。余每於經史百家披閱之暇，時注意於說部，爲其不費心力，可
 娛目適情耳。而於說部中之由數十回至百十回者，尤必詳玩其脈絡關紐章法，以定優劣。大要千百部中，失於虎頭蛇尾
 線斷針折者居多，緣其氣魄既大，非比數回內外書，易於經營盡善也。然羸下委土細流固多，而五嶽四海之外，亦不可謂再
 無崇山巨水。余於甲申歲二月，得見吾友百川綠野仙踪八十回，皆洋洋灑灑之文也。其前十回中，多詩賦，並仕宦冠冕語，誠可
 共繡談通關之主賞識，使明味相半人讀之，嚼蠟而已。十回後雖疋民同準一人之性，使天下各遂其性，若必無之，而復爲神聖
 賢人，則是冷于冰不應有妻子，不應有財產，不應歸故里。今觀其賑災黎，蕩妖氛，藕林俗文，焯以平巨寇，假應龍林闕以誅權奸，
 脫董煒沈襄於桎梏，攝金珠米粟於海舶，設幻境醒同人之夢，分丹藥玉弟子之成，彼其於國於家於天下何如也。故曰：天下之
 大冷人，卽天下之大熱人也。可知冷由於心熱，亦由於心善爲熱心者，必先能爲冷心。心之聚散，如冰凝釋於水，乃可以平噴貪
 欲之橫行，而調氣財色之正矩。是則先以冷濯熱，存心其見矣。以故際利害切身之場，而不懼，遇萬鍾千駟之富，而不顧，處皎日
 同枕之歡，而不染，到此方毫無掛碍，始能爲冷，始能爲熱，始可以守貞葆和，與天地終始，而道成矣。顧其功不可一歡放鬆，爲山
 之虧於一簣，掘井之廢於及泉，皆自棄耳。試觀幻境中若通城壁之見可懼，而失之噴也；金不換之見可欲，而失之貪也；翠黛如
 玉之見可悅，而失之淫也；一念熱結丹爐，毀裂吾身之不懈，而遺恤其他。范浚曰：一心之危，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甚矣！
 持心之要，莫妙於冷于冰。此作者命名之意，至深至切。莊子曰：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冷之謂也。張子曰：聚亦吾體，
 散亦吾體，冷于冰之謂也。

乾隆三十六年，洞庭定超拜書。

新式綠野仙踪目錄

回數	綠	野	仙	踪	目錄
第一回	陸都管輔孤忠幼主	冷于冰下第產麟兒			
第二回	做壽文才傳檢士口	充慕友身入宰相家			
第三回	譏賑疏角口出嚴府	失榜首灰心守故鄉			
第四回	割白鑷旅舍恤寒士	灑血淚市曹矜忠良			
第五回	驚死亡永矢修行志	囑妻子割斷戀家心			
第六回	走荆棘幸脫餓虎口	評詩賦大失腐儒心			
第七回	泰山廟于冰打女鬼	八里舖俠客趕書生			
第八回	吐真情結義連城璧	設假局欺騙冷于冰			
第九回	冷于冰食穢吞丹藥	火龍氏傳法賜雷珠			
第十回	仗仰劍柳社收厲鬼	試雷珠佛院斬妖狐			
第十一回	桃仙客龍山燒惡怪	冷于冰玉洞降猿精			
第十二回	韓鉄頭大鬧泰安州	連城璧被擒山神廟			
第十三回	救難友州官遭戲調	醫刑傷城璧走他鄉			
第十四回	金不換掃榻留城璧	冷于冰回家探妻兒			
第十五回	別契友鳳嶺逢木女	斬妖龜川江救行商			
第十六回	林夫人勿項全大義	朱公子傾囊助多金			
第十七回	喪心兄棄弟歸故里	長舌婦勸奴過別船			
第十八回	入憨局輸錢賣弟婦	引強盜破產失夫妻			
第十九回	悔前衍棄婦思尋弟	拯極厄救夫又保妻			
第二十回	金不換聞風贈路費	連城璧拒捕戰官兵			
第二十一回	信訪查知府開生路	住懷仁不換續房妻			
第二十二回	斷離異不換遭刑杖	跳運河沈襄得義財			
第二十三回	救難裔月夜殺解役	誦仙姬談笑打權奸			
第二十四回	埋骨骸巧遇生死友	設重險聊試道中人			
第二十五回	會盟兄喜隨新官任	入賊巢羞見被却妻			
第二十六回	聞叛逆于冰隨征旅	論戰守文煒說軍機			
第二十七回	克永城陣擒師尙義	出夏邑法敗僞神師			
第二十八回	易軍門邦輔頒新令	收管翼賊婦大交兵			
第二十九回	斬金花于冰歸太嶽	殺大雄殷氏出賊巢			
第三十回	囚軍營手足重完聚	試降書將帥各成功			
第三十一回	沐皇恩文武雙得意	搬家眷夫婦兩團圓			
第三十二回	連城璧盟心修古洞	溫如玉破產出州牢			
第三十三回	冷于冰施法却貪吏	猿不邪探藥寄仙書			
第三十四回	貼單賑賄賂貪知府	攝賊銀分散眾飢民			
第三十五回	恨貧窮謀財商祕友	走江湖被騙哭公堂			
第三十六回	逢吝夫抽豐雙失意	遇美妓罄囊兩交歡			
第三十七回	溫如玉賣房充浪子	冷于冰潑水戲花娘			
第三十八回	連城璧誤入驪珠洞	冷于冰奔救虎牙山			

第三十九回 壽慶婆浪子吃陳醋 伴張華嫖客守空房 第六十回 葉體仁席間薦內弟 周小官窗下戲妓娘

第四十回 聽宜淫氣殺溫如玉 恨譏笑怒打金鐘兒 第六十一回 買書房義兒認義母 謝禮物乾妹拜乾哥

第四十一回 傳情書幫開學說客 入慾網癡子聽神龜 第六十二回 跳牆頭男女欣歡會 角醋口夫婦怒分居

第四十二回 赴章臺如玉釋嫌怨 抱馬桶苗秃受叱呼 第六十三回 阻佳期奸奴學騙馬 題姻好巧婦鼓簪唇

第四十三回 調假情花娘生閒氣 吐真情妓女教節財 第六十四回 捉奸情賊母教淫女 論親事悍婦打迂夫

第四十四回 過生辰受盡龜婆氣 交借銀立見小人情 第六十五回 避吵鬧貢生探妹夫 趁空隙周瑾娶蕙娘

第四十五回 愛才郎金姐貼財物 別怨女如玉下科場 第六十六回 老腐儒論文招嫌惡 一侍女奪水起爭端

第四十六回 埋奇銀奸姐欺如玉 逞利口苗秃死金鐘 第六十七回 趙瞎子騙錢愚何氏 齊蕙娘杯酒殺同人

第四十七回 蕭麻子貪財傳死信 溫如玉設祭哭情人 第六十八回 何其仁喪心賣死女 齊蕙娘避鬼失周瑾

第四十八回 鄭龜婆激起出首事 朱一套牽斷個中由 第六十九回 罵妖婦龐氏遭毒打 盜仙衣不邪運神雷

第四十九回 喚腥風九華尋妖物 仗神針橋畔得天書 第七十回 誅鰲魚姑丈回書字 邀仙東盟弟拜新師

第五十回 溫如玉時窮尋舊友 冷于冰得道繳天罡 第七十一回 避春雨巧逢袁太監 走內線參倒騰世蕃

第五十一回 指前程惠愛林公子 渡迷津矜全溫如玉 第七十二回 草劫疏林潤除奸黨 改口供徐塔誅羣兇

第五十二回 買衣米恰遇不平事 拔鬚鬚辱挫作惡兒 第七十三回 守仙爐六友燒丹藥 入幻境四子走旁門

第五十三回 訪妖仙誤逢狐大姐 傳道術收認女門生 第七十四回 冷于冰逃生死杖下 溫如玉失散遇苗秃

第五十四回 溫如玉游山逢耕婦 朱文煒催戰失兪都 第七十五回 會金鐘祕商從良計 遇蕭麻拆散舊姻緣

第五十五回 寄私書一紙通倭寇 冒軍功數語失張經 第七十六回 救家屬城壁偷財物 落大海不換失明珠

第五十六回 結婚姻郎舅圖奸黨 損兵將主僕被賊欺 第七十七回 淫羽士挈黨遭鞭笞 戰魔王四友失丹爐

第五十七回 議參疏一朝應寵命 舉賢臣兩鎮各勤王 第七十八回 審幻情男女皆責飭 分丹藥諸子問前程

第五十八回 讀火牌文華心恐懼 問賊情大猷出奇謀 第七十九回 冷于冰騎鸞朝帝闕 袁不邪舞劍醉山峯

第五十九回 剿倭寇三師成偉績 斬文華四海慶昇平 第八十回 入景宮師徒參教祖 鳴鶴洞舞劍宴羣仙

新式標點 綠野仙踪

第一回 陸都管輔孤忠幼主 冷于冰下第產嬰兒

詩曰：「休將世態苦研求，大界悲歡靜裏收；淚盡謝翱心裏冷，愁添潘岳夢魂羞。

孟嘗勢敗誰雞狗，莊子才高亦馬牛；追想令威鶴化語，每學荒塚倍神遊。」

詞曰：「趨名逐利無休歇，客那風光又過些時節；揮毫染紙感嗚咽，淚痕點點猶成血。咫尺江天分楚越；目斷神驚，應是此

身絕。夢醒南柯頭已雪，曉風吹落西江月。」

詞曰：「輔幼主忠義不尋常，白雪已侵鬢髮霜；青山不改舊肝腸，千古自流芳；困棘園，毛穎未出囊，解名雖屈龍虎榜，麟兒

已產蘭麝房，接續舊書香。」

且說明朝嘉靖年間，直隸廣平府成安縣有一紳士，姓冷，名松，字俊彪。其高祖冷謙，深明道術，在洪武時天下知名，亦周顛張三丰之流亞也。其祖冷延年，精通岐黃，兼能針灸，遠近有神仙之譽。由此發家廣置田產生意，遂成富戶。他父冷時雪，棄舊學得進士第，仕至太常寺正卿，生冷松兄妹二人。其女嫁與同寅少卿江西饒州府萬年縣周懋德之子周通為妻；冷松接續書香，由舉人選授山東青州府昌樂縣知縣，歷任六年，大有清正之名。只因他賦性古樸，不徇情面，同寅們多厭惡他，當面都稱他為冷老先生，不敢以同寅待也。背間却不叫他冷松，却叫他是一冷水。他聽知「冷水」二字，甚是得意。後因與本管知府不合，兩下互揭起來，俱各削職回籍。這年他妻子吳氏方生下一子，夫妻愛如拱璧，到七歲時，生得秋水為神，白玉作骨，雙瞳炯炯，瞻視非常，亦且穎慧絕倫。凡詩歌之類，冷松只口授一兩遍，他就再也忘，與他講解，他就能會意。冷松常向吳氏道：「此子將來不愁不是科甲中人，一得科甲，便是仕途中人。異日涉身應世，倘能守正不阿，必為同寅上憲所忌，如我便是好結局了。若是趨時附勢，不但有玷家聲，其得禍更為速捷，我只願他保守祖父遺業，做一富而好禮之人，吾願足矣。我當年在山東做知縣時，人皆叫我做「冷水」，這就是我生前的好名譽，死後的好謚法。我今日就與我兒子取個官名叫做「冷于冰」，「冷于冰」三字比「冷水」二字更冷，他將來長大成人，自可顧名思義。若此三字刺目之至，斷非仕途人所宜，就是家居少接交幾個朋友，

勾引他混鬧，也是好的，我再與他起個字，若必定再拈住「冷于冰」三字做關合，未免冷上添冷了，可號爲「不華」，亦豔浮尙實之意也。」于冰到了九歲上，方與他請了個先生姓王名獻述，字岩耕，江甯上元縣人，因會試不中，羈留在京。此人極有學問，被本城史監生表叔胡舉賢慕名請求，與史監生家做西賓，教讀子姪，每年束脩八十兩，只教讀了六七個月，史監生便嫌館金太多，又沒個僻他的法子，只得日日將飲食茶飯刻減起來。又暗中着人道意，若王先生肯少要些脩金，便可長久照前管待。獻述聽了大怒，立即將行李搬移在本城關帝廟中暫住，一邊催覓牲口，要起身入都。冷松素知獻述才學，急忙遣人約請，年出脩金一百兩，教讀于冰。王獻述亦久聞冷松是個樸實人，抑且對史監生面上也下得來，便許擇日上館。冷松盛席款待，領于冰拜從。自上學之後，不半年光景，于冰造就便大是不同。一則王獻述訓誘右方，二則于冰天資卓越。至一年後，將詩書易三經，并四書大小字各爛熟胸中，兼能句句都講解得來。獻述常向冷松道：「令郎實童子中之龍也，異時御風渡浪，吾不能測其在天在淵。」冷松亦甚得意。豈期人之窮通有命，生死難憑，是年八月中秋，冷松與王獻述賞月，夜深露冷，感冒風寒，不數日竟成不起。于冰哀呼痛悼，無異成人。吳氏素患失紅症，自冷松死後，未免哀痛過節，不兩月亦相繼淪亡，可憐一室雙棺，備極悽慘。虧得他一老人家陸芳，深明大義，一邊營辦喪葬大事，一邊撫恤孤雛，差人去江西周通家報喪。這冷松家有綢緞舖一，典舖三，水陸田地八十餘頃，除住宅外，還有零星房屋五六百間，俱是陸芳一人經理，真是毫無私他家，還有幾個家人冷明、冷尚義、王範、趙冷成、柳國賓、陸芳之子陸永忠，又有小家人六七個，大章兒小馬子等，這些人都是可與爲善，可與爲惡之人。今見陸芳事無大小，無不盡心竭力，正大光明，又見他在小主人身上，一飲一食，寒暑冷暖，處處關愛，這些人也便感發天良，個個都安分守己，一心保護幼主，過安閒日月，懼怕陸芳，比昔日怕冷松還利害幾分，真是教化甚于王法。這是陸芳以德服人之効，遠近相傳，無不以陸芳爲義士，聲名大振。陸永忠、大章兒等出入跟隨于冰，時刻不離。王獻述於冷松夫妻葬埋之後，便要辭去。陸芳以賓主至好，情義相留。獻述也沒得說，又見陸芳諸事合拍，款待較冷松在日更加敬重幾倍，於是安心教讀，講授不倦。到次年周通家差人備極厚的奠儀來弔奠，獻述替于冰回了書字。陸芳又與于冰的姑母回了些禮物，打發回江西去了。于冰到了十二歲，於經史詩賦，引跋記疏詞歌六四古作之類，無不通曉。講到八股二字，奇正相生，竟成大家風味。光陰荏苒，于冰孝服已滿，是年該會試年頭，陸芳差柳國賓跟隨王獻述入都。三年束脩之外，復厚贈盤費，又叮囑國賓：若王先生中了，可速回達我知道，若是不中，務必請他回來。」柳國賓領諾去訖，不意獻述文字，房官薦兩次，不中大主考之目，獻述恚憤累日，決意回南，怎當得柳國賓再四跪請，獻述一則念于冰必是大成之器，二則想自己是個窮儒，回到家中，也不過以教學度日，到只怕遇不着這樣個好東

家遂拿定主意，等候下科，托同鄉將脩金寄與他兒子收領，復回成安縣來，與子冰雞窗燈火，共相琢磨。子冰到了十四歲時，竟成了個文壇宿將，每有著作，獻述亦不能指摘破綻，惟有擇其尤佳者圈之而已。到考童生時，獻述道：「你這個名，做田舍翁則可，若求功名，真是去不得；我若與你改名，又違了你父命名之意，今將你的字不華應考如何？」子冰道：「名字皆學生父親所命，即以此作名亦無不可。」商議停妥，到縣考時，取在第一次後府考，又取在第一次成安縣，俱傳冷家娃子，小小年紀，真是個才子。次年學院黃崇禮案臨廣平，于冰又入在第一。復試時，學院大加獎賞，言冷不華文字不但領袖廣平，定必大魁天下。又向諸生道：「爾等拭目俟之，他中會只在三五年內。」又叮囑于冰道：「你年未成丁，即具如此才學，此蓋天授，非人力所能為也。入學後切勿下鄉試場，宜老其才為殿試地。我意料你入場必中，中必會會後不置身鼎甲，不但屈你之才，亦且屈你之貌。若只中一散進士，我又惜屈受從，古至今從未有十六七歲人做狀元者，你須待至二十歲外，則可以入仕途矣。」科考時又拔取為第一，從此文名遠播，通省皆知。那些紳衿富戶，見于冰人才俊雅，學問淵博，况兼家道豐裕，誰家不想他做女婿。自此媒妁往返，日夕登門，陸芳也願小主人早謁花燭，完他輔孤心事，與先生王獻述相商，獻述道：「學生纔十四歲，就到十七八歲完婚，也不遲。况娶親太早，未免剝削元氣，使此子不壽，皆你我之過也。你到於此時留心一門戶相當，才貌兼全女子，預行聘定為是。」陸芳深以而然。凡議親來的，俱以好言回覆，却暗中採訪着個下秀才的女兒，年十五歲，是有一無兩的人物，又着家中六七個婦女，以閒遊為名，到卜秀才家去了兩次，相看得名實皆符。然後遣媒作合，一說立即應許，擇日下了定禮。這卜秀才名復，拭為人甚是忠厚，妻鄭氏亦頗賢淑，夫妻二人年四十餘，只有一子一女，女兒乳名瑞娘，兒子纔三歲。家中有二頃餘地，也還將就過得。今將女兒許配于冰，夫妻喜出望外。再說于冰到第二年七月，同王獻述入都下鄉試場，跟隨了四個家人起身，師徒二人寓在東河沿店內。彼時已七月二十，左近于冰忽然破起腹來，諸藥皆止不住。到了八月初間，于冰日夜洩瀉，連行動的氣力俱無，出入憑人扶掖。王獻述也愁得沒法，到了初十後，于冰的肚不知怎麼就好了，眼看着別人進二三場，他雖然是個少年娃子，却深以功名為意，常背開和陸芳說，人若過了二十歲中狀元，便索然了，其立志高大如此。今日不得入場，他安得不氣死恨死。獻述再三寬慰，方一同回家，逐日裏愁眉顰眼。獻述道：「我自中後，屈指十二年，下了四次會場，一次污了卷子，那三次到都是薦卷，俱被主考駁回；你是富戶人家，我一個寒士，別無生計，只有從中會二字內，博一官半職，為養家糊口地步。若像你這樣氣來，我已就該死而又死了。你今年纔十五歲，就便停過兩科不中，纔不過是二十一二歲的人，何必年未弱冠，便于祿慕名，到這步田地，你再細想你父親與你起冷于冰名字，是何意思，論理不該應試，纔是。」幾句話說的于冰俯首認罪，此後放下懷抱，至下午

二月中旬，獻述去下會試場，到四月柳國賓回來，知獻述中第三名會魁，心下大喜；後聽到無力營謀，不得身列詞林，以知縣即用，已選授河南祥符縣知縣，又不覺得氣悶起來。國賓說完，將獻述書字取出，于冰看了，無非是深謝感情的話。隨與陸芳相商，備銀三百兩，緞紗各二疋，作賀禮；又差國賓星夜入都，直打發的獻述上任去了。方回陸芳又要與于冰延請名師，于冰笑道：「此時人與我爲師，亦難乎其爲師矣。經史俱在，即吾師也，何必再請？」陸芳道：「奴才只怕相公恃才務遠，考證無人，又怕爲外物遷引，將前功盡棄。今相公既不願請師，老奴亦不敢相強，只求做一始終如一的人，上慰老主人主母在天之靈，至於中會自有定命，相公做相公的事業，老奴盡老奴的職分，日後不怕相公不做個官，老奴不怕不多活幾年。」于冰笑道：「你居心行事，可對鬼神，怕你不多活幾千歲麼？」陸芳道：「老奴今已六十八歲，再活十年，就是分外之望，世上那有活幾千歲的人，除非做個神仙。」說罷，兩人都笑了。此後于冰於詩書倍加研求，比王獻述在日，更精進幾分。到了十六歲，陸芳相商要與于冰完姻。于冰道：「等我中會後完姻也不遲。」陸芳笑道：「老奴前曾說過，中會自有定命，遲早勉強不得。老奴着相公完姻，實有深意：一則相公無三兄兩弟，但願早娶生育後嗣，使二位老主人放心；二則老奴是風前之燭，死之一字，定不住早晚，眼裏見見新主母，也是快事；三則主持中饋，還是要着，使各房家人婦女，有個統屬，方算得一全美人家。老奴立意在今年四月迎娶，相公須要依允。」于冰道：「你所言亦是，况男女婚嫁，是五倫中少不得的，你可代我慎選吉期，舉行罷了。」陸芳大喜。先擇吉過茶通信，然後定日完姻。于冰追想父母，反大痛起來。合誓後郎才女貌，其樂可知。過了滿月後，嬌娘便主持家政，他竟能寬嚴並用，輕重得宜。一家男婦俱各存畏敬之心，不敢以十六七歲婦人待他。時光易過，又是鄉試之期，于冰將下秀才夫妻都搬來一家居住，拿定這一去再無不中之理，帶了許多銀兩，備見老師會同年刻硃卷賞報子費用，一路甚是高興。到京嫌東河沿店內人雜，於香爐營兒租了戶部王經承前院住房安歇。三場完後，得意到一百二十分，大料直隸解元，除了姓冷的，再沒第二人。及至到放榜日，音信杳然。等至日暮，還不見動靜，差人打聽，不想滿街都是賣題名錄的。陸永忠買了一張，送與于冰。于冰從頭至尾看去，不但無自己名字，連個姓冷的也沒有，只氣得手腳麻軟，昏倒在床上。慌的國賓等喊不絕口，待了好一會，方說道：「快去領落卷來。」直到第四日，方將落卷領出。于冰見卷面上打着個印記，是第二房同考官翰林院編修孫閱卷。看頭一篇加着許多藍圈，大主考用墨筆批了兩句道：「雖有入題句，奈精力已竭何！」又看二篇三篇，並二二三場表判策論，也加着許多藍圈。再看房官批語上寫道：「光可燭天，聲堪擲地，融經貫史，典貴高華，獨步一時，含蓋一切矣！」旁邊又加着一行小字，上寫道：「余于十二日三鼓時始得此卷，深喜榜首必出吾門，隨於次早薦送，詎意加圈過多，又生主考猜忌，爭論累次，益疑余與該生有

關節也。功名遲早有分，慎勿懈厥操觚，當爲下科作冠冕地，卽爲會試作鼎甲地，耳勉之勉之，勿負余言。」于冰看罷，大哭了一場，令柳國賓等收拾行李回家。這一年瑤娘十月間生了個兒子，于冰雖然未中，然得此子，心下大是快活，與他起了個乳名，叫做狀元兒。此後又埋頭溫習經史文章，作下科地步。正是：

「都管行中出義士，書生隊裏屈奇才。由來科甲皆前定，八股何勞費剪裁。」

第二回 做壽文才傳儉士口 充慕友身入宰相家

詩曰：「珊瑚雄略，李杜風華，叮嚀求筆走龍蛇，無煩參生花。去才露爪牙家，權臣招請佩禮相加，羣推是玉筍蘭芽。」

話說冷于冰生了兒子，起名狀元兒，自此將愁鬱放下。瞬息間又到了鄉試年頭，于冰要早入都中，揣摩文章風氣。二月裏被一候選官住了，一日尋到余家衙門，得了一處房子，甚是乾淨寬敞，講明每月三兩銀子。房主人姓羅，名龍文，現做內閣中書，係中堂嚴嵩門下，最能辦事的一個走狗。凡嚴嵩父子，賍銀過付，大半皆出其手，每每仗勢作威福害人。他這房與他的住房，只隔一牆，通是一巷內出入。國賓等看看合式，回到下處，請于冰同去觀看。于冰看了，甚是中意，隨即與了定銀并茶銀。次日早即搬來住下。過了兩天，柳國賓向于冰道：「房主人羅老爺，就住在西隔壁，每天車馬盈門，看來是個作用的人。早晚大爺中會了，也是個交讒，該拜他一拜纔是。」于冰道：「我早也想及於此，但他是個現在中書，我是個秀才，又年少，不好與他眷弟帖寫個晚生帖，我心上不願意。」國賓道：「世途路上何妨，做秀才且行秀才事，將來做了大官，怕他不遞手本麼？」于冰笑了。到次早寫帖拜望，管門人將于冰名帖留下，以出門回覆。于冰等了三四天，總不見回拜，甚是後悔。直到第五天，大章兒跑來說道：「隔壁羅老爺來拜。」于冰見帖寫年眷弟，日前晚生帖，也不見璧回。少刻國賓又走來說道：「羅老爺已在門前了。」于冰整衣相迎。但見

「一雙貓兒眼，偏生在頭頂心中；兩道蝦米眉，寬長在腦瓜骨上；談笑時面上有天，交接處目下無物；魚腮鵬嘴，短鬚鬚絕像封毛猿背蛇腰，細身軀幾同掛樹烏紗官帽，晃動時使盡光棍威風，青緞補袍，搖擺後羞殺文人氣象。足未行而肚先走，真見六合內惟彼獨尊；言將發而指隨來，像是四海中容他不下。」

兩人到庭上行禮坐下。龍文問了于冰籍貫，又問了幾句下場的話，只吃了兩口來，便將鍾兒放下去了。于冰送了回來，向

國賓等道：「一個中書，也算不得什麼顯職。怎麼他這樣看人不在眼內？」國賓說：「想來做京官的，都是這個樣兒。」于冰將頭搖一搖，心中大是不然。又過了七八天，于冰正在房中看文字，只聽得大章兒在院外說道：「羅老爺來了。」于冰噴怪他驕滿。隨口答道：「回了罷！說我不在家。」不意羅龐文便衣幅巾，跟着兩個極鮮衣俊秀的小廝，已到面前。于冰忙取大衣服要穿，龐文擺手道：「不必。」于冰在就不穿了。相讓坐下。龐文道：「忝係房東，連日少敘之至，皆因太師嚴大人時刻相招，又兼各都院官兒絮聒，把個身弄的無一刻閒暇，日前匆匆一面，也沒有問老兄春暮多少。」于冰道：「十九歲了。」龐文道：「好。」又道：「年兄八股自然是好了！不知也學過古作沒有？」于冰道：「二者俱一無可取。」龐文道：「弟所往來者仕宦人多，科等人少，吾兄是望中會的人，自然與他們有交識，不知此刻都中能古作者誰為第一？」于冰道：「人以類聚，物以羣分，晚生和瞽目人一般，海內名士誰肯下交於我？况自入都中，從未出門，未敢妄舉。」龐文將膝一拍道：「咳！」于冰道：「老先生諄諄以古作是問，未知何意？」龐文道：「如今通政使文華趙大人，新陞了工部侍郎，他只有個公子諱思繹，字龍岩，今年二十歲了。趙大人愛的了不得，凡事無不從其所欲。這個公子酒色上到不見得，專在名譽上用意。本月二十九日，是他的誕辰，定要做個整壽。九卿科道內，已有了二三十位與他送壽屏，他又動了個念頭，要求嚴太師與他篇壽文，做軸懸掛起來，誇耀誇耀。都堂王大人道達了幾次，嚴太師與趙大人最好，情面上却不過，着幕賓并門下走動人做了十幾篇，不是嫌譽揚太過，就說失於寒酸，總不像他的體局口氣，目下迫他們另做。我聽了，只個風聲，急欲尋人做一篇，設或中他的孔目，於我便大有榮光。」于冰笑道：「凡人則考耋期頤之年，有些嘉言懿行，親朋方製錦相祝，那有過二十歲人，就做整壽道理？」龐文道：「如今是這樣個時勢，年兄到不必管他，只是刻下無其人奈何？」于冰道：「自宰相公侯以至於庶人名位，雖有尊重，而祝壽文詞寫來寫去，不過是那幾句通套譽揚語，到極難出色，這二十歲壽文，題目既新，看來見好還不難。」龐文笑道：「你也休要看得太容易了，太師府中各樣人才俱有，今我採訪到外邊來，其難亦可想而知了。」于冰道：「這就太師身分，與一二十歲同寅子姪下筆就是了。」龐文道：「大概作文字之人俱如此說，只講到行文，便大有差別。年兄既如此說，何不做一个篇領教？」于冰道：「如老先生眼前乏人，晚生則做一篇呈覽。」龐文道：「極好，但是離他壽日止有五天，須在一兩天內做起，方好早些定規。」于冰道：「何用一兩天？」於是取他一張紙，提筆就寫，頃刻而就，送與龐文都目。龐文心裏說道：「這娃子到敏捷，不知胡說些什麼在上面。」接過來一看，見字跡瀟灑，筆力甚是遒勁，看壽文道：

「今有為少司空長公龍岩世兄壽者，徵言於余，問其年則僅二十也；時座有齒高爵尊者，私詢余曰：古者八十始稱壽，

謂之開秩前此未足壽也。禮二十而弱冠，今龍岩之齒甫弱冠矣！律之以禮，其不得以壽稱也明甚。夫人子之事親也，恆言不稱老聞司空趙公子年僅二十，若二十而稱壽無乃未送於禮乎？曰：余之壽之也，信其人，非以其年也。諸公曰：因友以信其人，亦有說乎？曰：說在小雅之詩矣！小雅白鹿鳴而下，湛露而上，凡二十有二章，其中如「伐木之燕朋友，南陵白華之事親」，悉載焉。蓋上古之世，友朋輯睦，賢才衆多，相與講明忠孝之義，以事其君親，類如此。由此觀之，則事親之道，得友而益，順豈徒在盥漱饋向之節哉！龍岩出無鬪鷄走狗，狹彈擊丸之行，入無錦帳玉笏粉黛金釵之娛，准以誠敬事親爲娛，亦少年罕有之者乎？察其所與遊者，皆學優品正，年長以倍之人，而爲行肩隨者，絕少。夫老若成士，其才識必奇，其操行必醇，謹其言語，必如布帛菽粟，可用而不可少，此非酒醴之分所能羅致也。今龍岩皆得而友之，非事親有以信其友，孰能強而壽之哉！昔孔子稱不齊曰：有父事者三人，可以教孝；有兄弟者五人，可以教弟；有友事者十二人，可以教學。余於龍岩亦云富貴壽君所自有，而余爲祝者，亦惟與其友講明事親之道，自服食器用以至異日服官蒞民之大，無不恪遵其親而乃行焉。應有合於南陵白華之旨，而不失余頌禱之意也。如是，即稱壽焉，奚不可！諸公曰：善！余遂書之，以復於客。後有觀者，其必曰：二十而稱壽，自余之與龍岩世兄始！」

龍文從頭至尾看了一遍，隨口說道：「少年有此才學，又且敏捷，可羨可愛，我今拿去着府中衆先生看看何如？」于冰道：「雖沒什麼好處，也還不至於文理荒謬，任憑他們看去罷。太師若問起來，斷不可說是晚生做的。」龍文笑道：「他的事體最多，若是不中意，就立刻丟在一邊了，斷不至問起年兄的名姓來，放心放心。」話罷笑着，一拱而去。又過了兩天，這日子冰正在院中閒步，只見龍文從外院屏風前而來，照面笑容。于冰讓了進去，龍文先朝上作揖，隨即跪了下去。于冰亦連忙跪扶，兩人起來就坐。龍文拍手大笑道：「先生真奇才也！日前那篇文字，太師用了，果不出先生所料，竟問及先生姓名，打聽得有羞實刮目之意。小弟日後受庇無窮，左右人已將先生名諱，在太師前舉出，府中七太爺也極會寫字，他說先生字有美女簪花之態，亦歛羨的不得，小弟心上着實快活。」說罷，又拍手大笑起來。于冰道：「這七太爺是誰？」龍文將舌頭一伸道：「先生求功名人，還不曉得他麼？此人是大師總管，姓闞諱年，是個站着的宰相，目今九卿科道，有大半都稱他粵山先生。」說着，又將椅子與于冰椅子一並，向于冰耳邊低聲道：「日前我在七太爺前，將先生才學極力保舉，他說府中有個書啓先生，是蘇州人，叫做費封，近日病故，刻下有人舉薦了許多，又未試出他們的才學好醜，意要將此席屈先生，託小弟道達，此黃金難買之好機會也。先生以爲何如？」又言：「大後日是皇太后祭辰，此日不理刑名，不辦事務，太師也不到內閣去，正是個空閒日子，着我引先生到

府前守候，準備傳見」等語說罷，又將于冰肩臂輕輕的拍了兩下，又大笑道：「但小弟替先生快活，明年一甲第一名是姓冷的了。」于冰道：「我是讀書人，焉肯與人家作幕賓？」龍文道：「先生差矣！先生下場，不過爲的是功名，這中會兩個字，固要才學，也要有命，就便拿得穩，將來做了官，能出太師手心，否這機會等閒人輕易遇不着，設或賓主相投，不但說中會，就是着先生中個狀元，不過和滾鍋中爆一豆兒相同，有何費力？先生還要細想。」于冰低頭沉吟了好半晌，說道：「老先生皆金石之言，晚生敢不如命？」龍文大喜，連連作揖道：「既承俯就，足見小弟玉成有功，只是尊謙晚生，只是以豬狗待弟，若蒙不棄，你我今日換帖，做一盟弟兄如何？」于冰道：「承忘分下交，自應如命，換帖乃世俗常套，可以不必。」龍文道：「如此說，就是弟兄了。」一定要拉于冰到他那邊坐坐。柳國賓等也叫了過去，不想他已設備下極豐盛的酒席，又強拉于冰到內房，見了妻子。兩人叮嚀安當，到第三日絕早，于冰整齊衣冠，同龍文到西江米巷，在相府大遠的，就下了車。但見車輪馬跡，執帖的，稟兒的，紛紛官吏出入不絕。龍文令于冰坐在府長口一個茶館裏，他先進府中去了。于冰打點了一片至誠心，又盤算問答的話兒，等到交午時候，不見傳他進去，連龍文也不見了。叫陸永忠買了幾個點心充飢，心下甚是煩躁。又過了一會，方見龍文慢慢的走來，說道：「今日有工部各堂官議運木料，起造明霞殿，又留新放直隸巡撫楊鳳揚大人吃飯未了。」這句話未完，只見好幾頂大轎，從府中出來，裏面坐的都是衣蟒腰玉的人，鬧着道子，分東西兩路去了。龍文道：「我再去打聽打聽。」于冰直等到日西時分，門前官吏散了一大半，方見龍文出來，說道：「七太爺也不知回過此話沒有？老弟遙想肚中飢餓了。」于冰道：「看來不濟事，我回去罷！」龍文道：「使不得，爽利等到燈後，方不落不是。」正說着，猛見府中跑出個人來，頭戴鬚雲壽字將巾，身穿元色全絲歷線扎袖皮袍，東張西望，大聲叫道：「直隸廣平府冷秀才在何處？太師老爺要傳見哩！」急得龍文推送不迭。于冰走到那人跟前，道了名姓，那人把手一招，引于冰到二門前，又換了兩個人導引，穿廊過戶，無非是畫棟彫梁，于冰大概一看，但見：

「閣設麒麟，堂開孔雀屏門，高寬堪入香車寶鏡，華檐深廠，好藏玉帳牙旗，錦繡叢中，原送珍禽，聲巧珠璣堆裏，日映琪樹花香，正是除却萬年天子貴，只有當朝宰相尊。」

于冰跟定了那人，到了一處地方，見四圍都是雕欄，院中陳設盆景花木，中間大廳三間。那人說道：「略站一站，我去回稟。」少頃見那人用手相招，于冰緊走了幾步，到門前一看，見東邊椅上坐着一人，頭戴八寶九梁幅巾，身穿油綠色飛魚貂裘，足登五雲朱履，六十以外年紀，廣額細目，一部大連鬚長鬚。于冰私忖道：「這定是宰相了。」走上前先行跪拜，然後打躬。嚴嵩站起來，用手相扶，有意無意的還了半個揖，問道：「秀才多少歲了？」于冰道：「生員現年十九歲。」嚴嵩微笑了笑道：「原來纔

十九歲。吩咐左右，放個坐兒，令秀才坐。于冰道：「太師大人位兼師保，職管公孤，爲聖天子倚庇治平之元老生員，茅茨小僮，今得瞻仰慈熱，已屬終身榮幸，何敢叨坐。」嚴嵩是個愛奉承的人，見于冰，手神秀異，已有幾分歡喜，今聽他聲音清朗，說話兒在行，不由的滿面笑容道：「我與你名位無轄，秀才非在官者比，理合賓主相待。」將手向客位一拱，這就是極其刮目了。于冰忙將椅兒取下來，打一躬斜坐在下面。嚴嵩道：「老夫綜理閣務，刻無寧晷，外省各官，公私稟啓頗多，先有一蘇州人，費如代爲理辦，不意於月前病故，門下輩屢言秀才品端行方，學富才優，老夫殊深羨愛，欲以此席相煩，只是杯盤之水，恐非蛟螭遊戲地也。」說罷，哈哈的笑了。于冰道：「生員器狹斗升，智昏菽麥，深慧素餐，貼羞有負，委在今蒙不器，對非垂青格外，生員敢不殫竭，驚駭仰酬，高厚，但年少無知，諸凡惟望訓示。」嚴嵩笑道：「秀才不必過謙，可於明後日帶隨身行李入館，至於勞金，老夫府中向來無預定之例，秀才不必多心。」于冰打躬謝道：「謹遵鈞命。」說罷告退。嚴嵩送了兩步，就不送了。于冰隨原人出了相府。柳國賓接住盤問。于冰道：「你且去雇輛車子來，回寓再說。」只見羅文龍張着口，沒命的從相府跑出來問道：「事體有成無成？」于冰將嚴嵩吩咐的話，詳細說了一遍。龍文將手一拍道：「何如？人生在世，全要活動，我時常和拿紀們說，你家這位老爺，氣魄舉動，斷非等閒人，今日果然就抓到天上去，了我若認的老弟不真切，也不肯捨死亡生，像這樣出力作成，請先行一步，明早即去道喜。」次日龍文早來，比素長又親熱了數倍，問明上館日期，又說起安頓家人們的話。于冰道：「我也細細打算過了，四個都帶了去，使不得留下兩個，也要盤用，不如我獨自去，到省便場後中，不中再定，規小价等我也，囑咐過了，還求老長兄不時教管，少要亂跑生事。」龍文道：「老弟不帶管們去，又達世故，又體人情，相府中還怕沒人伺候，麼萬一拿管們因一茶一飯，與相府中人口角起來，到是個大不好看，至於怕他們胡亂生事，這却一點不妨，老弟現做太師府中幕客，尊管們除課反外，就在京中殺下幾個人，也是極平常事。」本日又請于冰到他家送行，與國賓等送過六樣菜，兩大壺酒來。次日早，于冰收拾被褥書箱，僱人擔了，國賓王範兩人押着，同龍文坐車到相府門傍下來，只見兩條大板檯上，坐着許多的官兒，并執事人等，見了于冰，竟有大一半站起來，內有一個戴將巾，穿北袖緞袍的，笑道：「足下可是廣平的冷先生麼？」龍文忙答道：「正是。」那人道：「太師老爺昨晚吩咐，若冷師爺到，不必傳稟，着一直入來，先生且在大院中等一等，我就來。」龍文同于冰到大院，只見那人走到二門前，點了點手，裏邊出來一個人，將于冰導引，又者府內一個人，擔了行李，轉灣抹角，來到一處院內，正面三間房，兩間是打通的，擺設極其精雅，可謂明窗淨几，方纔坐下，入來一個人，領着十六七歲一個小廝，到于冰跟前，說道：「小人叫王章，這娃子叫兔兒，都是本府七太爺撥來伺候師爺的，日後要茶水飯食炭火之類，只管呼喚小人們。」于冰道：「我也不具

帖，煩你於七太爺前代我道意。」第二日即與嚴嵩家辦事，見往來內外各官的稟啓，不是乞憐的，就是送禮的，却沒一個正經爲國爲民的。于冰總以現時順勢回復，無一不合嚴嵩之意，賓主頗稱相得，這都是個一篇壽文而起。正是

第三回 議張疏角口出嚴府 失榜首灰心守故鄉

詞曰：「書生受人愚，誤信鑽營勢可趨；主賓激怒，立成趣與吳。何須哂唾壺，棘闈自古多遺珠，不學于祿，便是君子儒。」

右調落紅英

話說冷于冰在嚴府中經理書稟，批發等事，早過了一月有餘。一日嚴嵩與他兒子世蕃閒坐，就論說起冷于冰來。世蕃道：「冷不華人雖年少，甚有才學，若着他管理，強似幕客施文煥十倍。就怕他未與我們氣味相通。」嚴嵩道：「他一個求功名，人敢不與我們合意同心麼？只怕他小孩子家才識短，耐不出是非輕重來。」世蕃笑道：「父親還識不透他，此人識見高我幾倍，管理奏疏，是千妥百當之才，只要父親優禮待他，常以虛情假意，許以名功爲妙。」嚴嵩道：「你說得甚事？」要知嚴世蕃他的才情，在嘉靖時爲朝中第一，凡內閣奏擬票發，以及出謀害人之事，無一不是此子主裁。他今日誇獎于冰的才學，勝他幾倍，則于冰更可知也。次日嚴嵩即差人向于冰道：「我家太老爺在西院請師爺有話說。」于冰整頓衣帽，同來人走到西院，見四面的廊圍繞，魚池內金鱗跳擲，奇花異卉，參差左右。臺階上擺着許多盆景，玲瓏透露，極盡人工之巧。書房內雕窗綉幕，錦褥華羽，壁間瑤琴古畫，架上細軸牙籤，琳瑯璀璨，目光一奪。嚴嵩一見于冰入來，笑容滿面，遜讓而坐。嚴嵩道：「日前吏部尚書邦謨夏大人，惠酒二罈，名爲絳雪春，真瓊液瓊蘇也。今日正務少暇，約君來共作高陽豪客，不知先生亦有平原之興否？」于冰道：「生員戴高履厚，莫報鴻慈，既承明訓，敢不學荷鍾劉，奈涓滴之量，實不能與滄海較深淺耳。」嚴嵩大笑道：「先生喜笑談論，無非吐落珠璣，真韻士也。只是生員二字，你我相契，不可如此稱呼。若謂老夫馬齒加長，下晚生二字，即叨光足矣。」于冰起謝道：「謹遵鈞命。」說笑間一個家之稟道：「酒席齊備了。」嚴嵩起身相讓，見堂內東西各設一席，擺列的甚是齊整。于冰心下道：「我自到他家一月有餘，從未見他親自陪我吃過飯，張口就是秀才長短，今日如此盛設，又叫先生不絕，這必定有個原故。」賓主就坐畢，少頃金盞揭美酒，玉碗貯嘉餚，山珍海味，堆滿春臺。嚴嵩指着簾外向于冰道：「你看草茵鋪翠，紅雨飛香，轉瞬間已是暮春時候，諺云：『花可重開，鬢不再綠。』老夫年逾六十，老將至矣，每憶青年，恍如一夢。先生乃龍蟠鳳逸之士，非玉

堂金馬，不足以榮冠冕，異日登峯造極，安知不勝老夫十倍；抑且正在妙齡，韶光無限，我與先生相較，令人感慨殊深！」于冰道：「老太師德崇壽永，朝野預卜期頤，晚生如輕塵落草，異日不吹吳市之篋，丐木蘭之飯足矣！何敢奢望，倘邀老太師略短取長，提攜格外，則擺下鰲胎，或可承鞭策於孫陽也。」嚴嵩道：「功名乃先生分內所有，若少有蹉跎，宣徽揚美，老夫實堪任力，你我芝蘭氣味，寧有虛詞。」于冰聽罷，出席拜謝。嚴嵩亦笑臉相扶，說道：「書啓一事，老夫與小兒深佩佳章，惟奏疏尚未領大教，如蒙江淹巨筆，代爲分勞，老夫受益，寧有涯際。」于冰道：「奏疏上呈御覽，一字之間，關係榮辱，晚生汲深綆短，實難肩荷，然既受庇於南山之喬，復見知於北山之梓，執布鼓於雷門，亦無辭一擊之謂也。」嚴嵩大喜，須臾飯罷，左右獻上茶來，嚴嵩拉着于冰的手兒，出階前散步道：「東院蝸居，不可駐高賢之駕，此處蟾蜍寓目，隨吩咐家人速將冷先生鋪陳移來。」于冰辭謝，回家人們已經安頓妥當，同回書房坐下，又見捧入兩個大漆盤來，內放大緞二疋，銀三百兩，川扇十柄，官香四十錠，端硯二方，徽黑四匣。嚴嵩笑道：「菲物自知翰褻，不過藉將誠愛而已，祈先生笑納。」于冰道：「將來叨惠提拔，即是厚儀，諸珍物實不敢領。」辭之甚力，嚴嵩笑道：「先生如此見外，老夫亦另有妙法。」向家人耳邊說了幾句，不想是差人送到于冰下處，交與柳國賓收了。自此爲始，凡有奏疏，俱係于冰秉筆，不要緊的書字，仍是別的幕客辦理。又代行票擬本章，于冰的見解出來，事事恰中嚴嵩隱微，喜歡的連三鼎甲也不知許中了多少。每月只許于冰回下處兩次，總是早出晚歸，並無功夫在外，就延存苒已是六月初旬。一日點燈時候，見嚴嵩不出來，料相沒什麼事體，叫伺候書房的人擺列杯盤，自己獨酌，已到半酣光景，見一個家人跑來說道：「太師爺下朝了。」衆人收拾杯盤不迭。于冰笑道：「我只當太師爺早已下朝，不想此刻纔回，必有會議不決的事件。」口說着，見嚴嵩走入房來，怒容滿面，坐在一把椅子上，半響不言語。于冰見他氣色不和平，心上甚是猜疑，又不好問他，待了一回，嚴嵩從袖中取出一封奏疏來，遞與于冰道：「先生看此奏何如？」于冰展開一看，原來是山西巡撫張璠爲急請賑恤，以救災黎事。內言：「平陽等處連年荒旱，百姓易子而食，除流寓江南、河南、山東、直隸、陝西等省外，俄死溝壑者已幾千人，撫臣方略玩視民瘼，閣臣嚴嵩壅閉聖聰……」等語。云云。旨意着山西巡撫明白回奏，又嚴飭閣臣速識如何賑濟。于冰問道：「老太師此事作何處裁？」嚴嵩道：「老夫意見，宜先上一本，言一臣某深受國恩，身膺重寄，每於各省官員進見時，無不詳細採訪，問地方利害，知百姓疾苦，聞前歲山西大有去歲禾稼亦豐，今該御史張璠奏言平陽等府百姓流移，餓死溝壑者與算，清平聖治之世，何出此誣誕不吉之言，請飭下山西巡撫方略查奏，如果臣言不謬，自應罪有攸歸。」此大略也。若夫潤澤更望先生再煩，先生作一札，連夜寄送方巡撫，着他參奏張璠擅奏災荒，私收民贖八字。老夫復諷科道等官交章論劾，則張璠造言生事之跡實

而欺君罔上之罪定矣！縱不懸首市曹，亦須遠竄惡郡，先生以為何如？」于冰聽罷，呆了半響。嚴嵩見于冰許久不語，又道：「我亦知此計不甚刻毒，先生想必另有奇策，可使張璠全家受戮，祈明以教我。」于冰道：「山西荒旱，定係實情，百姓流移，決非假事，依晚生愚見，先寄札於山西巡撫，着他先開倉賑濟，且救肩急；一邊回奏，言一前歲地方豐歉不等，業已勸紳士富戶捐助安輯，今歲旱魃為虐，現在春麥無望，以故百姓荒感，臣已嚴飭各州縣，按戶查明貧戶人口冊籍，估計應用銀米數目，方敢上聞，不意御史張璠，先行奏白……等語。老太師再替他幹旋，請旨發賑，此于官于民，似屬兩便，未知老太師以為可否？」嚴嵩道：「此迂儒之論也！督巡大吏，所司何事？地方災荒，理合一邊奏聞，一邊賑濟，纔是。今御史參奏在前，巡撫辨白在後，玩視民瘼之罪，百口莫辭。」于冰道：「信如老太師之言，其如山西百姓何？」嚴嵩道：「百姓與我何仇，可恨者張璠波及老夫耳！」于冰道：「因一人之私怨，害萬姓之身家，恐仁人君子必不如此存心。」嚴嵩大怒道：「張璠與你有交情否？」于冰道：「面目不識，何交情之有？」嚴嵩道：「即如此，與交情明矣，而必膠柱鼓瑟，至觸人怒為何？夫妾婦之道，以順為正，况幕客乎？」于冰亦大怒道：「太師以幕客為妾婦耶？太師幕客名為妾婦，則太師為何如人？」嚴嵩為人極其陰險，從不明明白白的害人，與漢之上官傑、唐之李林甫，是一樣行事的人，他也自覺妾婦二字失言，又且少年性情執滯，若再有放肆的話說出來，就着人打死他，也是極平常事，只怕名聲上不好聽；又且府中還有多少幕辦事隨，改顏大笑道：「先生醉矣，老夫話亦過激，酒後安可商議正務？到明後日再為定奪。」說罷，拿了奏疏，向那邊去了。于冰自覺難以存身，煩人將行李搬出，府中人不肯擔承。到次日，于冰催逼稟過嚴嵩兩次，方放于冰出來。又知他是太師信愛之人，或者再請為辦事，只得着人將行李擔送，到下處柳國賓迎着問訊。于冰將前後事說了一遍。到次日午後，只見羅龍文人來，也不作揖舉手，滿面怒容，拉過把椅子來坐下，手裏拿着把扇子亂搖。于冰見他這般光景，也不問他，坐了一會。龍文長嘆道：「老弟阿，可惜你將大大一場富貴，化為烏有，我今早在府中將你的事業，却細細的問了個明白，你既然為人家作幕，只該盡作幕的道理，事事聽東家指揮，順着他為是。山西百姓飢荒，與你冷姓的何干？做宰相巡撫的到不管，你不過們個窮秀才，到要爭着管，量你那疼愛百姓之心，有何用？處到有個田地，你豈不糊塗，連心肝俱沒了？你是想中舉想瘋了的人，要藉這些事，積點陰德，便可望中，要知道都是沒把握的，想算天道難憑，你再想一想，嚴太師還不能着你中個解元麼？」于冰聽了前幾句，到還以為可聽到積陰德，籙此望中舉的話，不由的少年氣動，發起火來，冷笑道：「有那樣沒天良的太師，便有你這裏喪良心走狗。」龍文勃然大怒道：「我忝為朝廷命官，就是走狗，也是朝廷家走狗，我今來說這些話，也是熱衷於你，你若知到回頭，好替你挽回去，怎麼反罵起我走狗來了，真是不識抬舉小畜生，不要腦袋的小畜生。」

又氣忿忿的向柳國賓道：「我不希罕你們那幾個房錢。快快的都與我滾出去罷！」說罷搖着大扇子，大踏步去了。把一個冷于冰氣的半日說不出話來，在牀上倒了一會，急急的吩咐國賓、王範二人快去尋房。到了次日午後，二人回來說道：「房子有了，還是香爐營的經承、王先生家，房錢仍照上科數目，房子雖不如此房局面，喜的是個舊東家，王先生亦願意之至。」子冰道：「還論什麼局面不局面，只快快的離了這賊窩，少生多少氣。」隨着王範、柳國賓押了行李，僱車先去，自己算清了房錢，稱便包了，着陸永忠送與羅家去，就着他交付各房器物。自己又僱了車，到王經承家住下時，先迅速，又早到八月初頭，各處的舉子，雲屯霧集，至十六日三場完後，于冰得意之至。到九月初十日，五鼓寫榜，經承將取中書，三房義字第八號第一名蒼寫，以上都像高聲念道：「第一名冷不華，直隸廣平府成安縣人。」只見兩個大主考一齊吩咐道：「把第二卷做頭一名蒼寫。」以上都像這樣隔着念名，他的本房薦卷老師翰林院編修吳時來聽了大驚，上前打一躬道：「此人已中為榜首，通場耳目攸關，今將第二名作頭名，欲置此人於何地，莫非疑晚生與這姓冷的有關節麼？要請指名情幣題參。」正主考戶部尙書陶大臨笑道：「吳先生不必過急，隨將十八房房官及內外籙御史等，俱入裏面取出個紙條兒來，大家圍繞著觀看，只見上寫着：「直隸廣平府成安縣冷不華，品行卑鄙，余所深知，斷不可令此人玷污國家名器。」下寫：「介溪嵩囑。」上面花押圖書俱有。衆官看罷，互相觀望，無一敢言者。吳時來又打一躬道：「此事還求大人作主，冷不華既品行卑污，嚴太師何不革除於未入場前，而必發覺既取中之後，且衡文取士是朝廷國家至公大典，豈可因嚴太師片紙，輕將一解元換去的道理。」副主考副都御史楊起明笑道：「吳年兄不必爭辯，只要你一人擔承起來，這冷不華就是個解元，你若不敢擔承，我們那個肯做此舍己從人的呆事？」衆官聽了，俱望着吳時來回話。時來面紅耳赤，一句也說不出。各房官並御史等，見吳時來不敢擔承，隨紛紛議論，也有着中在他後面的，也有執定說不可中的，也有憐惜功名人，着將他中後，大家同到嚴嵩府中請罪去的，只問春秋房官禮部主事司家俊大聲說道：「吳先生不必狐疑了，嚴太師說他品行卑鄙，這個人必定不堪至極，他一個宰相的品評，還有不公不明處麼？中了他有許多不便處，我們何苦因冷姓的榮辱，誤自己的陞遷？依我看來，類數還缺下一個，可即刻從薦卷抽出一本，補在榜尾便是，仍算吳老先生房內中的何如？」衆官齊聲說道：「司老先生所見甚是，我們休要誤了填榜。」說罷一齊出來，把一個冷于冰的榜首，就輕輕丟過了。再說冷于冰等候捷音，從四更鼓兒來，直等到午刻，還不見動靜，只當這日不開榜，差人打聽，題名錄已賣的罷頭了。王範買了兩張，送于冰看視，把一個冷于冰氣的比冰還冷。連飯也不吃，只催柳國賓領落卷，一連領了五六天，再查不出來，托王經承也是如此。到第八天一個人拿着個拜帖，到于冰寓處問道：「此處可有廣平府成安縣冷不華的麼？」

我們是翰林院吳老爺名時來來拜。」王範接帖回稟。于冰看見帖兒道：「我與他素不相識，為何來拜我？想是拜錯了！」王範道：「小的問的千真萬真，是拜相公的。」于冰道：「你可回說我不在家，問且誠竭奉望罷！」王範問明吳翰林的住處，回復去了。次日，于冰整齊衣冠，僱了一頂小橋回拜。門上人稟過，吳時來接入，讓到庭上行禮坐下。于冰道：「久仰山斗，未遂瞻依，昨承惠顧，有失迎迓，甚覺慚悚，不知老先生有何教諭？」吳時來問道：「年兄青春幾何？」于冰道：「十九歲。」時來道：「真鳳雛蘭芽，也可惜可惜！」又問道：「與嚴太師相識否？」于冰道：「今歲春夏間，曾在他府中代辦奏疏等事，今辭出已兩月矣。」時來道：「賓主還相得否？」于冰遲疑不言。時來道：「年兄直言無隱，某亦有肺腑相告。」于冰見時來意氣誠切，隨將前後緣由，詳細訴說。時來頓足歎恨道：「花以香銷，磨因臍死，正此之謂！」于冰仰問始末。時來道：「某係今科第三房房官，於八月十七日，接得尊卷，見頭場七篇，敲金戛玉，句句皆盛世元音，後看二、三場，出經入史，無不精雅絕倫。某即預定為鹿鳴首領矣。是日薦送，即蒙批中。至議元時，羣推年兄之卷為第一。豈期到填榜時，事有翻覆，竟置年兄於孫山之外。」隨將嚴嵩預囑主考之言，自己爭辯，詳說一遍。于冰直氣得面白。黃一言莫措，定醒了半晌。方上前叩謝道：「門生承老師知遇深恩，題拔為萬選之首，中固公門桃李，不中亦世結芝蘭。」說罷，嗚咽有聲，淚數行下。時來扶起安慰道：「賢契青年碩彥，異日搏風九萬，定為皇家棟梁，目前區區科名，何足預定得失，慎勿懈厥操觚，當為來科含養元氣，若更名易姓，另入貫籍，別權奸無可查察，而蕭生定馳名中外矣！」于冰道：「門生自放榜之後，即欲歸里，因領落卷不得，故羈留累日。」時來道：「已被陶大人付之丙丁，你從何地領起？」兩人又敘談了幾句，于冰告辭，回到寓處，如癡如醒者數天。過了二十餘日，方教收拾行李，到家與眾男婦細說不中原由，無不嘆恨。陸芳道：「相公眼前不中，到像是個缺失，依老奴看來，這不中真是大福假著相公中會了，自然要做官，不俱與嚴中堂變過面，恐他斷斷放不過，就是與他和美，也是致禍之根，從古至今，大奸大惡，那個能富貴到底，那個不波及於人，這都是老主人，在天之靈，纔教相公有此蹉跎，況我家田產生意，要算成安縣第一富戶，豐衣美食，便是活神仙。相公從今可將功名念頭打退，只求多生幾個小相公，就是百年無窮受用，氣恨他怎的？」于冰道：「我一路也想及於此，假如彼時不與嚴嵩口角，倚仗他權勢，中個狀元，做個大官，他既能貴我，我便能賤我，設或弄出事來，如今日宴樂，就萬不能了，你所言深合我意，我如今把詩書封起，誓不再讀，釀好酒，種名花，與你們消磨歲月罷！」卜氏道：「此話說得甚是，求那功名怎麼？」自此後，于冰果然一句書不讀，天天與卜氏笑談頑耍，他的家務及兒子功課，便也不管，總交陸芳經理，又令岳丈卜復斌幫辦，復用冷于冰名字應試，因回遊院考，又捐了監，甚是清閒自在。到鄉試年頭，有人勸他下場，他俱付之一笑而已。正是：

「一馬休言得與失，此中禍福塞翁知，于今永絕功名志，剩有閑情寄酒卮！」

第四回 割白鏹旅舍恤寒士 灑血淚市曹矜忠良

詞曰：「情懷增悵望，親歡易失，世事難猜；閑簾前紅藥，你爲誰開。漫道愁須酒破，酒未醒愁已先來；夕與利風翻柳絮，雨

打落蒼苔。」

右調醉花

話說于冰與妻子日度清閒歲月，無是無非，甚是爽適。這年差柳國賓冷明二人往江西去請他姑母。國賓等回來說：「他

家務纏身不能親來看視，請于冰去要見一面。」又差來兩個家人同請他姑丈周通亦有字相約，甚是詳切。于冰細問周通家舉動，國賓詳細說了一番。纔知周通家竟有七八十萬家財，還沒有生得兒子。于冰心中自念父母早已親骨肉，再無第二個，只是這一個姑母，又從未見面。况周通是江西有名的富戶，就是多帶幾個人在他家盤擾幾月，他也支應得起。家中一無所事，况有陸芳料理，於是就引動了去江西遊玩的念頭。隨與卜氏陸芳等相商，擇了吉日，跟隨了六個大家人，兩個小廝，同周通家人一路緩緩而行，到處裏賞玩山水，併名勝地方。行了兩月有餘，方到饒州府萬年縣地界。冷氏聽得姪兒親來，喜歡之至。周通差人遠接，姑姪相見，分外親情。周通見于冰丰神秀異，舉止不凡，又見服飾甚盛，隨從多人，倍加敬愛，問起功名，于冰細道原委。周通深爲嘆嘆，周通亦言及他先人做太常少卿時，同寅結親後，見嚴嵩漸次專權使勢，因此告病回籍，旋即病故。又言自己也不願求仕進，爰捐個郎中職銜，在家守拙的話，住了兩月，于冰便要回家。周通夫婦那裏肯放，日日着親友陪于冰閒遊，在家賞花看戲。從去年八月直住到次年二月。于冰甚是思家，日日向姑母苦求，方許起身。周通送了二千兩程儀，于冰推却不過，只得領受。冷氏臨別痛哭了幾次，也送了若干珍物。周通又差了四個家人一路護送回籍。行到直隸柏鄉地方，落店後，見幾個解役，押着一個老婦人和一個少年郎君，坐着車兒入來。那少年項間微着鉄鍊，于冰留神細看，有些大家風範，不像個尋常人家。另女到燈後，問店東，纔知是夏太師夫人和公子，也不知爲甚事件。于冰聽了，把功名念頭，越發灰到大西洋國去了。又見那夏夫人和公子，衣衫破碎，甚是可憐。滿心要送他幾兩盤費，又怕惹出事來，將此意和柳國賓說知。着他做有意無意的光景，探問解役的口氣。不多時，國賓入來說：「問過那幾個解役，夏太師是與嚴太師不和，被嚴太師和錦衣衛陸大人參倒，已斬首在京中，如今將夏夫人和公子發配廣東，內只有兩個是長解，他們也甚是憐惜他母子，相公要送幾兩盤費，這是極好不過的事。」于冰聽了，思想半晌，沒個送法，又不好將銀兩私交夏公子，若不與心下，又過不去，想來想去，只得令國賓與解役相商。說明

自己與夏太師素不相識，不過是路過問作，念他是仕宦人家，苦窮至此，動了個憐憫之心，送他幾兩盤費，並無別故。你問他們使得使不得？」國賓去了少刻，只見兩個解役領那公子站在門外一個解役道：「適纔那位姓柳的總管說老爺要送夏太母子幾兩盤費，這是極大的陰功。」又指着那公子道：「他就是夏公子，我們領他來到老爺面前，先磕幾個頭。」于冰聽罷，連忙站起，將那公子一看，雖在縲絏之中，氣象到底與囚犯不同，又見他含羞帶愧，欲前不前。雖是解役教他叩頭，他却站着不動。于冰連忙舉手道：「失敬公子了。」那公子方肯入來作揖。于冰急忙還揖。那公子隨即跪下，于冰也跪下相扶。那公子便口內哽咽起來，正要訴說冤苦。于冰扶他坐在牀上，先說道：「公子不必開口，我是過路之人，因詢公子是宦門子弟，偶動憐憫，公子總有萬分屈苦，我不願聞。」說罷，又向兩個解役道：「我與這夏公子親非骨肉，義非朋友，不過一時乍見，打動我幫助之心，此外並無絲毫別意。」隨吩咐柳國賓道：「你取五十兩一大包，十兩一小包銀子來。」國賓立即取到。于冰道：「五十兩送公子，這十兩送二位解役哥，路上買杯酒吃。」兩個解役喜出望外，連忙磕頭道謝，並問于冰姓名。夏公子也接着相問。于冰道：「公子問我姓名，意欲何為？若說圖報異日，我非望報之人。若說存記心頭，這些須銀兩，益增我慚愧。若說到處稱頌，公子現在有難之時，世情難測，不惟無益於我，只是嫁禍於我，我亦不敢與公子多談，請東回尊寓為便。」夏公子見于冰話甚爽直，又想着仇敵在朝，何苦問出人家姓名，牽運於人，於是將銀子揣在懷中，低頭便拜。于冰亦叩頭相還。夏公子別了出去，國賓將十兩餘銀遞與解役，那兩個解役，便高興稱揚道：「那裏沒有積德的人，不但憐念公子，還要心疼衙役，難得難得。」一邊說着，一邊拿着銀子，笑嘻嘻的去了。于冰又附國賓耳邊道：「我方纔要多送夏公子幾兩，誠恐解役路上生心，或凌辱索取，你可再取二百兩，送與夏公子，教他斷斷不必來謝我壞事。」國賓取了銀子，走到夏公子手內，然後將主人不便對着解役多與銀子的話說了一遍，是解役叫他，走出來一看，却是柳國賓。國賓先將銀子遞在夏公子手內，然後將主人不便對着解役多與銀子的話說了一遍，又止住他不必謝。夏公子感激入骨，拉定國賓，定要問他主人姓名。國賓不肯說，夏公子死也不放。國賓怕解役看見，只得說道：「我家主人叫冷于冰。」說罷就走。那夏公子總是拉住不放，又要問他地方居址。國賓無奈，只得又說道：「是直隸廣平府成安縣秀才。」那夏公子聽罷，朝着于冰房門，扒下磕了七八個頭，方起來與國賓作揖。國賓連忙跑去。到了冰房內，將夏公子收銀叩謝的話回覆。于冰又恐怕別有絮話，不便，天交四鼓，便收拾起身，心上甚得意這件事的好。不數日到了家中，一家男婦迎接入內，又見他兒子安好無恙，心下甚喜。于冰將到周家不得脫身，並途中送夏公子銀兩事與眾人說知。陸芳甚是悅服，又吩咐厚待周家人，留住了二十餘天。臨行與了回書，賞了四個家人二百兩，又與了一百兩盤費。與他姑父母出了極重的厚

禮，打發回江西去訖。此後兩家信使來往不絕。陸芳見于冰已二十多歲，一家上下，還以相公子稱呼，北方與南方不同，甚覺失於檢點。於是遍告衆男婦，稱于冰爲大爺。卜氏爲奶奶。于冰之子狀元兒，爲相公。卜復棻爲太爺，鄭氏爲太太。又請了個先生，姓顧名鼎，本府人氏。教狀元相公同復棻之子讀書。于冰在家，總不交接一人，只有他諸舖中掌櫃的，遇生日年節，纔得一見。日日和他妻子頑耍度歲。這年八月門，平縣教官被上憲揭參回籍，新選來個知縣，是個少年進士出身，姓潘名士，字惟九，浙江嘉興府人，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因嘉靖萬壽失悞朝賀，降補此職。此人最重斯文，一到任，就觀風課士，總不見個真才。有個將冷于冰的名字，並不中的原由，詳細告訴他，他到不拿出父母官的架子，竟先寫帖子來拜冷于冰，且定要一會。于冰不好推却，只得相見，講論了半天古作。次日于冰回拜，又留在署中吃酒，談論經史，並左國以及各家子書之類，又將自己的詩賦文章，教于冰帶回，認真改抹，以便發刻行世。佩服于冰的，了不得。于冰見他雖是個少年進士，却於學問二字，甚是虛心下氣，也便不從俗套，筆則筆，削則削，句句率真。那潘知縣每看到改抹處，便擊節歎賞，以爲遠不能及。從此竟成了詩文知己，不是你來，就是我去，相交了七八年。潘知縣見于冰從無片言談及地方上事，心上愈重其品，尊敬的和師長一般。到是他於地方上事，無所不說，于冰不過唯唯而已。一日剛送潘知縣出門，只見玉範拿着一封書子，是京都王大人差來下書。于冰道：「我京中並無來往，此書胡爲來乎？」及至將書封皮面一看，上寫大理寺正卿書寄廣平府成安縣冷老爺啓。下面又寫着台篆不華四字。于冰想到若非素諳焉能知我的字號，急急的拆開一看，原來是他的業師王獻述之書，上寫道：

「昔承尊翁老先生，不以愚爲不肖，囑想與賢契共勵他山，彼時賢契纔九齡耳，燦爛筆花，已預知非池中物，繼果游身泮水，才冠文壇，旋因鄉試違和，致今暫息驥足，未幾愚亦微俸而官，選授祥符縣知縣，叨情厚助，始獲大壯行色，抵任八月，受知於河院姜公，密疏保薦，陞廣東瓊州府，歷四載，復邀特旨，署本相糧廳道，又二載陞四川提刑按察司，旋調布政數年來，隻雁未通，皆愚臨馭之地，過遠故也。每憶賢契瑤瑛國器，定爲盛世瑚璉，奈七閱登科錄，未見賢契之名，豈和璧隋珠，賞識無人耶？抑龍蟠蛟隱，埋光邱壑，耶？今愚墨邀曠典，內補大禮寺正卿，於本月日到任，屈指成安，至都無庸不月，倘念舊好，祈即過我，用慰離思，兼悉別悃，使郵到日，竚俟文旌速發，拿紀陸芳，希爲道意不既，此上不華賢契如面，眷友生王獻述具。」

于冰看罷，心下大悅，將陸芳同衆家人都叫來，把王獻述書字，與他們逐句講說了一遍。衆家人無不讚美。陸芳道：「昔年王先生在咱家處館，看他寒酸光景，不過做個教官完事，誰意料就做到這般大位，皆因他爲人正直，上天故與他這般美報。據

此書字看來，大爺還該去看望爲是。」于冰道：「我也是此意，你們可打發送書人酒飯，我今日就寫回書，明早與他幾個盤費，着他先行一步，我隨後即去。」過了幾天，于冰料理一切，帶了幾個家人，起身入都，尋到王大人宅上，着王範投遞手本和禮物。門上人傳稟入去，隨即出來相請，于冰走到二門前，只見王獻述便衣幅巾，大笑着迎接出來。于冰急相趨至面前，先行打躬請安。獻述拉着于冰的手兒，一面走着，一面說道：「渴別數載，今日方得晤面，真是難得。」于冰道：「背承老師大人教愛，感鑠心肺，令得瞻仰慈顏，門生欣慰之至。」說着到了庭內，于冰叩拜，獻述還以半禮，兩人就坐。王範等入來叩安。獻述道：「尊府上下，自多迪吉，刻下有幾位令郎？」于冰道：「只有一個，今歲纔十四歲。」獻述道：「好極好極，這是我頭一件結計你處，再次的功名何如？便麼鄉會試顯名錄，並官爵錄，總不見你的名字，着我狐疑至今，端的是何緣故？」于冰將別後兩入鄉場，投身嚴府前後，不中情由，並自己守拙，意見詳細說了一遍。獻述嘆久之，又道：「賢契不求仕進，也罷了，像我受國家厚恩，以一塞士列入卿貳，雖欲寄跡林泉，不但不能，亦且不忍。」又問道：「陸芳好麼？」于冰道：「他今年七十餘歲，到有甚強健，門生家事，總還是他管理。」獻述道：「家僕像那樣人，要算古今不可多得的了！」又問道：「令嗣可是卜氏所出麼？」于冰道：「是。」獻述又將別後際遇，說了一遍。說畢，呵呵大笑道：「仕宦數年，貧仍如故，我不堪爲知己道也。賢契年來用度，自還從容否？」于冰道：「托老師大人福庇，無異昔時。」獻述道：「如尊翁老先生，盛德之報理該如是。」于冰請拜見師母，並衆世兄。獻述道：「拙荆同小兒等於我，離任時，俱先期回江寧，昨日已曾遣人去接，想出月二十日外可到矣。前只有兩個小兒，係賢契所知者，近年房中人又生了兩個，俱是庸才，無一可造就的。」談論間，獻述就着將行李安設在廳房東首，不多時，擺列酒餚，師生二人，又重敘別後事迹，極其歡暢。于冰以不好驛行告別，只得住下。過了半月餘，一日，獻述從衙中回來，眉目間有些不爽快。于冰便疑到自己身上，心裏正打算辭去的話，只見獻述道：「賢契可知知道兵部員外郎楊諱繼盛的名頭麼？」于冰道：「門生僻處成安，離京頗遠，不曉得。」獻述道：「此人前歲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參劾中堂十罪五姦，彼時奉旨杖八百，下刑部獄，業已二年，人人以爲必邀赦典，不意今早陡傳聖旨，着三法司審議速奏，我既在其位，只得與刑部察院堂官等會勸，那楊兵部一片忠誠，爲國的意見，教我們該從何處審起，只得葫蘆倒提，定了個斬決覆奏上去，覺得於人心天理都不過去。」于冰道：「嚴嵩奸惡萬狀，四海通知，老師既知冤，何不上下本急救？」獻述大笑道：「賢契談何容易耶？如今做官的人，總要不爲福首，不爲福先，審度時勢，斟酌利害，一句有關係的話，未曾說出，先要在肚裏打幾遍稿兒，那從井救人的事，誰鑽去做？」于冰道：「老師尚且不肯論救，則楊虎先生危矣。」獻述說：「看來也只在早晚，今本午間他的夫人張氏，聽得將他夫主問了斬決，情願代夫受戮，寫了一張呈

子。一個陳情表章。懇我三法司代奏。我們見本章做的沈痛愷切，足令觀來下淚，倒要替他轉奏，怎當得都察院左都御史陳大人再三攔阻，將他的本章壓在刑部司務廳處，呈子批了不准兩字發出，這不是我們忍於如此，只是他遇得對頭了不得，惟有替他抱屈而已。」于冰素日最敬重王獻述人品學問，今日聽了這些話，便心內沈吟道：「怎麼一個人做了官，就改變了這步田地？」又想了一想，這不怪得，若人人像了楊兵部，普天下做的官，都是忠臣了。」于冰又問道：「這楊夫人的本稿兒，可能抄來一看麼？」獻述道：「我愛他情詞懇切，已暗暗吩咐我衙門書辦抄了在此。」從袖中取出遞與于冰。于冰展開一看，上寫道：

「革職拿問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楊繼盛妻張氏，稽首頓首，皇帝陛下。臣夫前以諫阻馬市，預發仇鸞逆謀，聖恩僅從薄譴，旋因鸞敗，首賜清洗，一歲四遷，臣夫銜感恩泣，思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起食默思，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狃書生之習，一時昏昧，遂發狂言，復荷陛下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蘇，去臀肉兩片，斷腿筋一條，膿血流五六十碗，衣服盡皆沾漬，日夜籠籠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食不能給，止臣紡績饋食，已經三年。部臣兩次請決，奉旨監候，是臣夫再蹈于刑，而陛下累置之生，臣心感佩，惟有焚香祝禱，萬壽無疆而已。但聞宸顧下垂，覆盆倘蒙鑑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重罪不赦，即將臣斬首，以代夫死。臣夫生一日，必能執矛禦魍魎，為疆場效死之鬼，以報陛下。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銜結無盡矣！」

于冰看罷道：「有是夫，自有是妻，此閨閣中義烈女子也，較懸絕絕粒者又自不同，此本一傳，也是千古不沒的人。」次日獻述從衙門中回來，向于冰，慨道：「楊兵部完了，聖旨已下，定在明早斬決。」于冰聽了，心上甚是憐惜，又想道：「這楊兵部不知是怎樣個人，有這樣胆氣，明日斬決時，我何不去看看？」次早也不等王獻述起來，領了兩個家人，到刑部衙門前等候。直等至早飯後，見裏面綁出一人來，面貌是甚清古，一部大鬚鬚，舉動神色自若，旁邊趕着一輛車子來，幾個人扶了他上車，又有幾個兵帶刀圍繞。少刻又出來一個官，騎着馬，跟着幾個書役，押定那車子同來。于冰也不好問人，心裏說道：「必是楊兵部無疑。」于冰隨轎到法場上，那看的人千千萬萬，只聽得亂說道：「這是兵部員外郎楊老爺，今日典刑，可惜可惜！」又見衆人將他扶下車子，那楊兵部仰天大笑了一回，口中吟詩道：

「浩氣凝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

忽見人叢中跑出個婦人，蓬頭垢面，又隨着兩個少年，一個年老些的，都跑在楊兵部面前，焚香奠酒，哭的死而復蘇，有叫

相公的，有叫父親的，有叫恩主的，四個人三樣稱呼，亂喊不已。那些看的人，無一個不短嘆長吁，還有陪着下淚的，只聽得監斬官吩咐行刑，此時那四個男女，肝崩腸斷，那婦人抱住楊兵部兩腿，跪着叫號，只見楊兵部怒道：「此係國家法度，汝輩作此兒女之態，徒遺笑於人。」喝令劊子手道：「你們與我拉過一邊，我要去了。」衆役將四個人拚命扶開，須臾刀頭落處，血濺衣襟，把一個于冰看的如吃醉了一般，前仰後合一歩也走不動，只得衆人散開，王範等僱了一輛車，扶他坐上回來。王府家人迎着問道：「冷爺那裏去來？」于冰只是搖頭，入了廳房，倒頭便睡。王家人問王範等，方知是看殺楊兵部的原故，也有嘆息的，也有笑于冰胆小的，日夕時分，王獻述回來，見于冰神氣沮喪，與他說話多聽不入耳，心上大是疑惑，忙出來問衆家人，方知爲看殺楊兵部，到笑了一回。于冰自從看殺了楊兵部回後，觸動他無限愁煩，便想到「自己一個解元，輕試更換一個夏宰相，斬首市曹，今日楊兵部死的這般悽慘，固是嚴嵩作惡，也是本人命數限定，將來老死牖下，便是好結局。」又想到「死後無論窮富貴賤，再得人身，也還罷了，等而下之，做一驢馬，猶不失爲有知有覺之物，設或魂消魄散，天地氣運，化爲烏有，豈不辜負此生，辜負此身。」想及於此，看得萬事皆虛。次日在獻述前告辭，獻述本意因于冰是個富戶，留他家眷來時，教四個兒子見一見，便是異一日一個好幫手，可備緩急，不意于冰去意甚堅，師生間不好過強，又留住三日，將廣東四川兩任上土物，多送了數件，設盛筵相送起身，正是：

「范氏麥舟傳千古，于冰惠助勝綈袍；良人已慘刑曹市，浩氣徒還大虛遙。」

第五回 驚死亡永矢修行志 囑妻子割斷戀家心

詞曰：「金臺花，燕山月，好花須看，好月須誇；花正香時遭雨妒，月當明際被雲遮。日月有盈虧，花有開謝，想人生最苦是離別，花謝了三春近也，月缺了中秋至也，人去了何日回也？」

右調普天樂

話說冷于冰自那日看殺楊兵部後，一路上連點笑容也沒有。到家中將在獻述家所見所聞的話，向衆人敘說。陸芳隨稟道：「潘太爺前日業已作古了。」于冰驚問道：「是那個潘太爺？」陸芳道：「就是本縣與太爺最相好的。」于冰頓足道：「是什麼病？」陸芳道：「聽衙門中人說並未害一日病，只因那日自午堂審事，直審到燈後，退了堂，去出大恭，往地一墩，就死了。也有說是感痰的，也有說是氣脫的，可惜一個三十歲來的人，及是進士出身，老天沒有與他些壽數。」于冰聽了，癡呆了好大半響，隨親去本縣署弔奠，大哭了一場，回來即着柳國賓、王範二人拿了五百兩銀子，做潘太太和公子營辦喪事之費，本城紳矜

士庶都相傳這事做的古道。于冰自與潘知縣弔免回來，時刻摸着肚，在內外院中走；不但家人就是他兒子狀元相公問他，他也不答。茶飯吃一頓，過一頓，就不吃了。終日間或凝眸癡想，或自己問答。卜氏大為憂疑，正自不了。忽見陸芳慌慌張張進來，道：「京中王大人亡故，送訃聞來了。」于冰驚問道：「怎麼是京中王大人病故了？有這樣事？」陸芳道：「是王公子專差家人來的。」隨將家人領來，對於冰面訴說了一回病症，說：「從冷爺起身，那一日就得了痰症，終不說話，到第三日就死了。」于冰聽了大哭一番，從此更加了傷感。終日如醉如癡，終不言語，說他癡某，他一般也寫了回字，做了極切哀的祭文。又吩咐柳國賓用一疋藍緞子，雇人彩畫書寫，又着陸芳備三百兩奠儀，差冷明同王府家人入都，從此在院內院外走動的更急更兇，也不怕把肚皮揉破。又過了幾天，倒不走動了，只是日日睡覺。卜氏愁苦的了不得。一日午間，于冰猛然從炕上跳起，大笑道：「我志決矣。」卜氏見于冰大笑，忙問道：「你心上可開爽麼？」于冰道：「不但開爽，亦且透切之至。」隨即走到廳外，將家中大小男婦都叫至面前，先正色向卜復斌道：「岳父岳母二位大人請上，受我一拜。」說罷，也拉不住，他就叩頭下去。拜畢起來，又向陸芳道：「我從九歲，苦父母見棄，假若不是你，不但家私，連我的性命還不知有無，你也受我一拜，說着也跪拜下去。」慌的陸芳叩頭不迭，又叫過狀元兒指着向陸芳卜復斌道：「我碌碌半生，只有此子，如今估計有九萬餘兩家私，此家亦可以餬煖無虞了。惟望二公，終始調護玉之以成。」又向卜復斌道：「令嫗我亦不用付託，總之陸總管年老，內外上下，全要岳丈幫他照料。」又向卜氏作一揖道：「我與你十八年夫妻，你我的兒子，今已十四歲，想來你也不肯再去嫁人，若好好容分度日，餉煖有餘，只教元兒守正讀書，就是你的大節大義。我還有一句要緊話，叮囑於你，將來陸總管百年後，柳國賓可託家私，着陸永忠繼他父之志，幫着料理。」一家男婦聽了這些話，皆摸不着頭腦。卜氏道：「一個好好的，人粧做的半瘋半癡，說雲霧中的話是怎麼？」于冰又叫過冷蓮、王範、大章兒等，吩咐道：「你們從老爺至我大相公，俱是三世家人，我與你們都配有家室，生有子女，你們都要用心扶持幼主，不可壞了心術，當步步以陸老總管爲法，至於你們的女人，我也不用屬咐，雖然有主母管轄，也須你們勤加指教。」陸芳道：「大爺這是怎麼好家好業，出此回首之言，也不吉利。」于冰又將狀元兒叫過來，却待要說，不由的眼中落下淚來，說道：「我言及於你，我到沒的諛了你將來長大時，切不可胡行亂跑，接交朋友，當遵你母親外公的教訓，就算你是孝子，更要聽老人家規勸，我今與你起個官名叫做冷逢春。」又向衆男婦道：「我自從都中起身，覺得人生世上，趨名逐利，毫無趣味，人見我終日昏悶，都叫我痛惜。王大人，傷悼潘大尹使然，此皆不知我也。潘大尹可爲契友，而非死友。王大人念師徒之分，以義相合，盡哀盡禮，於門人之義已足，他並非我父兄伯叔可比，不過痛惜一時罷了。何至於寢食俱廢，坐臥不安，因動念死之一

字觸起我棄家訪道之心，日夜在房內院內，走出走入者，是在妻少子幼上，費躊躇耳。原打算到元相公十八九歲，娶親成立，割愛永別，不想到家，又值本縣潘太爺暴亡，可見大限臨頭，任你怎麼年少精壯，亦不能免。我如今四大皆空，看眼前的夫妻兒女，無非是水月鏡花，就是金珠田產，也都是電光泡響，縱活到百歲，脫不過死之一字。苦海汪洋，回頭是岸。」說罷，向卜氏等道：「我此刻就別過你們了。」說罷，便向外面急走。卜氏頭前，還當于冰連日鬱結，感了些痰症，因此信口亂道。後見說的明明白白，大是憂疑，及到此刻，竟是認真要去，不由的放聲大哭起來。卜復棧趕上，拉住道：「姑爺不是這樣個頑鬧的無趣味了。」陸芳等俱跪在面前，元相公跪下，抱住于冰一雙腿，啼哭不止。衆僕婦丫頭，也顧不得上下，一齊動手，把于冰橫拖倒曳，拉入房中去。從此大小便總在院內，但出二門，背後僕婦們，便跟隨一大羣。卜復棧日日率領小廝門輪流把守東西角門，倒將于冰軟困住了。雖百般粉飾前言，卜氏總是不信。直到一月已後，防範的纔漸次鬆些，每有不得已事出門，車前馬後，大小家人，也不少了十數個跟隨。于冰日思走路，再想不出一個法子來。又過了月餘，卜氏見于冰談笑如舊，出家話絕口不題，然後纔大放懷抱。于冰出入不過偶爾留意，惟出門還少不了三四個人。一日潘公子拜謝辭行，言將潘知縣靈柩起早至通州上船，方由水路回籍。于冰聽了算計道：「必須如此如此，我可以脫身。」及到潘公子起身前一日，于冰親去拜奠，送了程儀。過了二十餘天，忽然京中來了四個人，騎着包程驛子，說是戶都經承王爺差人，送緊急書來的，只走了七日就到。柳國賓接了書信，入來回于冰話。于冰也不拆開看，先將卜復棧、陸芳等，約入卜氏房內問道：「怎麼京中又有姓王的寄書來？」陸芳道：「適纔聽得說是王經承差來的。」于冰道：「他有什麼要緊事，不過借幾兩銀子用。」因向復棧道：「岳父何不拆開一看，復又拆開書字，口念道：

「昔尊駕在巖中堂府中作幕，賓主之間，曾有口角，年來他已忘懷。近因已故大理寺正卿王大人之子有間言，而七太爺已而囑錦衣衛提尊兄至京見字，可速刻帶銀入都幹旋，遲則緹綺至矣！忝係素好，得此風聲，不忍坐視，祈即留神切切！上，不華長兄先生，弟王與具。」

衆男婦聽了，個個大驚。于冰嚇然躲在一邊。柳國賓道：「這不消說，是王公子因我們不親去弔奠，送的銀子少，弄出這樣害人的針線。」卜復棧道：「似此奈何？」陸芳道：「這寫書人，大爺何由認得他？」于冰道：「我昔年下場在他家住過兩次，他是戶部有名的司房。」柳國賓接說道：「我們都和他相熟，是個大有手段的人。」陸芳道：「此事身家性命所關，不可緩，大爺先帶數千兩入都，我再預備萬金，聽候動靜。」于冰道：「有我入都，就是銀子，只帶一千兩罷。用時我再寄寫來取，你們快預備牲口，我定在明早起身。」又吩咐衆人道：「事要謹慎，不可傳與外人知道。」衆家人料理去了。把一個卜氏，愁的要死于冰

也不住的長吁到了次日，于冰帶了柳國賓，王範，冷明，大章，兒同送字人連夜入都去了。不數日到王經承家內將行李安頓下，從部中將王經承請來。王經承問：「假寫錦衣，並敲太師一說到底是什麼意思，你也對我實說。」于冰支吾了幾句。王經承聽了，心上也不甚明白。本日送了二百兩銀子，王經承如何不收。連忙吩咐家中與于冰主僕包了上下兩棹酒席。于冰又囑托了幾句。王經承滿口答應。次早即約于冰同出門去辦事。于冰要帶人跟隨，王經承道：「那個地方，豈是他們去得的，只可與我同去。」于冰道：「你說的極是。」又向柳國賓道：「我下晚時，即與王先生同回。」到定更時候，王經承回家，却不見于冰同來。國賓等大是着急，忙問道：「我家主人哩？」王經承道：「他還沒有回來麼？」國賓道：「先生與我家主人同去，就該和我家主人同來。」王經承道：「他今日約我到查家樓看戲，他又再三囑咐我，只說到錦衣衛衙門中去，又怕你們跟去，託我止住你們，想是爲京裏地方，怕你們不慣熟，和人口角不便，及至到了查家樓，止看了兩摺戲，他留下五兩餘銀子，着我和櫃上清算。他說：『鮮魚口兒，有個朋友，必須去看望，若是來遲，不必等我。』我等到午後，不見他來，我們本司房人，請我去商酌事體，只弄到這時候纔回。他此刻不來，想是還在那朋友家閒談。」國賓道：「是那朋友家？」王經承道：「你主人的朋友，我那裏知道。」國賓大嚷道：「你將我主人騙去，你却推不知，你當時就不該同行，我只和你要人。」王經承道：「這都是不循情理的話兒，我和你主人是朋友，我又不是他的奴才，我又不是他的解役，他要拜望朋友去，難道我縛住他不成。」國賓冷笑道：「先生你休要說睡裏夢裏話，我家現有你的書字哩！你將我主人用書字騙至京中，我和你告到三府六部，總向你要人。」王經承道：「你家有書字，難道我家沒有書字麼？你主人託成安潘知縣之子，寄字與我，說家中有大關係事，被人印住，非假戲中堂名色，走不脫着。我寫字催人去叫他來京，許了我二百兩銀子，書字現還在我家內，銀子是昨日與我的，怎麼又說是我騙他？」說着急急的蹙了入去，少刻拿出書字來。國賓看了筆跡，並字內話，一句也說不出。王經承道：「如何是我騙他，還是他騙我？」冷明猛向裏看，見棹子旁邊硯台下，壓着一封書字。忙取出一看，上寫着柳國賓等開拆。國賓忙拆開一看，大哭起來，說道：「王先生，我家主人不是做和尙，就是做道士了！你教我怎麼回去見我主母。」王經承急問原故。國賓遂將于冰在家如何長短，說了一遍。王經承聽了，也着急起來道：「如此說，他竟是逃走了，你拿他的書字來我看。」國賓付與，王經承從身邊取出眼鏡，在燈下即念道：

「我心出家久矣！在家不得脫身，只得煩王先生寫字叫我都與王先生無干，見字你等可速刻回家，原帶銀子一千兩，送了王先生二百，我留用一百，餘銀交陸總管手。再說與你主母，好生管教，元相公用心讀書，不得胡亂出門，各輔生意，各產田地，內外上下另婦，總交在下太爺牽總管柳國賓三人，事事要照我日前說的話，違行，不得負我所託。」

我過五七年，還要回家看望你們，斷斷不必尋找我，徒勞心力無益。若家中男婦女，有不守本分者，小則責處，大則稟官逐出存案。陸總管同柳國賓等，不得姑息養奸，壞我家政，此囑不華主人筆。」

王範等聽了，也哭起來。王經承見有與他無干字樣，心上也有些感激，滴了兩三點眼淚，說道：「京城地方，最難找人，何況你主人面生，認識者少，你們便哭死也無益。我到明早自有個道理。」又長嘆了一聲道：「你主人數萬家私，又有嬌妻幼子，他今日改念，竟這般刀斬斧斷的，未知他平日心中，也不知打算過幾千回稿兒。若他自己回來，是斷斷不能的。」搖着頭兒，又冷笑道：「我今年五六十歲，纔見過這樣狠心人，大奇大奇！」踱入裏面去了。次日天明，王經承拿出十千京錢，從前後街坊，僱了十幾個熟路人，每人各與紙條兒一張，上寫于冰年貌衣服，分派出京城門外，四面找尋。又着國賓等，於各賓館居樓大街小巷，天天尋問，那裏有個影兒。國賓等無奈，別了王經承，垂頭喪氣回至成安縣，到了主人面前。一個個兩淚涕零，衆家人見光景不妙，急問主人下落。國賓拍手頓足，說的哭了又哭。早有人報知卜氏，卜氏嚇得魂飛千里，跌倒在地，慌的衆婦女，挽扶不迭。元相公也跪下哀叫，一家上下，同反一般。卜氏哭得死之復蘇，直哭了兩日夜，一點飯也不吃。到還是元相公再三跪求，方少進了飲食。到第四日，將國賓四人叫入去細問。他四人詳細說了一遍，又將于冰起身書字，都交在卜氏面前。卜氏請父親各念了一遍，又復大哭起來。自此每隔三五天，總要把國賓等叫去罵一頓，亂鬧了半日，有餘方始休歇。起初還想着于冰回心轉意，陡然回家，過了三年後，始絕了念頭。一心教養兒子，過度日月，請他父親總其大概，內外田產生意，通交在陸芳柳國賓二人身上，也算避夫命付託得人，正是：

「郎弄玄虛女弄乖，兩人機械費疑猜；於今片紙賺郎去，到底郎才勝女才。」

第六回 走荆棘幸脫餓虎口 評詩賦大失腐儒心

詩曰：「拚命求仙不憚勞，走荒郊，猝逢餓虎厄初遭，幸脫逃。投宿腐儒爲活計，過今宵，因談詩賦起波瀾，始開交。」

右調賀聖朝

話說于冰將王經承安頓在查家樓看戲，他素常聽得人說彰儀門外有一西山，又名百花山，雖京不過六七里路，急忙僱了一輛車兒，送他出了西便門，換了幾個錢，打發了車夫，僱了兩個腳驢兒，替換着騎。又惟恐王經承回家，謗出馬脚，萬一被他們趕來了，豈不又將一番機關妄用，因此直奔門頭溝，打發了驢兒，住了一宿。權早入山，見往來多駝送煤炭之人，秀才門行路

極難，况以富戶子弟，越走越發難了，費七八天勞夫，始過了豐公大漢青山三個嶺頭；由齋堂清水沿路，一人尋百花山真境，天住的是茅茨之屋，叫的是被鬻之麵，他訪道心切，到也不以為苦，只是越走山勢越大，每天路上，或遇兩三個人，還有一人不過的時候，那日行走到已牌時分，看見一山，高出萬山之上，與一路所見山形大不相同，但見：

「突兀半天，蒼奔萬里，大峯俯視小峯，前嶺高接後嶺，風搖古檜，彷彿蛇行，雲覆疎松，依稀龍聚，高高下下，環顧惟鳥道數條，呀呀蟻蝻，翹首仰青天，一線雷響山中，瀑布雨噴石上，流泉翠羽斑毛，盈作悉珍禽異獸，嬌紅穠綠，遍地皆瑞草，瑤葩岩岫，吩咐應用佛仙寄跡，烟霞莫辨，理宜虎豹潛踪。」

于冰看了山勢，轉了兩個山灣，猛抬頭見一山岩下，坐着十數個斫柴人，于冰上前舉手道：「請問衆位，此處叫什麼山名？」一山漢用手指說道：「你看此處山，高出別山數倍，正是百花山了。」于冰道：「上面可有廟宇？」山漢道：「過此山再上一大嶺，嶺上只有小廟一處，廟內住着八十餘歲的老道人。」于冰道：「那老道可有什麼道行？」山漢道：「他不過天生壽數長，多吃幾年飯，有什麼道行？」于冰道：「若去他廟中，從那邊是正路？」山漢指着西南一條山道路道：「從此上了山坡，便是盤道。」于冰舉手道：「多承指引了。」撒轉身便走。山漢道：「去不得去不得，此去要上三十八盤，道路窄小，樹木繁多，且要遇鬼見愁，閻王鼻，樑斷魂橋，許多危險處，你是個斯文人，如何走得？還有豺狼虎豹，那時遇着，後悔就遲了。」于冰道：「我一個求仙訪道的人，有什麼後悔處？」說罷就走。只見三、四個人亂叫道：「相公快回來，不是胡鬧的。」于冰那肯聽，也上了山坡，便纔盤道，喘吁的氣都上不來，從樹林內四下一望，見正南上山勢頗寬平，些樹木荊棘亦少，苦挨到那邊，四圍一看，通是些重巒峭壁，鳥道深溝，坐在一塊大石上，養息氣力，約有半頓飯時，覺得氣力又壯了些，方站起來，猛見對面西山舍內，陡起一陣腥風，風過處，刮的那些敗葉殘枝，搖落不已。頃刻山舍內，走出一隻絕大的黃虎來，于冰不由的呵呀了一聲，只見那虎看見了于冰，便將渾身的毛都直立起來，較前粗大了許多，口內露出鋼牙，眼中黃光直射，向于冰大步走來。于冰心內恐懼，到此也沒法，只見那虎相離有四、五步遠，近，陡然站起來，將前二爪在地下一按，跳有五六尺高，向于冰撲來。虧得于冰原是有壯氣的人，不至亂了心，曲見那虎撲來，騰空兒向傍邊一閃，那虎便從于冰身傍擦了過去，其爪只差寸許。于冰急回身時，那虎也將身軀搜轉過來，相離不過四尺遠。于冰倒退了兩步，那虎兩隻眼，直視于冰，大吼了一聲，火匝匝又向于冰撲來。于冰又一閃，那虎復從身傍過去，落於空地。于冰趁他尚未轉身，跑了幾步，料想跑不脫，旋即站住，等那虎撲來，好再躲避。只見那虎披拂着胸前白毛，兩隻眼直視于冰，口中饒涎亂滴，舌尖吐於唇外，那一條尾與一條錦繩相似，來回擺動。于冰偷眼看視，見右邊即是深溝，于冰忙

中想出智巧，兩眼看着那虎，側着身子斜行了十餘步，已到溝邊，那虎見于冰斜走，隨即也將身軀扭轉，看着于冰。少停片刻，只見那虎又貼起來，將渾身毛一抖，又將尾在地下一摔，擲響一聲，跳有七尺來高，復向于冰撲來。于冰見那虎奮力高跳出來，也不躲他，急向虎腹下一鑽。那虎可力過猛，前兩腿落空，頭朝下，觸入溝中，閃了去。于冰趁空兒又往西跑，一邊跑，一邊回頭看，視約跑有百十餘步，見那虎不會追趕，急急向樹林內一鑽，方敢貼住。站了片刻，又從樹林中向東騰看，見無動靜，自己笑說道：「果然那些山漢們說的是實。」于是從樹林內鑽出，見四面是一高嶺，忙忙的走上嶺頭，四下一望，不但前所見的百花山，看不出在何處，連來的盤道也看不見了。此時大是愁苦，那裏還顧得尋訪老道人。再一看望，見偏西北有一條白線，高高下下，遠望像個道路。於是直奔那條白線去走，兩隻腳在石縫中亂踏，漸走漸近，果然是條極細小走路，荊棘最多，灣灣曲曲，甚是難行。順着路，上下了兩個小嶺，脚上又踏起泡來，步步疼痛。再看日光已落了下去，大是着慌，又不敢停歇，天色漸次發黑，影影綽綽，看見山脚似有人家，又隱隱聞犬吠之聲。挨着脚痛行來，起先還看見那迴環鳥道，到後兩目如漆，只得磕磕絆絆，勉強下了山坡，便是一道大淵。放眼看去，覺得身在溝中，辨不出東西南北，偏耳細聽，惟聞風送濤聲，泉咽危石而已。那裏有犬吠之聲。于冰道：「今日死矣！再有虎來，只索任他咀嚼。」沒奈何，摸了一塊平正些的石頭，坐下一邊，看着身子一邊，打算着在這石上過夜。坐了片刻，又聽有犬吠之聲，比前近了許多。于是聽幾步走幾步，竟尋到了山莊前，見家家俱將門戶關閉，叫了幾家，總不肯開門。走到莊盡頭處，忽聽得路北有許多呼唔之聲，是讀夜書。于冰叩門喊叫，裏面走出個教學先生來，看見于冰，驚問道：「昏夜叩人門戶，求水火歟？抑將爲穿窬之盜也歟？」于冰道：「小生係京都宛平縣秀才，因訪親迷路，投奔貴莊借宿一夜，明早即去。」先生道：「有之，伐木鳥鳴，求女聲也。汝係秀才，乃吾同類，予不留汝，則深山窮谷之中，必飽豺虎之腹矣。豈先生不忍人之心也哉！」說罷，將手一舉，讓于冰入去。先生關了門。于冰走到裏面，見有正房三間，東西各有廂房，是衆學生讀書之處。先生將于冰引到東正房，于冰在燈下，將先生上下一看，但見：

「頭戴毛青梭布儒巾，誤燒下窟窿一個，身穿魚白布大袄，斜掛着補了七條額大而凸，三縷鬚，有紅有紫，鼻寬而凹，近視眼，半開半閉，闊步必搖，若是不平胸藏二酉，言言者也，恐未能學富五車，身是禾稼場中村學究，山谷脚下俗先生。」

于冰看罷，兩人行禮揖讓而坐。先生問于冰道：「年台何姓何名？」于冰道：「姓冷名于冰。」先生道：「冷必冷熱之冷，兵可是刀兵之兵否？」于冰道：「是水字加一點。」先生道：「噫！我過矣！此冰冷之冰，非刀兵之兵也。」于冰亦問道：「先生尊姓大名？」先生道：「予姓鄒，名繼蘇。字又賢，鄒乃鄒人，孟子之鄒，繼續之繼，東坡之蘇，又賢者，言不過又是一賢人耳。」又向于冰

道：「年台山路跋涉，腹餓也必矣！予有饜饆焉，君啖乎？」于冰不解饜饆二字，心裏想着，必是食物，忙應道：「極好！」先生向炕後取一白布包，內有饜饆五個，擺列在桌上，一個個與大蝦蟆相似。先生指着說道：「此饜饆也，殺得天地中和之氣而生，其菓雖難，其實學蠶，棄其菓而存其實，磨其皮而碎其骨，手以團之，籠以蒸之，水火交濟，而饜饆成焉。夫腥唇饜掌，雖列八珍，而饜藏壅腸，徒多房慾，此饜壯精補髓，不滯不停，真有過化存神之妙。」于冰道：「小生寒士，今日得食此佳物，叨光不盡！」于冰吃了一個，就不叫了。先生道：「年台飲食何廉薄耶？每食必八，而猶以爲未足。」于冰道：「承厚愛，已飽德之至。」先生又問于冰道：「年台能詩否？」于冰道：「閒時亦胡亂做幾句。」先生從一大牛皮匣內，取出四首詩來，付與于冰道：「此予三兩句前之所作也。」于冰接來一看，只見頭上一首寫道：

（風）「西南塵起汚王衣，籟也從天亦光離，醉鴨呀驚犬吠瓦，瘋貓跳嚇鳥難啼，妻賢移煖親加被，子孝衛寒代煮米，共祝封姨急律令，明辰紙馬竭片私。」

于冰道：「捧頭珠玉，寓意深遠，小生一句也解不出，祈先生教示。」先生道：「子真闕疑，好問之人也。居吾語女。」第二首上寫道：

（花）「紅於烈火白於霜，刀剪裁成枝厭芳，蝴蝶珠絲哭曉露，蝶銜雀口拍幽香，媳釵俏矣兒書廢，哥籬開焉嫂棒傷，無事開元擊羯鼓，吾家一院勝河陽。」

于冰看了道：「起句結句，猶可解識，願聞次聯中聯之妙論。」先生道：「蜂皇蛛絲二句，言蜂因吸露而誤投蛛網，其聲必宛轉嚶嚶，如人痛哭者焉，蓋自悲其永不能吸曉露也；蝶因採香而被銜雀口，其翅必上下開閉，如人拍手者焉，蓋自恨其終不能嗅幽香也！這樣詩句，皆從致知中得來，子能細心體貼，將來亦可以格物矣！中聯媳釵俏矣二句，係吾家現在典故，非託諸空言者可比。予院中有花兒，媳探取而爲釵，插之髮傍，俏可知矣。予子少壯人也，愛而至於廢書而不讀，予家無花瓶，而有瓦罐，予兄貯花，而聞香焉。予嫂素惡眠花臥柳之人，因動防危杜漸之意，隨以木棍傷之，此皆藉景言情之實錄也。」于冰笑道：「棒傷二寫，還未分晰清楚，不知棒的是令兄，棒的是瓦罐。」先生道：「善哉問，蓋棒罐耳，若棒家兄，是潑嫂矣！尙得形諸吟咏乎哉！」又看第三首是：

（雪）「天搗粉麵撒吾廬，骨肉同歡慶野居，二八酒燒斤未盡，四三鷄糞塊無餘，樓肥射胖雲情厚，柳錫梅銀風力虛，六曲霏霏尅預死，援桴而鼓樂關雎。」

于冰道：「此首越發解不來，還求先生指講。」先生喜極，笑說道：「此吾之雪時也，二八者是十六文錢也，四三者是四十三文錢也，言用十六文錢買燒酒一斤，四十三文錢買鷄一隻，斤未盡，塊無餘，言予家酒量男婦皆平常，肉葷有餘，耳末聯數者，早怪也，雪盛則早怪預死，不能肆虐於春夏間矣！桴者軍中之物，擊鼓聯雖，見毛詩之首章，與下文君子好逑也。予家雖無琴瑟，却有鼓一面，又兼夫妻有靜好之德，援桴而鼓，亦可以代琴瑟，而樂咏關雎矣。」第四首是：

(月)

「月如何其月未過，誰將金餅掛銀河。清陰隱隱移山嶽，素魄迢迢鑑鬼魔。野去酒酣逢宋友，家回牌匿答金哥。倦哉飲冰繩牀臥，試所嫦娥奈我何？」

于冰看罷笑道：「先生詩才高妙，不但嫦娥，即小生亦無可如何矣！惟中聯酒酣宋友，牌匿金哥二句，字意未詳。」先生道：「此一聯，雖一事，而實若一事，言月明如畫，最宜野遊，與宋姓友人相逢月下飲，予至酒醉興闌，可以歸矣。金哥者，子家之典身童子也，合同外邊匪類關牌，見予回家，而匿其牌焉。予打之以明家法，蓋深戒家不齊，則國不治，國不治，而天下亦不能平，所關豈淺鮮耶！播諸詩章，亦觸目驚心之意云爾。」于冰道：「合觀諸作，心悅神怡，信乎曹子建之才止八斗，而先生之才已一石矣。」先生樂極，又欲取他的著作教于冰看。于冰道：「小生連日奔波，備極辛苦，今承盛情留宿，心上甚是感激，此刻已三鼓時候，大家歇息了罷。明早小生也好上路。」先生道：「予還有古詩古賦古文並詞歌引記，傳跋四六等類，正欲與年台暢敘通宵，聞君言，頓令人一片勝心，冰消瓦解。」于冰道：「先生妙文，高絕千古，小生恨不能夜以繼日的捧讀，奈學問淺薄，領略不來，煩先生逐句講說，誠恐過勞。」先生笑說道：「學不厭教，教不倦，予與孔子先後有同志也。」言罷，又向牛皮匣內取出四大本來，每本有八寸餘寬，二寸餘厚。于冰暗笑道：「這四大本，不下數十萬言，都不知糊說些是什麼？」于冰接過來，掀看，見頭一本是賦，第二本是七言律詩，並絕句，第三本是雜著四六詞歌，古文的類，第四本通是古風，長篇短作不等。猛看見一題，不禁一驚，大笑道：「此開闢以來未有之奇題也。」原來是一首古風，上寫道：

臭屁行。

「屁也屁也何由名，爲其所昧而無形。臭人臭已凶無極，觸之筆端難爲情。我嘗靜中溯屁源，本於一氣寄丹田。清上升濁者降，積怒而出始鳴咽。君不見婦人之屁鬼如鼠，大小由之皆半吐。只緣廉恥重於金，以故其音多叫苦。又不見壯士之屁猛若牛，驚弦脫兔勢難留。山崩峽倒蕪花流，十人相對九人愁。吁嗟臭屁誰作俑，禍延坐客互三省。果然改過不號咷，也是文章教爾曹。教是天下重英豪，若必宜洩無底止。此亦妄人也已矣，不啻若自其口出，予惟掩鼻而避。」

耳鳴呼！不毛之地，腥且黷。何事時人愛少年？請君咀嚙其肚饌，須知不值半文錢。」

看完拍手大笑道：「先生風花雪月四首雖好，總爲讓此首爲第一，真是屁之至精，而無以復加者；且將杜撰二字，改爲肚饌，巧爲關合，有想入非非之妙，敬服敬服。」先生見于冰極口讚揚，喜歡的過耳撒腮，指着臭屁詩道：「此等題最難着筆，不是老拙誇口說，如年台等少年，只怕還夢想不到，縱能完篇，亦不能如此老卓。」于冰又大笑道：「信如先生言，實一句一字也做不出來。」先生得意之至，把兩隻近視眼，笑的只有一線之闊，撫着鬚子說道：「年台見了屁詩，便目蕩神怡如此，若讀了屁賦，又當如何？」于冰驚笑道：「怎麼一詩猶不足以盡其事，還有一屁賦，越發要領教了！」先生笑嘻嘻將頭一本拿起，先用蘇州人讀書腔口，呻吟道：「年台，實可造之人也，予不能韞匱而藏矣。」原來近視眼看詩文最費力，這先生將一本賦，掀來欸去，幾乎把鼻孔磨破，方尋到出來，付與于冰，于冰接來，笑看上寫道：

臭屁賦

「今夫流惡千古，書罪無窮者，亦惟此臭屁而已矣！視之弗見，聽之則聞，多呼少吸，有吐無吞，厥本源於臟腑，乃作崇於幽門。其氣也者，影不及形，塵不暇起，脫然而出，潰然而止，杜一室之妖氣，泄五穀之敗餒，沉檀失其縝，紛蘭麝減其馥郁。其爲聲也，非金非石，非絲非竹，或烈帛而振響，或連珠而疊出，或啞啞而細雨，或咄咄而病呼，或爲喘爲嘍，爲呢喃爲咤叱，爲禽啼獸吼，百怪之奇音，在施之者，智巧之有餘，而受之者，笑廉恥之不足。其爲物也，如獸之鏡，如鳥之鷓，如黍稷之稂莠，如草木之荆棘，擬以罪而罪無可擬，施以刑而刑無可施。其爲害也，驚心震耳，反胃迴腸，雖亦氣而亦氣，實無芬而無芳，變山珍海錯之味，汚商彝夏鼎之光，繡繡錦服，掩其燦爛，珠貝闕，晦其琳琅，凡男婦老幼，中斯毒者，莫不奔走辟易，啞吐狼籍，謂臭人臭己，而無不兩敗俱傷者也。嗚呼！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乃如之人兮，亦竊笑其陶鑄，以心肺爲水火兮，以肝木爲柴薪，以脾土爲轉運兮，以穀道爲流通，釀此極不堪之毒蟲兮，使人掩鼻而莫測其始終，已矣乎！蚊痛數尋，可覆之以一練，雄關百仞，可封之以一丸，惟此孔竅實無物之可填，雖有龍陽豪士，深入不毛，然止能塞其片刻之吹噓，而不能杜其終日之嗚咽。宜其壞風俗，輕典禮，亂先王之雅樂，失君子之威儀，悔其所不當悔之人，而放於所不當放之時，又誰能禁可聳肩撥髻，倒懸而逆施哉？予小子維蘇，學宗顧孟德，並朱程，接斯文於未墜，幸大道之將行，既必尊乎聖賢，自見異而思攻，爰命子弟，並告家兄，削竹爲杖，栽木爲釘，挺其已往，釘其將萌，勿避薰蒸而返施，勿驚咆哮而休兵，自古皆有死，誓與此臭屁，不共戴日月而同生。」

于冰看畢，又復大笑道：「先生之於文，可謂暢所欲言矣！通篇精義，層出其妙，莫可名狀，能做此等題，登登不窮，學問要算典博了，只是以接續道統之人，而竟拚命與一臭屁作對，似覺太輕生些，况天地間物之可入吟咏者極多，何必定注意在臭屁二字，一詩不足，又繼之一賦，這是何說？」先生撫膺長歎說：「繼蘇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矣！予本意實欲標奇立異，做古今人再不敢做之題，今承規諫，自當書紳！」于冰隨手掀看，內有十歲隣女，整壽賦，八封賦，漢周倉將軍賦，又隔過二十餘篇，掀看有大蒜賦，碾磨賦，絲瓜喇叭花合賦，再向後看，見人物山水，昆蟲草木無所不有，真不知費了多少工夫，又見一畏考秀才賦，正要閱讀，先生道：「汝亦曾見個騷否？」于冰道：「向承讀過。」先生道：「騷變幻瑰異，精雅絕倫，奈人世止讀『居漁父』等篇，將九歌九章許多妙文，置之不顧，予前臭屁賦，係仿時作，此篇係仿古賦，蓋近今賦體富麗有餘，而骨氣不足，汝試讀之，則珠盤魚目可立辨矣！」于冰笑了一笑，看上寫道：

畏考秀才賦

「恨天地之迫阨兮，何獨惡乎秀才。釜空洞而米罄兮，擁薄絮而無柴。遭鼠輩之穢污兮，時嗚咽而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奈荆妻之如醜兮，猶扯拉乎雲雨。力者子弗及兮，說者吾不聞。日嗷嗷而待哺兮，傳文宗之戾止。心轆轤而上下兮，欲呼天地神靈，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似猴。內惟省天八股兮，愧隻字之不留。祝上帝以活予兮，澹沓冥而莫得，聞青絲之可縊兮，願求風乎遺則。復念少子而躊躇兮，且苟延以勉去。倘試題之可通套兮，予權從羣英而娛戲。恨孟氏之喋喋兮，逢養氣之一章。心搖搖如懸旌兮，離人羣而遁颺。旋除名而歸里兮，親朋顧從而竊笑。何予命之不辰兮，室人交譎而叫號。含清淚而出于戶兮，悵悵乎其何之。曙流水之洗洗兮，羨彭咸之所居。辭曰：才不允兮命不壽，予何畏懼兮，乃龜回而蛇顧。飄然一往兮，還吾寄。靈其有知兮，為鬼厲。」

于冰看完大笑道：「二賦比前四詩，字句還明顯些，先生既愛古賦，難騷最難取法，可將賦苑，并昭明文選等書，擇淺近者讀之，還是刻鵠不成類鶩之意。」先生變色道：「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汝將以予賦為不及騷耶？」于冰道：「先生賦內佳句最多，可許有古賦之皮毛者，必與騷爭工拙，則嫩多矣！」先生聽罷，將掉子用雙手一拍，大吼道：「汝係何等之人，乃敢毀譽今古，藐視大儘，吾賦且嫩，而老者屬誰，今以添精益髓，清心健脾之穀饌，飽子無厭之腹，而胆敢出此狂妄無良之語，輕貶名賢，此恥與東敗於齊，南辱於楚，何異？」這先生越說越怒，將自己的帽子擡下來，向炕上用一擡大聲吶喝道：「汝將以予穀饌，為盜跖之所為耶，仰將以予地為青樓旅館，任人出入耶？」于冰笑道：「就是說一嫩字，何至如此。」先生越發忿怒，指著

干冰的眼睛說道：「汝真不待教而誅之之人也。此刻若逐汝於門牆之外，有失我不欲人加我之意。然吾房中師弟授受，紹聞知見知之統，繼惟精惟一之傳，豈可容離經叛道輩，亂我先生典章。」急喚衆學生入來，指着于冰說道：「此秀才中之異端也，害更甚於楊墨，本應着爾等鳴鼓而攻，但念天色已晚，姑與同居中國，可速領他到西邊小房內去。」于冰見先生怒不可解，自己已樂得耳中清淨，向先生舉手道：「明日早行，恐不能謝別。」先生連連拍手道：「彼惡敢當我哉！」于冰跟了那學生，到西小房內，見裏面漆黑，又着實際陰冷，出門人亦說不得，就在冷炕上和衣睡去。只到日光出時，方起來站在院內，道：「一個學生，入房內告辭的話等了一會，猛聽得先生房內叮叮噹噹，敲打起來，也不知他敲的是什麼東西，只聽得先生口內作歌道：

「嗟彼狡童！不識我文，維子之故，使我損其名。」

聽的可可，叮叮噹噹，打了幾下，復歌道：

「嗟彼狡童！不識我詩，維子之故，使我有所思。」

又叮叮噹噹，敲了幾下，歌道：

「嗟彼狡童！不識我賦，維子之故，使我氣破肚。」

又照前敲打幾下而止。于冰聽罷，忍不住又笑起來。少刻那學生出來說道：「我先生不見你，請罷。」于冰笑着走到街上，忽見一學生趕來說道：「你可知道我家先生作用麼？昔孺悲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我先生雖無瑟，却有瓦罐，今日鼓瓦罐而歌，亦孔子不見孺悲之意也。我先生怕你悟不及此，着我趕來說與你知道。」于冰大笑道：「我今生再不敢看你先生了。」說罷，又復大笑，往西行去。正是：

「兇至大虫極矣，蝎針蜂刺非倫比，腐儒詩賦也相同，一避者生讀者死。」

第七回 泰山廟于冰打女鬼 八里鋪俠客趕書生

詞曰：「清秋節，楓林染遍啼鵲血，數金銀兩，致他生絕，殷勤再把俠客說，愁心姑且隨明月；隨明月，一杯將盡，數聲嗚咽！」

右調憶秦娥

且說：冷于冰，被那俗先生混了大半夜，天明辭了出來，日日在山溪中，行走崎嶇，繞了四五天，方出了此山，到大山溝內，中間都是長沙石，兩旁仍是層岩峭壁，東首一山庄，主人名為輝耀堡，還是通京的大路。他買了些酒飯，允飢，不敢往東去，順

着溝往西走。行了數日，已到山西地界，久聞山西有座五台山，是萬佛發祥之地，隨地問人，尋到山脚下，遇着幾個採樵的人，問上山路徑。那些人道：「你必是外方來的，不知朝台時，今枉費了一番跋涉。此地名為西五台，兩台俱有許多勝景，有寺院，有僧人。每年七月十五日，方開廟門，到八月十五日，關閉山門，男女成千累萬不絕。如今是九月中旬，那裏還有第二個人敢上去。況裏面狼蟲虎豹，妖魔鬼物最多。六月間還下極大的雪，休說你渾身都是夾衣，就便是皮衣，也保你冰死。」于冰聽了，別的都不怕，到是怕冷，折轉身又望西走。走了幾天，一日行到代州地方，日色已落，遠遠的看見幾家人家，及至到了跟前，不想是座泰山娘娘廟，但見。

「鐘樓倒壞，殿宇歪斜，山門盡長蒼苔，寶閣都生荒草。紫霄聖母，迴非今斗默運之時；碧霞元君，大似赤羽逢劫之日。試看獨角小鬼，口中烏雀營巢，再觀兩面佳人，耳畔蜘蛛結網，沒頭書吏，猶捧折足之兒；斷臂奶奶，尙垂破胸之乳。正是修造未卜何年，摧崩只在目下。」

于冰看一會，止見腐草盈階，荒榛遍地，兩廊下塑着許多攜男抱女的鬼判，半是少頭沒脚，正面大殿三間，看了看中間塑着三位娘娘，兩邊也塑着許多伺候的婦女。于冰見是女神，不好在殿中歇臥，恐怕褻瀆，他出來到東廊下一看，見一個髮赤青面環眼女鬼，同一個婦人站在一處。那婦人兩手捧着個盤子，盤子內塑着幾個小孩兒，坐着的睡倒的，到也有點生趣。于冰看了笑說道：「你這兩個身軀，後面便是我的公館，今晚我同你們作伴罷。」說着，用衣襟把地下土拂了一拂，是坐在二鬼背後，再瞧天光已是黃昏時分，看罷將頭向大鬼脚上一枕，方纔睡倒，只見那廟外跑入一個婦人來，紫襖紅裙，走動如風，從目前一瞬，已入殿內去了。于冰驚訝道：「這時候怎麼有婦人獨來？」話未畢，只見那婦人走出殿外，站在臺階下，像個眺望的光景。于冰即忙坐起，從大鬼兩腿縫中一覷，只見那婦人面若死灰，無一點生人血色，東張西望，兩隻眼睛，炯炯燦燦，顧盼不測。少停只見那婦人如飛的跑出廟外去了。于冰大為詫異，心裏想着，此女絕非人類，非鬼即妖，看他那般東張西望的光景，或者他知我今日到此，要下我手，亦未可知。又想了想，笑道：「隨他去，等他尋我，再做裁處。」正想算間，只見那婦人又跑入廟來，先向于冰坐的廊下一望，旋即又向西廊下一望，急急的入殿內去了。于冰道：「不消說是尋我無疑了。」少刻那婦人又出殿來，站在台階上，向廟外一望，口裏咕咕的長笑了一聲，到與母雞咕咕相似，止是聲音連貫，不像那樣斷斷續續的叫喊，又如飛的跑出廟外去了。于冰道：「這真是我生平未見未聞的怪異事，似他這樣來來往往，端的要怎麼？」須臾，只見廟外走入個男子來，頭戴紫絨毡笠，身穿藍布直裰，足登布履，腰繫搭膊。那婦人在後面用兩手推着，他，那男子垂頭喪氣，一直到正殿台階上坐下，眼望

着西北，長歎了一聲。只見那婦人，取出個白棍兒來，長不過七八寸，在那男子面上，圈了亂圈；圈罷便扒倒地下拜，拜罷將嘴對着那男子耳朵內說話，說罷又在那男子面上用口吹，吹罷又圈，忙亂不已。那男子任他作弄，就和看不見的一般，隨着眼朝着天，想算他的事體。那婦人又如飛的跑出廟外，瞬目間又跑了入來，照前所作，那男子站起來，向那廟殿窗櫺上看視，像個尋什麼東西的光景。只見那男子面對着窗櫺，看了一會，搖了幾下頭，復回身坐下。那婦人到此，越發着急的，了不得，連圈連拜，連說連吹，忙亂的並入脚處；又不住的回頭拜了說，說有吹，顛倒不已，少刻只見那男子緊閉雙目，氣息俱無，猛然大聲說道：「罷了！」隨即站起，將腰間搭膊解下，向那窗櫺眼內，入進一半去，又拉出一半來，只見那婦人，連忙用手替他挽個套兒，將那男子的頭搬住，向套兒亂塞。那男子兩手提住套兒，面朝着廟外。又見那婦人，此時更忙亂百倍，急圈急拜，急說急吹，恨不得那男子登時身死方快。于冰看了多時，心裏說道：「眼見這婦人是個吊死鬼，只怕我力量對他不過怎麼處？」又想道：「我若不救此人，我還出什麼家訪什麼道？」想罷，從大鬼背後走出來，用盡平生氣力，喊叫了一聲。只見那婦人吃了一大驚，那男子隨聲躡在大殿窗櫺下。那婦人急回頭看見于冰，將頭搖了兩搖，頭髮披拂下來，用手在臉上一摸，兩眼角鮮血淋漓，口中吐出長舌，又咕咕叫了一聲，如飛的向于冰撲來。于冰此時也沒個東西打他，瞧見那泥婦人盤子內有幾個泥娃子，急忙用手拿起一個來，却好那婦人剛跑到面前，于冰對準他面門來，兩手用力一擲，喜得端端正正，打在那婦人臉上，那婦人便應手而倒。于冰急忙看視，見他一倒即化為烏有，急向四下一望，形影全無，只見那男子還蹲在堦上，于冰起先到毫無怕意，今將此婦打倒，不由的髮豎身冷，有些疑懼起來。于冰又搬了個泥娃子，提在手中，先入殿內，次到西廊，然後出廟外，都細看了，仍是一無所有。隨將那泥娃子放在堦下，到那男子面前，也蹲在櫺下問道：「你這男子爲着何事，却行此短見？」問了幾聲，那男子總不言語。于冰道：「你這人真是痴愚，你既肯捨命上吊，你到不肯和我一說麼？」那人道：「說也無益，不如死好。」又道：「你既這般諄諄問我，我只得要說了！難此廟五里，有一范村，就是我的祖居。我父母俱無，止有一個妻房，到生了兩個兒子，三個女兒，十二三歲的也有六七歲的也有一家兒六七口，都指我一人養活我，又沒有田地耕種，不過與人家傭工度日。今日有人用我，我便得幾個錢養家，明日沒人用我，我一家就是忍飢。本村有個張二爺，是個仗義好漢子，我也常與他家做活，他見我爲人勤謹，又知我家口衆多，情願借與我二十兩銀子，不要利錢。三年還他，着我拿去做一小生意，我承他的情，便去雁門關外，販賣燒酒，行至東大峪，山水陡至，可惜七騾酒，七個驢，都被水衝去，我與驢夫上了樹，纔能得性命。二十兩本銀全去，還害了人家七個驢的性命。回家後無面見張二爺，不意人將我折了本錢話，向他說知。張二爺將我叫去，備細問了原由，反大笑起來，道：「這是你的運尙未通，

我今再與你二十兩，還與你一句放心話，日後發了財還我，沒也罷了！我又收了他的銀子，開了個豆腐店，半年來到有點利息；又不合聽了老婆的話，說磨豆腐必須養豬，方有大利錢；我一時沒主見，就去代州販豬，用銀十九兩八錢，買了五個豬，走了兩天都不吃食，水到了第三天死了兩個，昨天又死了一個，我見事已大壞，將剩下只口豬要出賣於人家，說是病豬不買，沒奈何減下價錢，方得出脫乾淨，連死的活的上，落得五兩九錢銀子，到折了十三兩九錢本兒，我原要回家將這五兩多銀子交與妻子，再討死路，不期走到這廟前，越想越無生趣，不但羞見張二爺，連妻子也見不得！脫罷，拍手頓足大哭起來。于冰道：「你且莫哭，這十三四兩銀子，我如數還你。」那男子道：「我此時什麼時候，你還要打趣我？」于冰道：「你道世上止有個姓張幫人麼？」隨將身邊取出銀包，揀了三錠道：「這每錠是五兩，數你本銀有餘。」說着將銀子向那男子袖中一塞。那男子見銀入袖中心下大驚，一面止住淚痕，一面用眼角偷視于冰，口裏哽哽咽咽的說道：「只怕使不得，只怕天下無此事，只怕我不好收他。」于冰笑道：「你只管放心拿去，有什麼使不得？有什麼不好收處？」那男子一蹶身站起來道：「又是個重生父母了！」連忙跪下殿階，扒倒地下，就是十七八個頭，撞的地下亂響。于冰扶他起來，那男子問于冰道：「爺台何處人？因何黃昏時分，在這廟中？」于冰道：「我是直隸人，姓冷，我還沒有問你的名姓。」那男子道：「小人叫段祥，這廟西北五里，就是小人住家，冷爺此時在這廟內有何營幹？」于冰道：「我因趕不上宿頭，在此住一宿。」段祥道：「小人家中，實不乾淨之至，還比這廟內煖些，請冷爺到小人家中。」于冰道：「我還要問你，你到這廟中，可曾看見這個婦人麼？」段祥道：「小人家中，實沒有看見。」于冰道：「你來這廟中，就是爲上吊麼？」段祥道：「此廟係小人回家必由之路，只因走到廟後，心裏就有些糊塗，自己原不打算入廟，不知怎麼就到了廟內，心緒不寧，只覺得死了好。適纔冷爺大喝了一聲，我纔看見了，覺得心上纔略略有點清爽。」于冰道：「你可聽見有人在你耳中說話麼？」段祥道：「我沒聽見，我也到覺得耳中常有些冷氣貫入，冷爺問這話必有因。」于冰笑道：「我也不過白問罷了！」段祥又急急問道：「冷爺頭前我看見婦人沒有？」冷爺道：「冷爺可曾看見麼？」于冰笑道：「我沒見。」段祥大叫道：「不好了！此地係有名的冤鬼，獨行人白日還不敢來，快去罷！」于冰笑道：「就是走，你也試將搭膊解下來。」段祥連忙解下來，繫在腰間，將于冰送他的銀子，分握在兩手內，讓于冰先出廟去。到了廟外，偏又走在于冰面前，東張西望，不住的回頭催于冰快走。到了家門首，叫門裏面一個婦人問道：「可是買豬回來麼？」段祥道：「還說豬哩！我幾乎被你送了命，快開門，大恩人來了！」待了一會，婦人將門兒開放，段祥將于冰讓入房內。于冰見是內外二間，外房內有些磨子、斗、盆、木槽、碗、罐之類，又讓于冰坐在炕上，隨入房內好半晌，少刻見一婦人，領出四五個小男女，與于冰叩頭。于冰跳下炕來還禮。婦人道：「今日若不是

老爺，他的性命不保。」說了這兩句，便滿面羞澀，領着娃子們入去。段祥復讓于冰坐下，又聽內房風匣响，須臾，段祥拿出一大碗滾白水來，說道：「連個茶葉也沒有。」于冰接在手內道：「極好。」段祥又頓出一大壺燒酒，兩碟鹹菜，又出去買了二十個小饅頭，配了一碗炒豆腐，一碗調豆腐皮，擺列在一小木棹上，與于冰斟了酒。于冰讓他同坐，兩人吃着酒，彼此問家間，並出外的事。段祥又問起那婦人的話，于冰備細說了一遍。段祥嚇的毛骨悚然，又在炕上叩頭，却話談到三鼓已過，方歇息。次早于冰要去，段祥那裏肯放，于冰又決意要行，讓開了好半晌，留于冰吃了早飯，問明去向，又親送了十五六里，流着眼淚回家。于冰離了范村，走了兩天，只走了九十餘里，第三日從早間直至交午，走了二十里，見有兩座飯舖，于冰見路北舖中人少，走去座下，問道：「這是什麼地方？」小夥計道：「這叫八里鋪，前面就是保德州。」于冰要了四兩燒酒，吃了一番，出鋪外小便。猛聽得一人說道：「冷爺在這裏了！」于冰回頭一看，却是段祥，拉着一個騾子，到面相隨着，一人騎着一個極大絕肥的黑驢，也跳下來，交與段祥拉住。于冰將那個人一看，但見：

「熊腰猿背，河目星瞳，紫面長鬚，包藏着吞雲殺氣；方頤海口，宣露出吐日威風。頭戴魚白捲簾毡巾，身穿寶藍箭袖皮襖，雖無弓矢，三岔路口自應喝斷人魂；若有刀鎗千軍隊裏，也應驚破敵胆。」

于冰看罷，心裏說道：「這人好個大漢子，又配了紫面長鬚，真要算個雄偉壯士。」只見段祥笑說道：「冷爺走了三天，被我們一天半就趕上了。」又見那大漢子，同段祥道：「這就是那先生麼？」段祥道：「正是。」那大漢向于冰舉手道：「昨日段祥說，先生送他銀子救他性命，我心上甚是佩服，故此同他來追趕，要會會先生。」于冰道：「遇爾相逢，原非義舉，些須銀子，何足掛齒。」說畢，兩人一揖，同入飯館內坐下。于冰道：「敢問老長兄尊姓大名？」那漢子道：「小弟姓張名仲彥，與段祥同住。在范村先生尊諱，可是于冰麼？」于冰道：「正是賤名。」仲彥道：「先生若不棄嫌，我請到小弟家中暫歇幾天，不知肯去不肯去？」于冰道：「小弟係飄蓬斷梗之人，無地不可住，何況尊府，既承雲誼，就請同行。」仲彥拍手大笑道：「爽快爽快。」又叫走堂的吩咐道：「你這館也未必有什麼好酒菜，可將吃得過的，不拘葷素，盡數拿來，不必問我，再將頂好酒拿幾壺來，我們吃了還要走路，快着快着。」于冰道：「小弟近日吃素，總之長兄不可過於費心。」少刻酒菜齊至，仲彥一邊說着話兒，一面大飲大嚼。于冰見他是個性情爽直人，將離家訪道的話，大概一說，仲彥甚是歡服。酒飯畢，段祥會了賬，于冰騎了騾子，仲彥騎了驢兒，段祥跟在後面，一路說說笑笑，又談論段祥遇鬼的話，說到用泥娃子打倒鬼處，仲彥掀鬚大笑道：「弟生平不知鬼為何物，偏這樣有趣的鬼，被先生遇着，張某未得一見，想來今生，再不能有此奇遇了！」於是三人一同入范村。正是：

「從古未聞人打鬼，相傳此事足驚奇！貧兒戴德喧名譽，引着英雄策蹇追！」

第八回 吐真情結義連城壁 設假局欺騙冷于冰

詞曰：「心耿耿，淚零零，綠柳千條送客行；只賊忒奴將資斧去，石堂獨對守寒燈。」 右調深玩月

話說于冰到張仲彥家中，兩人從新叩拜，又着他兒子和姪兒出來拜見。于冰見二人皆八九歲，稱讚了幾句去了。須臾裏面就拿出酒來，對着他又細細盤問于冰始末。于冰一無所隱，問及仲彥家事，仲彥含糊應對。于冰又說起酸嵩，弄壞自己功名，仲彥拍膝長歎道：「偏是這樣人，偏遇不着我和家兄。」于冰道：「令兄在麼？」仲彥道：「不在此處。」于冰已看出他七八分來，便不再問。頃間拿來菜蔬，俱是大盤珍品，頗多，全不像個村庄人家待客的酒席。于冰道：「多承厚愛，惜弟不茹葷久矣。」仲彥道：「啊呀！酒舖中先生會說過，我到忘却了。」時段祥在下面斟酒，忙吩咐道：「你快說於廚下，添補幾樣素菜來。」于冰道：「有酒最妙，何用添補。」段祥已如飛的去了。沒一時，又是八樣素菜，亦極豐潔，過了三天，于冰便告辭欲去。仲彥堅不放手，于冰又定要辭別。仲彥道：「小弟在家一無所事，此地亦無人與弟長久快談，先生是東西南北閒遊的人，就多住幾月，也就必神仙就誤訪道何患無時？」于冰道：「感蒙垂注，殷勤理合從命，但弟性山野，最喜跋涉道途，若閒居日久，必致生病。」仲彥大笑道：「世上安有個閒居出病來的人，只可恨此地無好景，無好書，又無好茶飯，故先生屢次欲別我，我今後也不敢多留了。一月再商酌，若仍必過辭，便是以人品不堪待我。」于冰見他情意脆篤，也沒得說，只得又住下。到半月後，仲彥絕早起來，吩咐家人下人，備香案酒醴蠟燭紙馬等物，擺設在院中，先入房向于冰一揖。于冰急忙還禮。仲彥道：「弟欲與先生結為異姓兄弟，先生以為何如？」于冰道：「莫存此心久矣！不意老弟反先談及。」仲彥大悅，於是大笑，拉着于冰到院中，兩人焚香叩拜。于冰係三十二歲，長仲彥一歲為兄。拜罷，他妻子元氏，同兒子姪兒都出來與于冰叩拜。此日大開水陸，葷素兩棹，暢飲到定更時候。仲彥着家人將殘席收去，另出下酒之品。于冰道：「愚兄量狹，今日已大醉矣。」仲彥道：「大哥既已酒足，弟亦不敢再強。」立即將家人趕去，把院門兒閉了，入房來坐下問道：「大哥以弟為何如人？」于冰道：「看老弟舉動，決非等閒人，只見愚兄眼拙，不能測其深淺。」仲彥道：「弟係綠林中一大盜也。」于冰聽了，神色自若，笑說道：「綠中原景大豪傑藏身之所，自古開疆展土，與國家建功立業，屈指多人，綠林二字，何足為異，又何足為辱。」仲彥拈着長鬚大笑道：「大哥既以綠林為豪傑，自必不鄙棄我輩，然弟更有請教處，既身入綠林，在旁觀者謂之強盜，在綠林中還自謂之俠客，到底綠林轉身好還是暫居的

好？」王冰道：「此話最易明白，大豪傑于時于勢，至萬不得已，非此不能全身遠害，棲身綠林中，亦潛龍在淵之意，少有機緣，定必改弦易轍，另謀正業。若終身以殺人放火為快，其人縱能逃王法誅戮，亦必鬼神所不容，那便是真正強盜，尚何豪傑之有？」仲彥拍手大笑道：「快論妙絕，正合弟意。」說罷，忙到院外巡視了一遍，復入來坐下，說道：「弟攜家屬，遷居此地，已經七載，雖不與此地人交往，却也不惡識他們，每遇他們婚姻喪葬，貧困無力者，必行幫助，多少不拘，因此一村中人，若大若小，題起弟名，到也敬服。日前段祥言大哥送的銀兩，弟却不以為意，不但與他十四五兩，便與他一百四五十兩，好名的人與遮著人都做的來，後聽他說大哥也是個過路窮人，便打動了小弟要識面的念頭，纔將大哥趕回，連日不肯與大哥說真名姓，實定不住大哥為人，何如今同居數日，見大哥存心正真，無世俗輕薄舉動，又聽大哥詳言家事，以數萬金帛嬌妻幼子，一旦割棄，此天下大忍人，亦天下大奇人，若不與大哥訂生死交情，豈不當面錯過？弟係陝西寧夏人，本姓連名城璧字君寶，我有個胞兄名連國璽，從祖父至我弟兄，通在綠林中為活計，我父母早喪，弟至十七歲，即同我哥做私商買賣，劫奪人財物，相識下若干不怕天地朋友，別處遺少，惟河南山東我弟兄案件最多，弟到二十五歲，便想着此等事，損人利己，終無好結局，就是祖父，也不過是偶爾漏網，得勸我哥改邪歸正，我哥哥一聽我言，便道：「你所慮深遠，只是我弟弟兩個都做了好人，我們同事，新舊朋友，可能都做正人，內中若有一個兩個不做正人，不拘那一案發覺了，能保他不說出你我的名姓麼？況我們做了正人，他們便是邪人，邪與正勢不能兩立，不惟他們不喜，還要怨恨我無始終，其致禍反速，你今既動了這改邪歸正的念頭，就是與祖父接續香火的人，將來可保首領亦祖父之幸也。家中現存銀子千餘兩，金珠寶玩頗多，你可於山西直隸僻近鄉村內，尋一住處，將你妻子同我的兒子，併銀兩等物，盡數帶去，隱姓埋名，你們過你們的日子，我還做我的強盜，至與我與你嫂子，若得終身無事，得是天下福分，設或有事，這一顆腦袋，原是祖父生的，也是祖父自幼教我的，做這事萬一事出不測，這個腦袋被人割去，或者幽冥中免得祖父罪業，也算他生養我一場。我彼時說：「哥哥望五之年，理該遠避，兄弟年力精壯，理該和他們鬼混，完此冤債。」我哥哥道：「你好胡說！我為北五省有名大盜，領袖諸人，見你去了，有我在，在朋友們尚不介意，我去了，留下你，勢必有人在遍天下尋，倘我被他們尋着，那時我也不能隱藏，你也不能出穀，事體犯了，咱弟兄兩個，難保不死在一處，我們的事也沒什麼遲早，你既動此念，你就於今日連夜出門，尋覓一妥當安身地方，然後來搬家眷起身，不但你可保全性命，連你的兒子和我的兒子，將來都有出頭的日子了。」此地即我採訪之地，及到家眷起身時，我哥哥又道：「今後斷斷不可私自來看我，亦不可差人來送書字，數人知道你的下落，便是忘費一場心機，你權當我死了一般的，你幹你的事，我幹我的事。」從此痛哭相別，弟在這范村已是

七年，一子一姪，到都結了婚姻。我哥哥如今不知作何境况？說着流下淚來。又道：「我早晚須去看望一遭才好。」于冰不絕口的稱揚讚歎。城璧拂拭了淚痕，又笑說道：「大哥是做神仙的人，將來成與不成，我也不敢定。然今日肯拋棄棄子，便可望異日飛升。假若成了道時，少不得仙丹要送我一二十個。」于冰也笑道：「你姑候，待我道成時，送你兩斗何如？」兩人都大笑起來。又過了數天，于冰決意要去。城璧還要苦留，于冰道：「我本閒雲野鶴，足跡應徧天下，與其住在老弟家，就不如往在我家了。」城璧知于冰志極堅，復設盛席餞別，臨行頭一夜，城璧拿出三百兩程儀，棉皮衣各一套，鞋襪帽襪俱全。于冰大笑道：「一個出家人，要這許多銀子何用？况又是孤身，不可使我招禍。我身邊尚有五六十兩，儘足盤用衣服鞋襪全領。銀子收十兩，表老弟之愛。」城璧強逼至再，于冰收了五十兩。二人敘談了一夜，次日早飯後，于冰謝別，段祥也來相送。城璧叮嚀後會，步送至十里之外，洒淚而回。于冰因段祥家口多，又與他兩錠銀子，段祥痛哭而別。于冰行走了月餘，也心無定向，由山西平陸并靈實等地，過了灑關，到華陰縣界，行至華山脚下，仰首一觀，見高峯遠岫，集翠流青，雲影天光，陰晴萬狀，實五嶽中第一葦秀之山也。于冰一邊走，一邊顧盼，不禁目奪神移，又想外面已如此，若到山深處，更不知如何。如本日本在卽左近尋店住下，次早開明山路徑，纔看攀道，曲折回環，轉過了幾個山峯，纔到了花菓山水簾洞處，不都是就山勢，鑿成亭台石窟廊棚等類，又回思日前經過的火燄山，做到六盤山，大概多就西戲記地名相合，也不知他當日怎麼就將花菓山做到東海傲來國火燄山，做到西天路上，真是說解不出。看玩了好一會，就坐在水簾洞前歇息，覺得身上冷起來，心中說道：「日前要去遊山西五台山，身上俱是夾衣，致令空返此番，承連城璧賢弟美意，贈我棉皮衣服，得上此山，設有際遇，皆城璧賢弟所賜也。」正坐間，忽然狂風陡起，吹的毛骨皆寒。于冰心驚道：「難道又有虎來不成？」少刻光搖銀海，雪散梨花，早飄飄蕩蕩下起雪來。但見

「初猶如掌，旅復若席，四野雲屯，亂落如屑之玉；八方風吼，時殷無電之雷。藹藹浮浮，林簾須臾變相；灑灑奔奔，壑洞頃刻藏形。姿送徘徊，既遇圓而城璧聯翩飛灑，亦因方以爲珪。八表氤氳，天地凝成一色；六花交錯，峯嵐視之無分紈纈。」

于冰見雪趣下，趣大頃刻間，萬里皆白，急忙回到山下。至昨晚原店住下，借火烘衣，沽酒禦寒。少刻店主人出來笑問道：「客人回來了，遇着幾個神仙？」于冰也不答他。旁邊一人問道：「這位客官，認得神仙麼？」店主人笑道：「昨日這位客人，住在我家，說要到山上去訪神仙，今日被雪下回來，少不得過日還要去看去。」那人道：「天地間有神仙，就有人訪神仙，可見神仙，原是有。」于冰忙問道：「老哥，可知道神仙踪跡麼？」那人道：「是神仙不是神仙，我也不敢定他，只是這人有些古怪，我們都

是猜他是個神仙。」于冰喜道：「據你所言，是會見過，可說與我知道。」那人道：「離此正南，有一天寧寺。寺後有一石佛崖，在半山之中，離地有數丈高，山腰裏有一石堂，石堂旁邊有一大孔，孔下縛着大繩一條，直垂在溝底，鐵繩所垂之處，俱是石窟窿，可挽繩踏窟而上，當年也不知是誰鑿的窟窿，是誰將鐵繩拴在孔內，在那地方許多年，從無人敢上去，月前來去個和尚，在天寧寺止住了一夜，次日他說就上那石堂去，早午定在石堂外坐半晌，寺中和尚見他舉動怪異，傳說的遠近皆知，起初無人敢上去，與他送些口糧，他用麻繩吊上去，近日也有大膽的人，敢上去問他生死富貴的話，他總不肯說，究竟他都知道了，只都是怕洩露天機，他雖是和尚，却一句和尚話不說，都說的是道家話，勸人修煉成丹。日前我姐夫亦會上去見他，還送了他些米，心眼的了不得，客官要訪神仙，何不去見見他，看是神仙不是。」于冰道：「老哥貴姓？」那人道：「我叫趙知禮，就在天寧寺下住居，離此八十里。」于冰道：「你肯領我去，我送你三百大錢。」那人道：「這是客爺好意作成我，我就領客爺一去，客爺貴姓？」于冰道：「我姓冷。」知禮道：「我也要回去，此時大雪，明日去罷。」不意次日仍是大雪，于冰着急之至，晚間連覺也不睡，直下了四日方止。到第五日，于冰與知禮同行，奈山路原不難走，大雪後，連道路都尋不出，兩人走到三天，方到知禮家裏，在他家住了一夜，次日，知禮領于冰上了天寧寺頂上，用手指道：「對面半山，那不是石堂和鐵繩麼？」于冰道：「果然有條鐵繩，却看不見石堂。」知禮扶于冰下了山，直送他到石佛崖下，指着道：「上面就是那神仙住處。」于冰見四面皆崇山峻嶺，被連日大雪下的凸者愈高，凹者愈平，林木皆白，細看那鐵繩一個個，盡是鐵環貫貫，約長數丈，崖上都着鑿窟窿，看來着實危險，問知禮道：「你敢上去麼？」知禮道：「我不敢，設或繩斷或失守，滑脫吊下來，骨頭都要粉碎哩。」于冰又詳細審度了一回道：「我再送你一兩銀子，你幫我上去。」知禮道：「冷爺便與我一兩兩，我也無可用力，據人說上去還好，下來更是可怕，你一個讀書人，不比別的人，那裏還會攀踏此崖，不如不去爲妙。」于冰也心裏說道：「難道罷了不成，然既到此，又有何懼？」想定了心，把鐵環雙手抱住，先用左腳踏上一窟，次用右足一換，以後左換右，右換左，攀踏至半岩中間，早已腳軟手酸，只聽得知禮叫喝道：「好生挽繩，這纜一半呀！」于冰閉聽，便亂顛起來，從新又拿定主意道：「到此田地，只合有進無退，懼甚有傷性命。」於是又放胆上扒，約有兩杯茶時，已到了岩頂邊，上去一層，即時到了岩頂，纜有許多四五尺高的石頭，用目一望下邊，烟霧層層，連溝底也看不明白，再看那鐵練，竟是從山半崖石窟內拴挽，似在山內穿出，倒掛在下面，東流着一股細水，西邊還有四五步，便是小小石堂，石堂門却用一塊木板堵着，也不過三尺多高，三尺來寬，用手將木板一推，應手即倒，向石堂內一望，果有一和尚，光着頭，穿着一領破布衲，閉着眼，坐在上面。于冰俯身入去，也不敢驚動他，見石堂僅有一間房屋，東邊堆着柴，西邊放着燈。

柴和大沙鍋火爐木碗等項，地下鋪一個簿圍，和尚穩坐在上面，側邊放着幾本書和筆墨紙張諸物，石壁三間，都鑄着佛像，再看那和尚頭圓口方，項短眉濃，雖未站起來，身軀也自必高大。猛見那和尚將眼一睜，先把手上下一看，大聲說道：「你來了麼？」于冰即忙跪下道：「弟子來了！」那和尚又道：「你起來坐在一邊講話。」于冰抓起侍立一傍，那和尚道：「我教你坐只管坐了，就是何必故遜？」于冰坐在下面，那和尚道：「你來此間何幹？」于冰道：「弟子棄家妨道，歷盡了千山萬水，訪求明師，纔知老佛寄跡此崖，因此捨命到此，求佛爺大發慈悲，懇祈收留。」那和尚道：「不用你說，我已盡知。」于冰道：「敢問老佛法號舍利？」那和尚道：「我也不必問你名姓住址，你也不必問我住處根由。」說罷，磨墨寫了幾句，遞與于冰。于冰接來一看，字頗蒼老，上寫道：

「身在空門心在元，也知打坐去參禪；嬰兒未產胎猶淺，姦女逢媒月始圓；攪亂陰陽通海氣，調和水火潤丹田；必然龍虎爭降後，須俟恩綸上九天。」

于冰看罷，道：「大真人乃居凡特詔之仙，弟子今得際遇，榮幸曷極！」說罷，跪在地下，連磕十幾個頭。那和尚道：「你起來。」于冰跪懇說：「萬望真人念弟子一片至誠心，渡脫了罷！」那和尚道：「你意欲何求？」于冰叩首道：「弟子欲求長生大道。」和尚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本無形無影，故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言：『恍兮惚兮，如見其象，依兮稀兮，如聞其聲。』修道者，當養其無形無聲，以全其真，天得其真，故長地得其真，故久人得其真，故壽。」說罷，將自己心一指，又將于冰的心一指，道：「你明白了麼？」于冰道：「仙人的話最易明白，其所以然，還未明白。」和尚哈哈笑道：「難哉！難哉！你意欲何得？你想來尚未吃飯。」隨用手指道：「你看柴米火刀鍋爐俱有，石堂外有水，你起去做飯。」于冰答應了一聲，連忙扒起熾火，汲水做飯。須臾飯熟，那和尚又從旁取出鹹菜一碟，快子兩副，着于冰坐了，和尚同吃。吃完，于冰收拾停妥，天已昏黑。和尚道：「你喜坐則坐，喜睡則睡，不必相拘，我明日自傳你大道真訣。」說着，向石牆下一靠，瞑目入定去了。到二鼓時，于冰留神看那和尚，見他也常動轉，却不將身睡倒，鼻孔中微有聲息。于冰那裏敢睡，直坐到天明。次日日光一出，和尚取出了一本書來，又取出一根香道：「看此書必須點此香，方不褻瀆神物。」于冰叩頭領受。那和尚見于冰點着了香，說道：「你可焚香細玩，我去石堂外散步一時，這石堂口兒，只須現木板堵住，防山精野怪來搶奪此書。」于冰唯唯。那和尚出石堂去了，于冰忙用木板堵了門，雖那黑些，也還看得見字。于冰將香插在面前，急急的書掀細看，見上面的語句，多杳幻費解，看了兩三篇，覺得頭目昏暈，眼睛暴漲起來，頃刻天旋地轉，倒在地下，然心中甚明白，眼中也看得見，只是不能言語，不能運動手脚。少頃那

和尚一脚將木板踢倒，笑嘻嘻的入來，先將于冰扶起，把皮襖脫卸下來，又向腰間亂摸，摸到帶銀的去處，用手掏出，打開看視，見有百十兩銀子，喜歡的跳了幾跳，隨將他的書，併筆墨硯同銀子，都裝在一小搭聯內，斜掛在肩頭，笑向于冰道：「我困了許多日月，今日纔發利市，這是你來尋我，不是我來尋你。」又指着于冰道：「這大小棉襖留下，讓你穿罷，天氣甚冷，你這皮襖，我要穿去。」說着，將皮襖套在身上，又指着地下鋪着毡子道：「此物我送了你罷。」又向于冰打一稽首道：「多謝布施了。」說笑着，出石堂而去。于冰耳內聽得明白，眼中看得分明，無如身子蘇軟，和感了痰症一般，大睜着兩眼，被他拿來，直待那香點完，好半晌，大略能動移，又待了一會，始能慢慢的起來，覺得身上骨頭如無口，渴的了不得，強打精神，扒出石堂，心上略覺清爽些，又扒到東邊流水處，用手捧着，吃了幾口水，立即身子強壯起來。原來那和尚，是湖廣黃山多寶寺僧人，頗通文墨，極有胆略，人不敢去的地方，他都敢去，屢以此法子騙人。他是和尚，偏要說道家話，是教人，以他為奇異，人便容易入套些。適纔那炷香名為闕香，見水即解。于冰將家中並連城壁送的銀子，一總落在他手，喜得留上性命，在瓶口中，還有七八兩碎銀，未被那和尚摸着，回到石堂，反自己笑起來，打火做飯，吃後放倒頭便睡，睡至次日，吃了早飯，方出石堂，手挽鐵環，脚踏石窟，一步步倒退下山底，覺得比上山時，省力許多，只是可危之至。自此後，他心無定向，到處裏隨緣歇臥，訪求明山古洞仙人的遺跡。正是：

第九回 冷于冰食穢吞丹藥 火龍氏傳法賜雷珠

詞曰：「踏遍西湖，路纔得火龍相；顧食穢吸金丹，已入仙家門。戶金宵邀恩，露此數誰能遇苦盡自甘，來方領得其中趣。」

右調傷春怨

話說冷于冰自被和尚騙後，下了石佛崖，他也心無定向，到處訪問高明，盤費用盡，又生出一個法兒，買幾張紙，寫些詩歌，每到城鄉內，與那鋪戶門送去。人見他的字甚好，三五十文，或七八十文，到沒什麼丟臉處。遊行了五六年，神仙也沒遇着半個。一日想道：「我在這北省混到幾時，聞得浙江西湖，為天下名勝之地，况西湖又有葛洪真人的遺跡，不可不去瞻仰瞻仰。」遂一路飢餐渴飲，過了黃河，從淮安府塔了一隻船，到了揚州，看了看平山堂，法海寺，逐日衆士女紛紛，笙歌來往，非不繁華，但他志在修行，以清高為主，也覺得無甚趣味，到是天寧寺，有幾百尊羅漢塑的兒，目口鼻無一個不神情飛動，到要算個大觀。至鎮江府，見金山英華外露，焦山美秀中藏，真堪怡神悅目。後到蘇州，又看了虎邱，純像人工雜砌，天機全無，不過有些買賣生意，

遊人來往而已。心中笑道：「北方人題起虎邱二字，沒一個不驚天動地，要皆那些市井人，與有錢的富戶來往走動，他那裏知道山水中滋味。正經有學問的人，不在家口纏擾，就是盤費拮据，又不能品題風月，笑傲烟霞，豈不令人可嘆！後見觀音山奇石千層，范公墳梅花萬株，又不禁欣羨道：「此蘇州絕勝奇觀也。」又聞得江寧等處，還有許多仙境，只是他注意在西湖，也無心去遊覽。從蘇州又坐船，日夜兼行，見山川風景與北方大不相同，雖未到山陰道上，已令人應接不暇矣。到杭州城隍山遊走了一遍，看了錢塘江的潮，隨到西湖，不禁大讚道：「此天下第一江山也。」他便住在西湖僧舍，起先還是白日遊走，晚間仍回廟內，後來遊行的適意要細細的領略那十景風味，每遇月色清朗時候，他便出了廟，隨處遊行，也有帶壺酒對景獨酌的時日，遊行的疲困了，或在寺院門外暫息，或住樹林裏邊歇足，他也不怕什麼蟲蛇鬼怪，做了個小布口袋，裝些點心在內，隨便充飢。來往了五六十日，他把西湖的後山人歷來不敢去的地方，他也走了好些，見裏面也有些靜修之人，盤問起來，究竟一無知識。那一日晚間，正遇月色橫空，碧天如洗，看素練蟾光照映的西湖水中，如萬道金蛇，水面蕩漾，又見遊魚戲躍於波中，宿鳥驚歸於樹梢，清風拂面，襟袖生涼，覺得此時萬念俱虛，如步空凌虛之樂。將走到天竺寺門前，見寺傍有人倚石而坐。于冰見他形貌醜陋，是個叫化子，也就過來了。走了數步，尋思道：「我來來往往，從未見此輩在此歇臥，今晚月色絕佳，燭行冥冥，就與他閑談幾句，何等於我。」又一步步走回來。那化子見于冰回來，將于冰上下一看，隨即將眼就閉了。于冰也將那化子一看，見他面色雖焦枯，那兩隻眼睛，神光燦爛，迥異凡人心，心中暗想道：「或者是個異人，亦未可定。」上前問道：「老兄昏夜在此何為？」那化子見于冰問他，將眼睜開道：「我兩日夜水米未曾入口，在此苟延殘喘。」于冰道：「老兄既缺飲食，幸我帶得在此。」將小口袋取出，隻手遞與。那化子接來一看，見有十數個點心在內，滿面都是笑容，念了聲阿彌陀佛，連忙將點心向口中急塞，頃刻吃了個乾淨，笑向于冰道：「我承相公救命，又可再活兩天。」將布袋交與于冰，只說了聲得罪，把身子往下一倒，就靠住石頭睡去了。于冰笑道：「飽了就睡，原是快活事。」隨叫道：「老兄且莫睡，我有話說。」那化子被叫不過，說道：「我身子疲困了，不得有話再遇着說罷。」說畢又睡倒。于冰道：「老兄不可如此拒人，我要問你的姓名。」那化子只不理。于冰用手推了他幾下，只見那化子怒恨恨坐起來，說道：「我不過吃你幾個點心，身子未嘗實與你，你若如此咕噪，我與你吐出來如何？」于冰道：「我見台駕氣宇異常，必是希夷曼倩之流，願拜求金丹大道，指引迷途。」化子道：「我曉得什麼金丹大道小道，你只立心求你道去，那金丹自然會尋着你來。」說罷，又仍舊睡倒。于冰聽了這幾句話，越發疑心了他，不是等閒之人，於是雙膝跪倒，竭力的用手推他，說道：「弟子拋妻棄子五六年有餘，今日好不容易得遇真仙，仰懇憐念痴愚，明示一條正路，弟子粉骨碎身，也不敢忘仙師。」

恩典。」那花子被纏不過，一蹶劣坐起，大怒道：「這是那裏的晦氣。」用手在地下一指道：「揀起那個東西來。」于冰即隨指看去，是一個大蝦蟆，拾在手內一看，見已經破爛，且有許多虫蟻在內，腥臭之氣，比屎還難聞，又不敢丟在地下，問那花子道：「揀起只物何用？」花子大聲道：「將他吃了，便是金丹大道。」于冰聽罷，半晌說不出話來，心裏打算道：「若真正是個神仙，藉此物試我的心誠不誠，便是我終身造化，假若他借此物要笑我，我豈不白受一番污穢？」又想道：「世上那有個輕易渡人的神仙，就便是要我笑我，我若吃了，上天也可以憐念我修道之誠。」隨即閉住了氣，用口對正那蝦蟆一咬，起初還有些氣味，自一入口，覺得馨香無比，咽在肚中，無異玉液瓊漿，覺得精神頓長，兩目分外清明，吃完，只見那花子大喜道：「此子可以教矣！」笑問道：「子非廣平冷于冰號不華者乎？」于冰連忙跪下頓首拜道：「正是。」花子道：「吾姓鄭，名東陽，字曉暉，當戰國時，避亂於此山，訪求仙道，日食草根樹皮，八十餘年，後遇吾師東華帝君，賜吾火丹，復之遺體皆赤，鬚眉改易，又授吾丹經一卷，道書十三篇，吾朝夕捧讀，細心研求，二年後始得其中妙旨，於是仗離地之精，吸太陽之火，復藉本身三昧，修煉成道，上帝命仙官仙吏召我於通明殿上，奏對得旨，勅封我為火龍真人，我看你向道雖誠，苦無仙骨，適聞死蝦蟆，乃吾爐中所煉易骨丹也，四九之日，即可移精換髓，體健身輕，抵三十年出納功夫，你纔說金丹大道，微渺難言，你可坐在一旁，聽吾指授。」于冰跪丹了半步，痛哭流涕道：「弟子嘗念賦質人形，浮沈世界，在再光陰，即入長夜之至，輪迴一墮，來生不知作何物類，恐求一人生，而不可因此割恩斷愛，奔走江湖，奈茫茫滄海，究不知何處是岸。今幸睹仙顏，跪聽猶恐無地，尚敢坐領元機耶！」真人點首至再，因教諭道：「吾道至大，總不外性命二字，佛家致虛守靜，此修性而不知命，吾道立竿見影，性命皆修，神自是性，氣即是命，大抵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亂之，誠能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達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于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欲無，所經亦無，無無亦無，湛然常寂，蓋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爲之爲，出於無爲，無爲則神歸，神歸則萬物皆寂，不動則氣泯，氣泯則萬物無生，耳目心意俱忘，即衆妙之圖也。故對境忘境，不沈六賊之魔，居塵出塵，不落於萬緣之化，須知神是氣之子，氣是神之母，如雞抱卵，不可須臾離也。你看草木生根，去土則死，魚鱗沈生，去水則死，人以形生，去氣則死，故煉氣之道，以開前後關爲首務，二關既開，則水火時刻相見，而身無凝滯矣。當運氣時，必先吐濁氣三口，然後以鼻尖引清氣，一口運至關元，由關元而氣海，由氣海分循兩腿，而下至湧泉，由湧泉提起，而上至督脈，由督脈而泥丸，由泥丸而仍歸於鼻間，此謂大周天，上下流形，貫串如一，無子午卯酉，行之一時，可行之一晝夜，可行之百千萬年，無不可也。此中有口訣，至簡至易，彼老死參同契等書者，究何益哉！」隨向于冰耳邊祕授幾句，于冰心領神會，頓首拜謝，又道：「金丹一道，仙

家實有之，無如世俗煉燒之士，不務本源，每假黃白術，坑人害己；天上安有內丹未成，而能成外丹飛昇者；故修丹內丹，必須採二八兩之藥，經二百日之胎，全是心上工夫，坐中煉氣，吞經咽液，皆要務也；只要照吾所言行爲，手無中養就嬰兒，陰分沃出陽氣，使金公生禽活虎，令姹女獨駕赤龍，乾夫坤婦，而妹嫁母婆，離女坎男，而結成赤子一爐，火鍊煉虛空，化作半絲微塵，萬頭冰壺照世界，形如一粒黍米，神歸四大，乃龜蛟交合之時，氣入四肢，正烏兔躡繩之處，玉葫蘆迸出黃金液，紅茵舊開成白玉花，至此則超凡入聖，而大道成矣！然此時與你言，你也領會不來，必須躬行實踐，進得一步，方能曉得一步也；雖如此說，而密竅亦不可不預知。」遂傳與安胎採藥，立爐下火之法。于冰一存心苦記，領受仙言，真人乃從身邊取出小葫蘆一個，又木劍一口，付與于冰道：「此葫蘆亦吾煉燬而成，雖出於火，却能藏至陰之氣物，你可到明年八月，去湖湖南安仁縣城外柳家社，乃妖怪張崇等作祟之地。」遂說明與如何收法。又道：「如若得此，總不能未動先知，而數千里內外事，差伊等打聽，亦可明如指掌，木劍一口，長不過八九寸，迎風一晃，可長二尺四五，此劍乃吾用符咒噴，能大能小，非干將莫邪之數，所可比擬，其神也；授你爲異日差神遣將逐邪之用。」于冰頓首收謝。真人又道：「我每知你山行野宿，固是出家人本等，奈學道未成，一遇妖魔，鬼厲虎豹狼虫，徒傷性發。」又從懷中取出一物，圓若彩球，紅如烈火，大小與彈丸相似，託在手中，旋轉不已。真人道：「此寶名爲雷火珠，係用硃屑研碎，加以符籙法水，調和爲丸，吾日日吸太陽真火，於正午時，又用吾本身三昧真火，並離地竅木，貯於丹爐之下，焚燒，合此三火，煨煉一十二年，應小周天之數，方能完成，吾實大費辛勤，此寶不但山海島洞，妖魔經當不起，即八部正神，普天列宿，被也打中，亦必重傷，用時隨手擲去，便烟火齊發，響同霹靂，以手招之，即回，真仙家至寶也；汝須小心收藏。」于冰欣喜過望。真人又道：「惜我與師東華初遇時，止授我火丹一丸，修道書一十三篇，風火劍二口，今我初遇你，即付以至寶，此皆格外提拔，本擬再遲三五十年度你，因你以少年大富戶，竟能割棄妻子，又怕你山行野宿，爲異類傷了性命，故早度脫你幾十年，吾教下還有幾個弟子，有相隨數百年，身列大仙者，有相隨一二十年，成地仙者，他們那一個得我如此青目。」于冰連連頓首，觸地有聲。真人又道：「明歲收伏張崇後，還有一事用你，待臨時我自遣人助你，你從今後，要步步趨向正路，若一事涉邪，我定用神火燒汝皮，迅雷碎汝骨，決不輕恕，你且凜之慎之，凡有益於民生社稷者，可量力行爲，以立功德。」說罷，將地一指，地下裂開一縫，真人身入縫中，其地復合。于冰欣喜道：「我將來有此神通，也就足矣！」于冰對着那塊大石，誠誠敬敬，拜了四拜，然後坐下，將真人秘授的口訣，並修煉次第，從頭暗誦，一字不差，方纔動身。正是：

「拋妻棄子幾多年，風雨飢寒實可憐，受盡山中無限苦，今宵始得結仙緣。」

第十回 仗仙劍柳杜收厲鬼 試雷珠佛殿誅妖狐

詞曰：「劍吐霜華躬斗牛，鑿空月淨月當頭，幾多燐火動人愁，雷球飛去，二鬼齊收，何處紅粧任夜遊，片言方罷，復動戈矛。」

相隨佛院心干休，妖狐從此斃，自招尤。」

右調散天花。

話說于冰自火龍真人祕傳道術之後，也無暇看西湖景致，就在西湖後山，尋了個避靜地方，調神煉氣，演習口訣，已一年有餘，因想起火龍真人吩咐的話，此時已是七月半頭，還不到安仁縣，更待何時，一路坐船到湖廣，捨舟就陸，入了安仁縣交界，逢人訪問，纔知這柳家社在安仁之東，離城還有八九十里，直至過午時分方到了。不想是個小去處，內中只有五六十家。于冰揀一老年人問道：「此處可有店沒有？」老人道：「我們這裏沒有客店，若是暫時住宿，你從這條巷一直往西盡頭處，有個豆腐店，他那裏還留人住。」于冰依言，到了舖內，有個老漢看着後生磨豆腐，于冰舉手坐下，身邊取出幾十文錢來，放在桌上。那後生知是要吃酒飯的，隨即取來一壺燒酒，又拿過一碗鹽水，調豆腐來。于冰問道：「貴舖可留人住宿麼？」那老漢代應道：「做縣老爺法令森嚴，我們留的都是本地熟識人，生客不敢留住。」于冰道：「我是北方人，有一朋友約在此相會，欲在貴處住一夜相等，不知使得使不得？」老漢道：「若是住一兩夜，也還使得。」于冰又回了他兩大碗飯，找了幾個錢，到黃昏時候，只見家家都閉門戶，街上通沒人行走，又見那後生，也急忙收拾板壁。于冰道：「天色尚早，怎麼就要睡覺？」老漢道：「你是遠方人，不知做地利害。」于冰道：「有什麼利害？」老漢道：「說起來到像個荒唐亂道，小刻便見真實，我們這地方叫柳家社，先有個姓張名崇的人，就住在我這房子北首，這小廝力氣極大，身體又高，相貌極其兇惡，專一好鬥毆等事，混鬧的一社不安，衙門中公差，也不敢惹他，即告他到官，刑法也治他不下，今年正月裏，上天有眼，叫這惡人死了，我們一社人無不慶幸，不意他死後更了不得，到黃昏後，屢屢現形，在這社裏社外，作祟，造化低的，遇着他輕則毒打，重則發寒發熱，十數日還好不了，再重些的，瘋走狂跑，不過三兩天就送了性命，先還只是他一個，從今年四月裏，又勾引着無數遊魂來，每到天陰雨濕之際，便見許多黑影子，似乎人形，入我們社裏來，拋瓦擲磚，驚駭的六畜不安，或哭或號，或叫人門戶，每夜來混鬧到三四更鼓方歇。」于冰聽了，心裏大喜道：「我到此，正要訪問妖鬼備細，却被他一一說出。」忙問道：「何不請法師降他？」那後生從旁接說道：「先時請了過陽陰先生，降伏他們，幾乎被他們打死，還敢降伏他。」于冰道：「似他這樣忽去忽來，不知他有何停留地方沒有？」老漢接說道：「怎麼沒有，出了我們這社北一里多路，有個大沙灘，灘中有二百多株大柳樹，一株株含娟籠月，帶露迎風，千條萬縷，披拂

在蕪草荒榛之上，就是他停留之地。于冰聽了，便不再問。睡到三更時候，暗暗的開了房門，抬頭見一輪好月，將木劍取在手中，迎風一幌，倏變為三尺餘長，寒光冷氣，直射斗牛，一步步向北行去，果見有無數柳樹，又見有十數堆燐火，乍遠乍近，倏高倏低，紛紛撲撲，來往不已，視之紅光綠焰，燦爛多時。于冰大步走至了柳林內，用劍尖在地下畫了一大圈，站在圈中間，只見那些燐火，俱雲行電逐的將于冰一圍，都不敢入此圈內，又見有大燐火兩堆，約有五尺餘高，為衆燐火領袖，頃刻間起一陣陰風，化出了兩個人形，衆燐火隨着他亂滾，少間與砂石土塊，亂打起來。于冰取雷火珠在手，向衆燐火擲去，惟恐比實招架不起，誰知紅光如電，大震了一聲，但見：

「非同地震，不是山崩，黑霧迷空，大海蛟龍遠避；金光遍地，深山虎豹潛逃；烏洞妖魔，心驚胆碎；幽冥鬼怪，魄散魂離；自古雷火天際下，於今煙霧掌中飛。」

雷火珠過處，數十堆燐火全無。于冰將手一招，此寶已回，再看二鬼，已驚倒在地下。于冰大喝道：「一些小遊魂，何敢擾亂鄉村，傷殘民命？」二鬼扒起，連忙叩頭道：「小鬼原不敢肆行光天化日之下，只因出母胎時，年月日時都犯着一個癸字，實賦天地之惡氣而生，今魂魄無依，潛衆在這柳樹內遊戲，仰懇法師諒情垂憐。」于冰道：「本該擊散魂魄，使爾等化為烏有，但念再四苦求，姑與自新之路，此後要聽吾收管，不拘千里百里，事件差你兩個打聽，俱要據實回覆，功程完滿，我自送你們托生富貴人家。」二鬼又連連叩頭道：「小鬼等平素皆會御風而行，一夜可往來千里，既承法師開恩收錄，誰敢不盡心竭力，圖一個再轉人身。」于冰聽罷，着二鬼報名，以便差遣。二鬼自陳一叫張崇，一叫吳淵。于冰道：「張崇可改名超塵，吳淵可改名逐電。」隨向腰間解下火龍真人與的葫蘆兒，用手舉起，默誦真言，喝聲入，但見二鬼化為兩股黑氣，飛入葫蘆之內。于冰將口兒塞緊，繫在腰間，又將木劍用法收作一尺長短，帶於身畔，仍悄悄的回到原處而睡。至次早算還了賬目，又吃了早點，奔安仁縣來。一路上慢慢的行走，到日西時，分入了縣城，到了幾家店房，都為孤身沒行李，不肯收留。于冰想到店中人多，到是寺院中好尋了一會，看城北寥寥，沒幾將人家，有一座極大寺院，舊金字牌上，寫着舍利寺三字。于冰到山門前，迎見一個小沙彌出來。于冰道：「我要尋你師傅說話。」沙彌便領了于冰，到西邊小院內，有一個禪房，房內床上，坐着五十多歲一個和尚，但見：

「毗盧帽半，新半舊紗，褊衫不短不長，面如鰾首，大虧肥肉之功，頭似西瓜，深得魯酒之力，頭圓項短，宛然彌勒佛子孫；性忍心貪，實是柳盜跖哥弟。」

于冰舉手道：「老禪師請了。」那和尚將于冰上下一看，見衣服襤褸，便掉頭罵小和尚道：「黃昏時候，也不管人是賊。」

竟冒昧領將入來，成個甚麼規矩？」于冰道：「窮則有了，賊字還加不上。」隨向腰間取出一塊銀子，放在和尚桌上。說道：「小生有一朋友，彼此相訂，在安仁縣裏會面，大約三兩天就來，今借在寶刹住幾天，白銀一塊，權爲飯食之用，祈老師笑納。」和尚將銀子看來，約有一兩五六錢，臉上纔略有點笑容，慢慢的下了禪床，與于冰打一躬，問訊道：「先生休要動疑，數目前也是這孽畜，領了一人在貧僧禪內，宿了一夜，明天起來，將一床棉被拿去。」于冰道：「人原有品行高下，這也怪不得老師防範。」說畢讓于冰坐下。問道：「先生貴籍貴姓？」于冰道：「小生北直隸秀才，姓冷名于冰，敢問老師法號？」和尚道：「貧僧法名性慧，別號元覺。」不多時，小沙彌撥來兩杯白茶放下。性慧看着銀子，弩了弩嘴，沙彌意會，就收得去了。性慧隨即出來，用火工道人說了幾句，復入來相陪。到起更時分，道人拿來一盤茄子，一盤素油拌豆腐，一盤白菜，一盤炒麵筋，又是一碗大米飯，擺在桌上。性慧陪于冰吃畢，說道：「後院東禪房最僻靜。」吩咐道人快去點燈。又道：「敝寺被褥缺少，望先生見諒。」于冰道：「小生是不用被褥的，有安歇處即好。」性慧領于冰到二層禪房內，見有一張破床上，而鋪着蘆席一面，牆上掛着一盞燈，四下裏灰塵堆滿。性慧道了安置回去了。到次日早，午飯仍在前面，飲食甚是不堪。于冰見那和尚勢利不願和他久坐，吃完飯即歸後院，運用內功，住了三天，吃了他六頓大米飯，率皆粗惡不堪之物，他問貴友來不來，話到話絮了二十餘次。一日午間，從和尚房中吃飯出來，走至二層院內，想道：「我來此已四日，只因煉淨功夫，從未到這廟後走走，不知還有幾層院落。」于是從東角門入去，見院子大小，與前院相似，三面都是極高樓房，樓上樓下，俱供着佛像，却破壞不堪，周圍游了一遍，又從四角門第三層院入去，第四層院因見三面樓房，和前院是一樣修造，只是規模越發大了。于冰在樓上樓下遍看看，看畢說道：「可惜這樣一座大寺院，叫性慧這樣不堪材料做住持，不能從新修建，致令佛像損壞，殿宇傾頹。」再要入五層院內，見東西角門上鎖着，從門隙中一窺，後面都是空地，最後便是城牆。于冰道：「真人在西湖吩咐，安仁縣有兩件事用你了，決或者就爲這處寺院，着我設法修建，亦未可知，我到明日與和尚相商，成此善舉。」看畢回到東禪房，打坐閉目，到二鼓時，猛然心上一驚，睜眼看時，見面前站着一個婦人，甚是美麗，但見

「寶藍衫外蓋錦緞，宛是巫山神女，猩紅履上罩浣波襪，儼如洛水仙妃；不事鉛華，天然明姿秀色；未薰蘭麝，生就玉骨香肌，淡淡春山，含顰有意，盈盈秋水，流盼多情，霧鬢風鬟，較雲英倍覺婀娜，湘裙鳳髻，比素女更覺端嚴，私奔未當無緣，陡來須防有害。」

于冰見那婦人，烏雲疊鬢，粉黛盈腮，豐姿秀美，態度宜人，心上深爲驚異，大聲問道：「你是何處女流，爲甚夤夜到此？」只

見那婦女輕移蓮步，款款湘裙，向于冰輕輕蕙福道：「奴乃寺後吳太公次女也，今午後見郎君在後院閒步，知爲憐香惜玉之人，趁我父母探親未回，聊効紅拂私奔，與君共樂於飛，願郎君勿以賤花敗柳相視。」言罷，秋波斜視，微笑含羞，大有不勝風情之態。于冰道：「某游行天下，以禮持身，豈肯做此桑間月下之事，你可速回，毋污吾地。」那婦人道：「郎君真情外人也，此等話何忍出口？」于冰道：「汝母多言，徒饒唇舌。」那婦人又道：「自今午於門隙中窺見郎君之後，奴坐臥不安，今偷閑暇，來與郎君面訂絲蘿，完奴百年大事，豈期如此拒人，奴更有何顏復回故室，惟有刎頸於郎君之前，郎縱忍妾死，豈不念人命于運耶？」于冰見那婦人陸然而至，原就上身疑惑，又聽他言語微利，更且獻媚百端，忘人世無此尤物，已猜透幾分，遂大喝道：「汝係何方妖怪，乃敢以巧言亂吾，速去罷了，若再遲少，吾即拿你。」那婦人見于冰說妖怪二字，知他識破形縱，也大聲道：「你會拿人，難道人不會拿你麼？」于冰見婦人言語剛硬，與前大不相同，愈知爲妖怪無疑，將木劍從袋中抽出，迎面一晃，頓長三尺有餘，寒光一閃，冷氣逼人，那婦人知此劍利害，急忙退出門外。于冰下床提劍，追趕至第三層院內，于冰正欲發雷火珠，那婦人回頭道：「你不相從也就罷了，我與你又無仇怨，你如何窮追不已？」于冰道：「我立志斬盡天下妖邪，安肯當面放過，留你性命到也罷了，只怕你又要去害人。」那婦人道：「不消說了。」將身子向地一滾，但見現了原身，是個狗大狐狸，張牙舞爪，如掣雷般向于冰撲來。于冰急將雷火珠打去，大震了一聲，將狐狸打了一筋斷骨折死在地下，皮毛燒黑，與雷打死者無異。于冰怕僧人看破，連忙回至寓處，把門兒緊閉。少刻聽的性慧等喧噪而來，在門外問道：「冷相公你可聽得大響動麼？」于冰道：「我適纔睡熟，沒有聽見什麼響動。」性慧道：「豈有此理，這樣一聲大震，怎麼還沒有聽見？我們再到後院瞧瞧。」說罷，一齊去了。須臾衆人跑出，亂讓道：「原聽得響聲利害，不想就在後邊弄妖怪。」有說弄的是狗，有說是狼，有說是毛鬼神，並沒一人說到狐狸身上。蓋此物經烟火一燒，皮肉焦黑，又兼極其肥大，所以人猜不着。性慧又到于冰面前說道：「冷相公你不去看看，真是大奇事，天上一點雲沒有，後院殿外，忽然霹死妖怪。」于冰道：「我明早看罷。」又聽的工人道：「人道這冷相公，真是貪睡第一的人。」說着，和衆人向前院去了。于冰打坐到四鼓，聽得窗外有人叫着于冰名字，說道：「我母親修道，已將及千年，今一旦死於你手，誠爲痛心，我今日縱無本領報仇，久後定必請幾個同道，拿住你碎尸萬斷，方洩我終天之恨。」于冰聽得明明白白，急提劍下床，開門看視，一無所有。又於房上房下，前後廟院，細細巡查，各樓上俱看過，方才回來。至次日早，城中男女來了若干，都至後院觀看，早飯後人更多數倍。又聽的文武官也要來。于冰道：「似這樣來來去去，被這些男婦攪的耳中無片刻清閑，此廟去西門不遠，我何不出城游走一翻，到晚再回。」於是出了寺門，向西門外緩步而行。正是

伏魔降妖日雷珠初試時除邪滌世界也是立仙基」

第十一回 桃花客龍山燒惡怪 冷于冰玉洞降猿精

詞曰：「花台月榭，可安身處即休息；陡遇妖魔，驚雷赤電火巢窠。風行霧護，足根踏破白雲路；猿引丹房，欣拜受寶籙天尊。」

話說冷于冰出了安仁縣西門，買了十來個素點山，包在懷內，信步走去，見山岡環繞，碧水潺湲，皆因地方小，故無多來往人約行了數里，見西南有一帶樹林，樹林中有些牆垣露出。走至跟前，瞧見牆北有座門，門上加着一把大鎖。于冰道：「這必是人家一處花園，空閒在這裏，看來規模宏敞，我何不入去閑步一回。」說罷，將身一躍，已入門內。皆因他受火龍真人仙傳，只一年更迥異凡夫身體，且莫說這等圍牆就是極高的城牆，他也可飛躍過去，皆易骨丹之力也。到門內放眼一看，心裏說道：「這地方極其幽僻，我何不就此處等候祖師示下，饑時去城中買幾個點心吃用，省得在舍利寺天天受那禿奴才的眉眼，吃那樣淡涼茶飯。」說罷，就在一小亭子內坐下，行運內功。至二更左近，猛聽得有喜笑脚步之聲，便走出亭子外，將身一縱，已到亭子房上，只見七大八小，皆神頭鬼臉之人，有二十餘箇，手裏打着燈籠火把，拿着酒壺酒壺菜盤碟碗，並捧盒等類，一齊到正西廳上，將四五對燈籠懸起，在東西兩間床上鋪墊了毡褥，又在廳中間擺了一桌酒饌，左邊也照樣擺放了一樣，每桌放了一把椅子，大家席地而坐，說說笑笑，像個等候主人的樣子，又待了一會，只見十幾對紗燈走來，照耀如同白晝，為頭一個人，穿大紅蟒袍烏皮靴，頭戴束髮金冠，兩道藍眉直揮入鬢，面若塗朱，剛牙海口，二目大似酒杯，後面一個道家裝束，帶龍虎執絲金冠，穿杏黃袍，腰繫絲絛，足踏皮靴，面若紫金，眉細鼻掀，頭圓口方，兩隻眼閃閃燦燦，與燈火相似。看二人相貌，甚是凶惡，兩個人入到廳中，彼此各不揖讓，穿紅的坐在正面，穿黃的坐在左邊，小的兒們斟起酒來，于冰看得真切，却說話聽不清楚，即刻跳下，走到大廳對面一亭子上，將身子一縱，隱身在上面，只聽的穿黃的道：「自今八月初旬，月色落的最早，若到十一二日，就着實亮光了；如今全憑着幾枝燈燭，未免油氣燻人腸胃，大王以為是否？」穿紅的道：「我也這樣說，屈指只用六七天，就有長久月光了。」又道：「我們到此飲酒，兩個美人，還不知怎麼想念你我哩！」又聽的穿黃的笑道：「待我來說罷。」站將起來，手裏拿了一杯酒，走出廳外，向東南念念有詞，將酒望空中酒去，只見一道黑氣，飛向東南去了。穿黃的復入廳中坐下，見廳子外面兩個婦人，俱皆嬉笑入去，伺候的安放椅子不迭。一個婦人坐在穿黃的旁邊，一個與穿紅的並坐。于冰定睛細看，見這穿紅的旁邊那

婦人年紀不過十八九歲，骨格兒甚俊雅，雖笑聲不絕，却神氣有些瘋癲；左邊與穿黃的並坐，那婦人年紀有二十六七歲，眉目也生的端正，態度極其風流，神氣間與那婦人無異，大概都是被妖氣邪法所迷。只見那穿紅的不住的哈哈大笑，隨將那婦人抱在懷中，口對口的吃酒，那穿黃的也攙抱在一處肉麻。于冰道：「可惜良人家兩個女子被他用妖術拘來，待我且下去。」先咳嗽了一聲，眾妖齊向外看，于冰已入廳來。那些小的兒們亂嚷道：「有生人來了。」于冰向上舉手道：「二位請了，少會之至。」只見那大王和道士，毫不畏懼，大聲問道：「秀才何來？」于冰道：「我是遊方到此，見二位吃酒甚樂，因此入來談談。」穿紅的笑道：「看你這樣光景，羨慕我們自然是個有滋味的人了，且與他個坐兒。」問道：「二位何姓何名？」穿黃的道：「我們也沒甚麼名姓，秀才不必多問，到要問問你叫什麼名字？」于冰道：「我叫冷于冰，是北直隸人。」穿紅的向穿黃的道：「他既然到此，也算有緣，吩咐左右，賞他一杯酒吃。」于冰道：「我不會吃酒。」穿紅的道：「你可要吃肉麼？」于冰道：「我不會吃肉。」穿紅的道：「你會什麼？」于冰道：「會降妖。」穿黃的冷笑道：「咱們好意賞他酒吃，他到說法念將來秀才們真是不中抬舉。」穿紅的道：「你會降甚麼妖？」于冰道：「妖無窮盡，一體皆降。」穿黃的大怒道：「這奴才放肆，假如我是個妖怪，你是何法降我？」于冰道：「我有雷火珠降你。」說罷，用手擲去，大震了一聲，煙火到處將穿黃的道人左臂打斷，只見他身子晃了晃，尚未跌倒。于冰急將珠收回，正欲再發，不意被穿紅的將口一張，噴出一股紅氣來。于冰便眼昏頭眩起來，說聲不妥，翻身就跑，又被衆小妖拉扯住。于冰用力打開，記得園子東邊一帶都是些假山，喜得跑至山下，跳了過去，一陣昏迷，摔倒在假山背後。喜得火龍真人預遣弟子桃仙客在半空中等候動靜，今見于冰倒在地下，急將雲頭一挫，先用左手將于冰搗起，又用右手將一塊大石一指，立即變成于冰形像。仙客提了于冰到一極高山頂落下，忙取出金丹一粒，塞入于冰口中，那丹便滾入于冰喉內，化為精液而下。少刻腹內傾江倒峽的動起來。于冰此時，心有些明白，却不知身在何處，一時大小便俱下，始將毒氣洩盡，立覺精神起來，低頭看時，纔知身在山上，將底衣拽起，正擬詳看猛聽的背後鳴雷也似的說道：「賢弟此刻好了麼？」于冰回頭一看大驚，慌忙中却待吊珠打去。桃仙客笑道：「賢弟不必動手，我乃火龍真人弟子桃仙客也，今奉師命，特來救你。」于冰還有些遲疑。仙客道：「你可記得去年八月在西湖祖師吩咐你們湖廣安仁縣有一件事待你了，決臨期我再遣人助你，怎麼你忘懷了麼？」于冰聽罷，如夢始覺，連忙拜跪。仙客亦跪拜道：「賢弟適纔中毒已深，若非祖師金丹送入腹內，早已早無生理矣！」于冰聽了，方知係火龍差仙客來相救，又忙忙跪倒，望空拜謝。仙客又將如何擲到山上，並指石假變等情述說。于冰感謝不盡，即請仙客降此二妖。仙客道：「待天明時，方好擒拿，此時動手，昏黑之際，則漏網者必多。此山頂極高，又與安仁縣不遠，妖怪

一動身，我即看見矣！跟他到巢穴中拿他，豈不一網打盡？」于冰深以為然，兩人並坐山頭，各道修行始末，始知道桃仙客是一株桃樹，採日月精華千年，雖通人性，豪真，人收在門下，又千餘年矣。再說衆小妖，追趕于冰，見于冰跳過假山，一個個扒攆過來，發聲喊將石變的假于冰細拴住。亂叫道：「大王拿住了！」二妖聽得大喜，疾疾跑來，見于冰已被細潤而甘甜。「穿黃的道人道：「我這幾天正中淡到絕頂，可將他帶回洞中，待我慢慢的咀嚼，秀才係讀書文人，他的肉必細潤而甘甜。」穿黃的道人道：「這奴才不知用什麼東西，將我左臂打折，我且將他胳膊咬下一隻來報我之恨。」說罷，走上前用右手將假于冰胳膊立起，用猛力一咬，便大聲呵呀道：「好硬秀才，將我的門牙都大打吊了，快拿廳中來，我用重刑法處他。」衆妖七手八腳將假于冰抬到廳中，那穿紅的吩咐亂打衆妖，腳手亂下一個個喊道：「這秀才比鐵還硬，將我們的手腳都撞破了。」穿黃的道：「這秀才必有挪移替換之法，以我看來，十有八九是個假的。」那假于冰隨身便倒，仍是一塊大石頭。道人道：「如何？」那大王大驚道：「這秀才本領不小，他若再來，如何抵擋，不如大家去罷。」道人道：「可惜我的美女，已被他燒死，這一個美人，也不用送他回家，不如帶回洞中，我與大王公用罷！」大王道：「使得使得。」於是各駕妖風往東南走了。桃仙客正和于冰談論，猛抬頭見一股黑氣，起在空中，用手指向于冰道：「妖精去矣，你安肯放過。」說罷，扶住了于冰右臂，喝聲起，傾刻雲霧纏身，飄於天際。于冰初登雲霧，聽得兩耳疾風，暴雨之聲，不絕，低頭下視，見山河城市，影影綽綽，如水流電逝一般，都從腳下退出去。頃刻間，追趕那般黑氣，到一山中，只見黑氣中衆妖到極大一山峯前，峯中間有二丈長一丈寬一道大裂縫，衆妖都鑽入去，仙客將雲頭落在峯下。于冰道：「已到巢穴，師兄也該動手。」仙客道：「此刻不過四更鼓，夜正昏黑，總不如到天明為妙。」兩人復行敘談，直至日光出時，仙客站起，用右手插劍訣書符一道，召來雷部齊辛陶張四天君，跟隨許多天丁力士，聽候指揮。仙客道：「此山何名？」天君道：「此名龍山。」仙客用手指道：「這大裂縫內有妖物，毒害生民，種類亦極繁多，貧道理應替天行道，仰借四聖威力，率天丁圍繞此峯，不可放一妖物逃走。」四神遵命，分布在四面等候。仙客又向正南離地上書符念咒，大聲喝道：「火部司率衆速降。」須臾，火德星君帶領着無數的龍馬蛇鴉，火旛火箭火車之類，聽候法旨。仙客照前說了一遍。星君道：「法師請退遠些，待吾殲除。」仙客又用手扶住于冰，駕雲起在山頂，往下觀望。只見星君用劍向山峯裂縫中一指，劍上出了一股青煙，青烟內滾出十數個火球，俱鑽入大裂縫中去了。那些火蛇火鴉，亦相繼而入。俄頃，風煙攪擾，只見一大蛇身，短數丈，頭生紅角，血口剛牙，滿身盡是金甲，冒煙突火而出，駕風頭欲從空逃走。仙客看的明白，指向于冰道：「賢弟快放雷火珠。」于冰急忙將珠擲去，響一聲打的那大蛇腰間，那大蛇落將下去，又復掙命上來。于冰又欲發珠，猛見山峯左邊，金光一閃，半空中霹靂大震一

聲打在大蛇頭上，方轉轉折折落在山峯之下。矚目間又見一絕大蜈蚣，約一丈餘長，二尺寬闊，頭大如輪，綠色瑩然，遍身黃光，蜿蜒如飛，只見幾條火龍，和此物纏攪在一處，燒的他四面亂挺，少刻皮肉化為灰燼。那張小蛇小蜈蚣，或長四五尺，或長二三尺，也有死在裂縫內的，也有死在裂縫外的，也有逃出火外，被雷誅的，端的沒不跑脫了一個。只見滿山內，煙飛騰，雲蒸霧湧，一時衆神到仙客前覆旨。仙客一一退送，將雲頭向本山正南上一按，去此地約有六十餘里，落在一山坡下。仙客道：「我要去回覆師命，不敢久停，適見賢弟骨格輕鬆，血肉之軀，已去十分之三，固祖師易骨丹神驗，亦賢弟到底有仙根人也。我與你雖先後異時，總屬同盟兄弟，祖師既以雷火珠授你，吾亦當傳以雲行之法。」隨將起落收停催按口訣，一一指教。于冰大喜，頓首叩謝。仙客道：「東北上有一永福縣，縣外有一崇化裏，祖師曾有吩咐，賢弟不可不一去。」說罷，向于冰拱手，凌虛而去。于冰依命順着山路，緩緩行去，出了山口，逢人訪問，不想只二十餘里，便到崇化裏地方，原來是個大鎮，約有二三千家。正在街上走着，忽見一家門內，抬出一個和尚來，看的人多，嬉笑談論其事。于冰也不介意，須臾，將那和尚從面前抬過去，但見：

「禿帽已無，禿履全失，面如稿木，身若僵屍，腰間劍鞘，誰人打個，臂上法衣，若個扯破，侍者空手跟隨，沙彌含淚護送；擡送通衢，實不解哇，嗷喇別，嗷何故！欣逢陌路，莫不是呵哆囉受相行識。」

于冰看罷，見街傍有一小飯館，裏面也不見有人吃用，入去坐下。走堂的過來問訊。于冰要了一壺酒，一樣素菜，幾個饅首，問道：「適纔擡過去這和尚，是什麼緣故？」走堂的笑而不言。于冰再四問他，走堂的方說道：「路東斜對過兒，那家姓謝，外號啦謝二混，手裏狠弄下幾個錢來，只生一個閨女，也十八九歲了，從三四年前，就招上個邪物，起初不過是夢寐相交，日去夜來，這二年竟白天裏，也有在他家的時候，只是止聽的妖物說話，却不見他的形像。前後請過幾次法師，也降服不下，這和尚是我本地三官廟中，會奉特金剛咒的人，說他念起咒來，輪回可轉。二混久要請他，只爲謝禮講不停妥，就延到如今，昨晚纔議定約他家，等候那魔方纔抬去那個形像，想是吃了大虧，性命還不知怎麼？」說罷，又大笑了。于冰吃完酒飯，算還了錢，就教這走堂的，去說，要與他家除邪，並不要一分謝禮，走堂的大笑道：「相公不看那和尚的樣子麼？即或有本領，像謝二混那樣人，也不可家中無此等事，相公不必管他。」竟入廚下去了。于冰到若得沒意思，想起來，出了飯鋪，正欲學毛遂自薦，忽見那拾和尚門內，吹出一股風來，飛土揚沙，從于冰迎面過街，南去了。于冰覺得怪異，急忙趕得崇化裏，見那股風去有三百步遠，仍是沙土沙漫，隨手用雷火珠打去，金光到處，將那妖打倒，現爲一隻蒼白老猿，高五尺上下，又見他急忙抓起，駕風霧起在空中。于冰笑道：「今日初學的武藝，不可不借此試演試演，就無人扶掖，也拍不了許多。」於是口誦仙訣，覺雲霧繞脚，飄入天際，又覆試催雲法，擊

電趕來，從北至南，過了十數個山峯，見那怪落在一洞口，潛身入去，正欲閉門，于冰已到，將木劍一晃，大喝道：「妖怪那裏走？」那猴子知道洞後無出路，只得跪到叩懇饒命。于冰道：「淫污謝姓之女就是你麼？」那猴道：「小畜焉敢胡爲，只因謝女原是猴屬，與小畜做夫妻二百餘年，不幸墮岩身死，前歲始訪知他轉生謝家，因此舊緣不斷，時去時回，敢求法師原諒。」說罷，叩頭不已。于冰道：「這洞中還有多少怪物？」猴猴道：「此洞係紫陽真人煉丹之所，真人駕住在福建五峯山，四百年前，見真人在此洞中，小畜跪求度脫，真人道：「你塵心不斷，且與我無緣，既入此洞，我即將此洞交你收管，你可不時掃除荊棘，升招異類。」又過百餘年，真人同火龍真人復來此洞，坐談竟日，小畜又跪求二真人度脫，二真人皆大笑，今年正月，紫陽真人復來，小畜亦跪陳前意，真人道笑：「你近年行爲乖戾，非前回比，我教下難容你。」又言：「洞內丹房中有一小石匣，你可用心看守，等候火龍真人弟子冷于冰到來，將此匣交與他，他若肯收你，你就與他做徒弟罷了。」于冰大喜道：「我就是冷于冰，快去領我一看。」猴猴領入洞來，見前洞有大院一處，內多異樹奇葩，正中大白石堂一座，上鑲玉屋洞三字。猴猴又領到洞正面，也有小石堂一座，擺着石桌石椅石床，兩旁即是丹房，內貯鼎爐盆罐等物。猴猴於西丹房內，取出石匣，雙手捧獻。于冰見四面無一點縫隙，正欲訊問，那猴猴從石爐內取出一封書來，上寫紫陽封寄。冷于冰拆開一看，上寫道：

「神書遙寄冷于冰，爲是東華一股情，藉此濟人兼利物，慎藏休做等閒經。」

下寫着開匣咒，于冰將石匣捧至石堂桌上，大拜了四拜，依真符咒作用，石匣自開，內有一寸多厚，六寸長書一本，通是朱書繩頭小字，名爲寶籙天章，篇篇俱是符有，下詳註用法。于冰看畢，歸放匣內，坐在正面石床上，猴猴跪稟道：「紫陽真人已許小畜做法師門徒，今法師到此，即係天緣，懇求收錄。」說罷，叩頭不已。于冰道：「真人既看法旨，我即收你爲徒，此洞清潔幽秀，儘可煉習神書，我從今即不吃煙火食了，每天要你獻菓物一次，供我日用，定要遵吾法度，速斬淫根，永歸正道。」一二年後，我助你養神御氣口訣，縱不名登仙籙，亦可以永保身軀，免失足下意外。」猴猴一一恭聽，拜了于冰四大拜。于冰與他起一名，叫猿不邪，亦以謝女事爲鑒戒意也。此後通以師傅弟子相呼。于冰又問紫陽真人出處，並火龍真人來時，如何談論猿不邪將前事詳細說知。冷于冰道：「此洞原乃當日吾師伯燒丹煉性之所也，我何幸至此。」復將石匣打開，從首至尾，披閱一遍。于是將道中有道法外無法，又叮囑了一番。猿不邪聞之，不勝喜悅。正是：

「石匣藏深洞，多年守老猿，今朝師弟遇，天早定前緣。」

第十二回 韓鐵頭大鬧泰安州 連城璧被擒山神廟

詞曰：「欲救胞兄出，叢請得綠林相；候打關牢獄憑諸，友團聚王峯山。口官軍奮勇爭鬥，擒寇首；一番快事化烏有，深悔當時遲走！」

右調秋蕊香

前回言冷于冰在玉屋洞修練，這話不表。且說連城璧自冷于冰去後，又隔了三年有餘，思念他胞兄國璽，潛身到陝西甯夏探望，誰想他哥哥，又出外幹舊生活去了，止見他嫂子陳氏，備細道別後原由，並說安家在山西河曲縣范村居住，姪子兒子，各定了婚姻，到十五歲時，一同娶親。陳氏聽了，方大放懷抱，城璧也不敢出門，住了五六天，趁昏夜出城，復回范村，度清閒日月，又經了七個年頭，那年六月初間，城璧又要偷行去看他哥哥，喜得他兒子姪兒，各早完了姻事，俱皆生了兒女，急欲見他哥哥，說知，着他放心歡喜，因此安頓了家事，騎了一匹馬，帶隨身行李，剛到了平陽府地界，見一大飯館，便下馬打午尖，只見飯館內跑出個人來，把城璧雙手一拱，城璧看見他，大吃一驚。那人道：「二哥，這十來年在那裏，怎麼連面也不見，問令兄他愁苦的了不得，已說不知去向，真令我們相殺。」原來此人姓梁名宇，綽號叫千里駒，他也是連城璧弟兄們黨羽，因他一晝夜能走三百餘里，故有此名。城璧只得周旋慰問，心裏却大是不快，深恨怎麼便遇着他，只得假說道：「年來在京中，被一事弄壞，死發在山海關，今年方得脫身。」千里駒道：「今往那裏去？」城璧道：「要在這左近尋一朋友。」千里駒道：「難道到不看令兄去麼？」城璧道：「我也打算要去，只是心上還未定。」千里駒道：「此處非講話之所，館內有一小院子，倒也僻淨，你我同去如何？」城璧只得應道：「很好。」兩人到小院子內坐下，千里駒着走堂的，取上太酒菜來，城璧問道：「老弟到這平陽地方有何事，可會見家兄嗎？」千里駒道：「你我吃了飯說，我餓得很。」說罷，又大聲喊叫走堂的，快將上好酒菜拿來，不拘數目，只要好吃。走堂的連聲答應，頃刻間的，擺滿了一桌，兩人各用大碗酒吃，大塊肉吃，一會兒即吃完。走堂的收去盤碗，連忙送上茶來。城璧道：「老弟端的有何事到此？」千里駒道：「我是尋西安張鐵棍，宜川陳守禮，南京馬武金剛，西京李啓元，這幾個人，只有陳守禮未有尋着。」城璧笑道：「老弟平素何不去尋家兄，跑這許多路，怎麼？」千里馮道：「令兄麼？」說着，又笑了一笑。城璧道：「家兄怎樣？」千里駒道：「他如今還得尋人哩？」城璧問道：「他如今尋人怎麼？」千里馮道：「令兄有事了。」城璧大驚道：「老弟快說快說，那裏還坐得住？」千里駒道：「令兄三十年來，總里相交的是些斬頭瀝血的漢子，二哥也都知道，因此這許多年，屢次風波，都無干連。去年八月，令兄又相與二個新朋友，一個叫鄧華，一個叫方大鯨，俱是河南人，令兄愛他二人武藝好，

就收在夥內，同他做了幾件事；今年二月，在山東泰安州，明火劫了關外當舖，四月間，即被拿獲，同事的吳九膽胡邦彥，在州府各挨了三四夾棍，並未攀拉一人，惟有他兩個是一對軟貨，只一夾棍，將歷來同事諸人，都盡行說出，且說令兄是窩主，為羣盜首領，泰安州密稟各上憲，山東巡撫，移文陝西巡撫，委了兩個武官，至甯夏緝訪，誰想令兄正在家中，那兩個武官，知會了地方文武，帶領官兵，將令兄拿住，解送山東，令嫂本日即自縊身死，山東巡撫又發交泰安州研訊，前後夾了七八夾棍，並未鑿出一人到案，皆獨自承認，刻下是韓八鐵頭、王振武二人為首，已約會下三十多個朋友，都潛伏在泰安山內，又着我同胡小五、劉家驥，分路去河南、山西、陝西等省，請舊日朋友，約定七月初一日，劫牢反獄，所以我纔到這山西地方。」城璧聽了，只嚇的驚魂千里，雨汗通流，將桌子一拍道：「我原就知有今日。」又問道：「老弟到山西，可尋着他們一個沒有？」千里駒道：「怎麼沒有，那張鐵棍、馬武金剛，甚是義氣，一聞此信，就招聚了七八個朋友，星夜先往山東去了；只有陳守禮在和順地方，我去訪過，他又不在，我恐誤事，只得回來；又聞的山東巡撫，題請即行正法，未知這話真假。」城璧道：「為家兄事，多累老弟跋涉，此事遲不得了，我們可速定泰安，共商救法。」說罷，千里駒算還飯賬，兩人連夜奔往山東，跑了數日，即到泰安山中，尋到杜家谷，玉女峯來，衆人在一大石堂內停留，城璧逢人叩頭，哭謝不已。為首的韓八鐵頭道：「二哥，你與我們同事少，令兄大哥，和你們是生死弟兄，你就不來，我們也要捨命救他，就是衆弟兄若無肝胆，也斷斷不來在這石堂內住着，何用你逢人叩謝？」馬武金剛道：「連二弟不必悲傷，流那無益的眼淚，若是救不出令兄，大家同死在一處，最妙你來的不遲不早，是正個時候，我們已定在一處，七月初一日，到泰安行事，今屈指只有七日了。」劉家驥去約陝西朋友，至今未回，刻下河南、山東、山西諸友俱到，可將救連大哥的法子，此刻就請韓王二位老哥分付了罷，省得臨期打算，就是連二哥聽了，他也好放心。」李啓元道：「馬大哥說得極是，就請二位發令，我們遵行。」韓八鐵頭讓王振武、振武道：「韓大哥也是這樣不爽快，分派了就是，各人也好留心。」鐵頭向衆人拱手道：「我就亂來了。」衆人答應道：「聽候指揮。」鐵頭道：「連大哥，胡邦彥、吳九膽，他三人腿俱夾折，不能行動，今煩千里駒、錢剛、趙勝三位兄弟，見監門打開時，背負他三人出監。」王振武道：「他三位年小善走，去得去得。」李啓元道：「還有鄧華方、大鰲二人，那個背負他？」鐵頭大笑道：「那樣賤骨頭的東西，我們一入監，就先將他砍了幾刀，再責他出來，還叫他各案，嚇人麼？」衆人齊聲道：「韓大哥說的是。」鐵頭又道：「連二弟，馬武大哥，馬上步下都了得，可率領十個弟兄，開路劫牢，以鑼鳴為號，一齊殺入州衙，我領十個弟兄，同王振武、賢弟斷後，李啓元領四個弟兄，聽第二次鑼聲響起，即出去問軍士，開放北門，到動手時，各皆揮小旗一面，以便認識。」又向趙勝、錢剛道：「二位去時，可各指揮一面，看我們大衆俱到州衙，看敲鑼催衆同入監。」

牢得手後再敲鑼約衆同走，共出北門。」又向千里駒道：「老弟即於明日出泰安，打聽城中動靜，我們好作準備。」分派畢，羅列酒肉，與城壘千里駒接風。到二十八日，千里駒回來，言城中素日一樣。本日午後，餓頭着衆人各改換服色，暗藏兵器，扮扮十農工商，乞丐等類，分先後入城。到初一日四更時分，齊集衛州，先是王振武見同夥俱到，口內打一聲唿哨，趙勝錢剛兩人便敲起鑼來。衆人有跳牆入去的，有從馬號入去的，有撞開角門入去的。泰安監中有這等重犯，非無更夫夜役，民壯巡查，要知這些人，都是要命的，強盜是個個不要命的，被連城壘和馬武金剛，只打翻了兩二個，便都藏躲去了。衆人發聲喊，觸開監門，點起亮子，先將那人刑具打落，千里駒背負了連國壘，錢剛背負了吳九膽，趙勝背負了胡邦彥，韓八鐵頭殺了劉華，方大鯨發聲喊，出了州監。那些獄卒牢頭見將大盜劫去，大家到放了心。知州在內署聽的，外面有喊殺之聲，情知有變，吩咐快守備宅門，並各處便路。衆賊走後，聽得外面沒一點聲息，然後纔取偷開宅門，放人出去查問。隨遣人知會本城武官，再說韓八鐵頭等，出了州齊奔北門，趙勝錢剛一邊背負人走，一邊又運連敲起鑼來。劉寅馮大刀聽得第二次鑼響，知道大衆得手，急率四個賊，砍開城門之鎖，却好不見一個人來，大衆出了城門，張鐵棍等接應上山。到五更，本城大小文武會在一處，知州和守備商酌了好半晌，到天大明，然後點集兵丁捕衙追趕，衆賊已走了二十餘里，團聚在一山坡下，曹歇連城壘抱住國壘等，叩謝衆人。李啓元道：「此地非久停之所，倘有追兵，又費氣力，不如大家到玉女峯再商。」王振武道：「泰安那些軍井各顧身家，量非我等對手，若不與他個利害，他必步步跟隨，反壞了我們的事，可分六個弟兄，背負他三人先行，我與韓大哥連二哥，率同衆弟兄等候官軍。」衆人道：「此話甚是。」千里駒等仍背負了連國壘等先行走。直至早飯後，泰安守備同吏目千把領兵丁捕役，約五百餘人趕來，見衆賊害在山坡上坐着，衆兵丁捕役皆心驚胆戰，守備不取前喝，令衆兵役同千把殺去，衆兵丁彼此相顧，守備厲聲催逼，內中有一二十個胆大的，奮勇向前跑去，見衆人都不相隨，又復站住。衆賊看了大笑。守備又喝令放箭，只射出兩三枝去，連城壘等早到，刀棍亂下，砍翻了二三十人。衆官軍沒命的飛跑，守備和吏目預先策馬奔回。衆賊喊聲如雷，一齊追趕，直趕了數里，又傷了好些人，方各回來，始齊奔玉女峯來。知州等至午間，方知兵敗，恐上司見罪，與守備相商，捏報本年四月四鼓，有大衆四五百人，越城入州監，劫去大盜連國壘、胡邦彥、吳九膽三人，監中餘孤，俱未走脫。守備同滿城吏目千把等各率丁兵捕役交戰，帶傷者甚多，賊衆出城，且戰且走，趕至泰安山坡下，殺大盜劉華，捉回大盜方大鯨，即在軍前斬首。緣其時山上有出接應羣賊，至令軍役喪命者二十餘人，事關叛逆，理合飛行稟報等語。文武兩處各分頭差人去訖。沂州總兵接了這樣報，片刻不敢耽延，急令中營參守等官帶步兵一千五百，合同泰安營軍弁，星夜追趕會剿。且說韓八鐵頭等殺敗官兵，齊奔玉女峯，那條大路

走起。初未救連國瓊等之前，還是竊頭曳尾，今既役敗官兵，各胆大起來，做强盜的人，有甚麼正經，一路逢着村庄野市，不論鑲錢驃馬豬羊鷄鴨等類，遇着便搶，不與他便殺，直到玉女峯下團聚着，大飲大嚼，笑說判牢並戰文武官的話。李啓元和連城璧、韓八鐵頭三人商言，怕官軍跟尋，宜速走遠地，爲是衆賊聽了，反大笑，具懦弱，直混到第三日，纔離了玉女峯。連國瓊與九瞎等，各騾了騎馬，扶掖而行，到頭走處，仍是千里駒背負，要想去尋個極險峻的地方，招聚天下同類，做些事業。至七月初六日，沂州官軍同泰安營，一路跟尋來，見了羣賊，這日在一嶺頭上，幾株大樹陰下，高歌暢飲。官軍報知參將等官，傳齊軍士，分一半攀藤附葛，遠遠的趨到嶺後，一半埋伏在嶺前，聽候號令。衆賊起先也看見樹林密處，影影綽綽有人行走，只因鬧酒，便認爲樵採之人，不以為意，到後來醉眼糊塗，越發不暇理論，止有高呼歡笑，聞猛聽的嶺後的一聲大砲，又聽得嶺前也是一聲大砲，被這兩聲砲，震的聽賊各驚慌起來，一聲站起，四下觀望，方看見嶺前嶺後，高高下下，盡是官兵，已一步步圍繞着向嶺上走來。王振武道：「我看官軍不下二千餘人，若分四面衝殺，誠恐寡不敵衆，不如大家一湧下去，殺他四五十個官兵，可不戰而退；只是這連大哥三哥不能走行，該如何處？」張鐵棍道：「仍着千里駒等三人背負他三人在中間，着他拿上兵器，兩腿雖不能動，兩手還是作家，我們在周圍保護，若得走脫，也不枉救他三人一番。」衆人道：「說的是。」韓八鐵頭道：「遲不得了，嶺後兵還少些，都快快隨我來。」衆賊一聲發喊，剛走到半嶺，官軍箭如雨點，早射到馬武金剛和李啓元三四個，衆賊又復跑回。千里駒等將連國瓊等三人，仍放在嶺上。韓八鐵頭亂嚷道：「壞了壞了，不住的用睛看連國瓊，國瓊已明其意，反哈哈大笑起來，將城壁叫至面前說道：「我死命所當該，你又來做怎麼？我從十八九歲，即掠人財，傷人命，我若得個好死，天道安在，刻下官軍勢重，斷難瓦全，你若命殺出，可速歸范村，搬取家小，另尋一幽僻處去居住，免人物色，若死於此地，亦付之無可如何。」說着用手向西邊指道：「官軍都上嶺了。」城壁回頭一看，國瓊自己刎在一傍，喉下血噴如注。城壁撫屍大痛，衆人無不歎悼，亦有放聲大哭者。胡邦彥用手把吳九瞎一推，道：「你看見嗎？連大哥死得好不可憐，因你致這兩塊臭肉，做衆兄弟之累。」說着，也向項下一刀。吳九瞎大笑道：「你兩個慢些去等我來。」也一刀自抹在一邊。韓八鐵頭喊道：「你等不能殺出險，爲保護連大哥，不敢向勇向前，今他三人奮死，我們可共尋生路。」又向城壁道：「哭亦何益，你們再跟我從嶺後衝殺下去。」說罷，一手拿刀，一手拿了一塊毡子當箭，衆人亦各取被褥遮護，蜂擁而下。連城璧替他哥哥慘死，憤無可洩，提兩條鐵鑊，首先衝殺下來，止左臂上中了一箭，急忙拔去，吼一聲殺入官軍隊中，所到皆紛紛倒退。韓八鐵頭等後面跟隨。嶺前官軍見衆賊從西邊下去，又聽得嶺後喊殺連天，一個個都從南東上嶺，往下衝殺，俱到嶺下，將衆賊圍裏的中間，參將站立在嶺頭上，用旂指揮着衆軍用力戰了有

一個時辰，衆賊雖勇，却止三四十人，除箭射到外，此刻有傷了八九個，兼之酒前未免着力，况此番官兵，皆沂州總兵久練之卒，非泰安軍，弁可比，連本州捕役，肚丁，不下一千七八百人，止存有二十餘賊，如何對敵，殺出重圍，越山逃走了，只有王振武連城，暨韓八跌頭三人，其餘殺死生擒，俱未脫網。王振武等三人，扒了四個山頭，見無追兵，向城壁道：「我等從龍潭虎穴，逃得生命，若再被擒獲，何以見天下朋友，依我愚見，三人各自分路走脫了，便是造化。」韓鐵頭道：「這斷使不得，我料官軍安肯輕放，必在滿山找尋，設或相遇，其勢愈孤，不如死在一處爲是。」反用手指道：「你看對山並無樵徑，此人跡不到之處，我三人且奔那裏，再爲定奪。」于是穿林渡草，又走了二十餘里，城壁道：「官軍斷無人致此，日已啣山，須尋一安地過夜，庶免飽虎豹之腹。」王振武說道：「縱有獅子來，我們那一個還打不退他。」鐵頭道：「那東南上有個小屋兒，那纔便可過宿。」三人走至屋前，原來是一間三神廟，大廠着也沒個門兒。三人坐在裏面，各肚中飢餓起來，亂了一會，也就罷了。戰乏了的人，又扒了許多山路，放倒頭便睡。到起更後，夢魂中一聲喊起，各闔眼着時，已被衆軍用撓鈎搭住，拉出廟了，細絆了。三人面面相覷，各沒得說。一踏解至州衙，到死囚牢內，見馮大刀、李啓元、張鐵棍、千里駒、馬武、金剛、五人，城壁道：「爲家兄一人，累及四五十兄弟性命，真是罪過。」馬武、金剛笑道：「休如此說，任憑他碎屍萬斷便了，只是你三個既有殺出重圍，如何又被拿住？」王振武笑道：「昔因我們在山中神廟熟睡着，誤遭毒手。」不言衆州敘談，再說知州連夜款待，參等酒席，並稿勞中軍，天明打發回鎮，又與守備相商，議申文報捷於各文武上憲。第二日，將鐵頭、城壁等提出監來，百般撻掠，叫招供各羽黨巢穴，並叛逆情狀，以實前言。八人忍痛，各無一言，夾打到極處，反罵起來。知縣審了三四次，各無一句口供，只得寫稟請示。巡撫火牌下來，着泰安州文武官，多帶軍役，再解各犯赴省親審。知州同守備親自解送。巡撫審了一次，見鐵頭等語言剛硬，心中大怒，要照叛逆例，不分首從治罪。他裏面有個管纜的幕賓，再三開導，將韓八鐵頭、連城壁，定擬爲首，請旨立決。王振武、馬武、金剛，爲這死的馮大刀、張鐵棍、李啓元、千里駒四人，各充配遠惡州郡，仍發回泰安，聽候行刑日期，以便發落。正是：

「一飯聞驚信，拚生入彀中。遭擒擬斬後，無計出樊籠。」

第十三回 救難友州官遭戲謔 醫刑傷城壁走天涯

詞曰：「軍官解役人多少，邂逅相逢好，仰施道術救英雄，一任鬼神相擬，道途中罷邀，你古寺話離別，哭訴無休歇，問君還有幾何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古調虞美人

且說冷于冰在玉屋洞練習神書，斷絕烟火，日食草木之物。三年後，鬚髮紺碧，遍身長出白毛。六年後，盡行脫落，仍復故形。但覺容顏轉少，不過像二十七八歲人，抑且雙瞳炯炯，昏黑之際，可鑑百步。歷了十個年頭，雖無摘星換日，入石穿金的大術，若呼風喚雨，召將拘神，以及移身替代，五行遁法，無不精通，皆齊籙天章之力也。猿不邪得于冰御氣口訣，修煉的皮毛純白。那日在山上，採了幾個異樣菓子，要孝敬于冰，遠遠看見紫陽真人，同火龍真人緩步而來，飛忙的跑入洞中，報與于冰。于冰整衣到洞外跪接。少頃，二仙到了山洞，于冰道：「不知二位祖師駕臨，未獲泥首遠接，祈恕愚昧。」白面者道：「汝弟子骨氣已有五分，何入道之速耶？」赤面者道：「眼前似好，不知將來如何！」二仙相讓入洞，于冰後隨。二仙分左右坐下。于冰正欲叩拜，只見赤面者道：「此汝師伯紫陽真人也，與我同爲東華帝君門人。」于冰向前叩拜，紫陽亦起立。火龍又令再拜謝賜書之恩。于冰又拜。真人道：「兒童嬉戲之物，何以謝爲？」于冰拜罷，又拜了火龍真人四拜。火龍命起一旁。猿不邪也叩拜二仙。火龍向于冰道：「你毫末道行，即收異類門徒，殊屬輕率。」紫陽道：「你當日收桃仙客，豈是得道之時耶？淵源一脈，正是師弟作述。」火龍大笑，紫陽向于冰道：「修仙之道，宜速斬三尸，三尸不斬，終不能三花聚頂，五氣朝元，地仙可望，天仙不可得矣。故境殺心則，凡心殺境則仙，當干淨處煉氣，閒處煉神。」于冰唯唯。火龍道：「你出家能有幾日，前後得許多異數，此皆修行人二三十年不輕遇着，皆因汝立志真誠，純一不已，方能得此。我與你師伯去後，你即隨便下山，周行天下，廣積陰功，若能度脫有緣之客，同歸仙界，便是莫大功行。法術二字，當於萬不得已時出之，斷斷不可頻試，與世人較量高深，必須誠敬如一，始終弗懈方好。我于你有厚望焉。」說罷，二仙齊起。于冰與猿不邪跪送洞外，直待雲行天際，于看不見時，方纔起來，入洞坐下。細想道：「祖師教我廣積陰功，周行天下，我該從那個地方周行起？」猛想起：「當年到山西，遇一連城壁，雖係俠客，却存心光明磊落，我愛其人，承他饋送我衣服盤費，心意極其誠切，屈指歷十個年頭，我在這玉屋洞修鍊，家間妻子，未嘗不思及，然隨起隨滅，毫無繫結，惟于他到不能釋然。我如今尊師命要下山，却心無定向，何不到范村一行，但他十數年生死遷移，均未敢定。自柳家社收伏二鬼，從未一用，何不差他先去打探一番，他若在家，便去與他一會，就近遊遊山西五台，全我昔年志願，再周行天下未晚。」想罷，將葫蘆取出，拔去塞兒，叫道：「超塵逐電何在？」只見葫蘆內起一股黑烟，烟盡處二鬼站在面前。于冰道：「我自收伏你們以來十年，未嘗一用，究不知你們辦事如何？今各與你們符籙二道，仗此可白晝往來人世，不畏懼太陽，此刻速去山西和曲縣范村，查訪連城壁生死存亡。我再與你們說知，他即改名易姓之張仲彥也，查訪他在家沒有，稟我知道。」二鬼領命，御風而去。至第三日午間，二鬼回來稟復道：「小鬼等奉命先到河曲縣范村，察知連城壁即張仲彥，問他家中井灶諸神於今歲六月初，去陝西寧夏探

望他哥哥連國璽。小鬼等便去寧夏，問彼處土谷諸神，吾三五月前，連國璽因盜案事發，被地方官拿送山東泰安州，不知作何歸結。小鬼等到泰安，始知他兄弟二人前後事迹。」遂詳細向于冰說了一遍。又道：「連城璧等巡撫審後，仍令解回泰安州。前日已從省城起身，今日大約還在路上行走。」于冰將二鬼收入葫蘆內，嘆息道：「連城璧雖出身強盜，他昔隱居范村，尚不失為改過知機之人，只可惜他哥哥連累，今拚命救兄，也還是義不容辭的事，並非去做強盜可比。我若不救，城璧休矣。」於是將猿不邪叫至面前，吩咐道：「我此刻即下山，三五年或十數年回來，我也不能自定，洞內有紫陽真人寶籙天章一書，非同兒戲。吾雖用符籙封鎖，在丹房誠恐山精野怪，或明奪暗取，你無力對敵，今授你吸風吹火之法，妖魔逢之，立成灰燼，你再用本身三昧真火一煉，久暫皆可隨意應用。再授你指揮定身法，並借物替身法，有此三法保身，降魔有餘，也是你在我跟前，投托一場，以酬你十年採辦食物，晝夜勤苦之勞。你若仗吾物混行人間，吾惟以雷火追你性命。」猿不邪大喜道：「弟子承師尊大恩收錄，不以畜類鄙薄，已屬過望。今又蒙賞賜仙法，何敢片刻出離洞府，自取戾亡。」于冰一一傳授口訣，並以手書行指法。不邪頓首暗受。于冰又道：「日後若差二鬼回洞，你切莫視為怪物，待用神火，他們經當不起。」不邪道：「弟子從未與二鬼識面，須一見方好。」于冰從葫蘆內，叫出二鬼。二鬼現形，不邪見其形貌凶惡，亦少有畏縮之意。于冰道：「爾等從今識認，日後亦好往來。」說罷，收了二鬼，走出洞來。不邪也學于冰送火龍真人樣子，跪送洞外。于冰將脚一頓，頃間風雲飛騰，虛渺，不上半個時辰，早到山東地界，潑雲下視，見濟南道上有，一隊人馬，約二三百人，再一細看，隱隱綽綽裏有幾輛車兒，在眾人中間行走。于冰道：「是矣。」將雲光落下，緩步迎了上去，少刻見十數隊兵馬，腰懸弓矢，一個武官，領着開路，從面前過去。又待一會，見有一百六七十步兵，各帶兵器，圍繞着兩輛車兒行走，車兒內有七八個蓬頭垢面之人。于冰等他走到切近，高聲說道：「將車兒站住，我要說話。只這一句，兩輛車兒和釘定住的一般，車夫將驛馬亂打，半步亦不能轉移。衆兵丁深為異怪，隨問道：「適纔可是你這秀才，要和我們說話麼？」于冰道：「我要和連城璧說話。」衆兵道：「連城璧是劫牢反獄，拒敵官軍，問斬決的重犯，你與他說話，自然是他的黨羽了。」于冰道：「我雖非他的黨羽，和他是最厚的朋友。」衆兵大嚷道：「不消說了，這一定是他們的軍師。」隨即跑有七八個上來擒他。于冰用手一指，衆兵倒退了幾步，各跌倒在地，皆扒不起來。衆兵越太噪不已。又上來二三十個，也是如是。衆兵見此光景，分頭去報守備知州。知州從後面趕來看視。于冰見轎內坐着個官兒，年紀不過三十上下，跟着許多軍卒衛役，但見

一頭帶烏紗帽，腳踏洞底靴，鬚白鬚飛，帶露金花造，鬚長略似鬚，面麻微帶僧，科撞兩眉黑，突兀雙睛暴，書史奉拜匣，

長隨跟着轎，撐起三簷傘，擺開紅黑帽，敲響步兵鑼，喝動長聲道：「鐵繩衙役拿，坐褥門子抱，有錢便生歡，無銀即發噪；官場稱爲大老爺，百姓只叫活強盜！」

只見那知州在轎內坐着不住的搖頭晃腦，弄眼提眉。于冰心裏想道：「看他這輕浮樣子，也不像個民之父母。」知州到了面前，幾個兵丁指着于冰說道：「就是這秀才作怪。」那知州先把于冰上下一看，口裏拿着京腔問道：「你是個什麼人？竟敢在本州治下，賣弄邪法，你這混帳猴兒，慢忽到那個分兒上去了？」于冰聽他口音，是個直隸河間府人，便笑向轎內舉手道：「老鄉親請了。」那知州大怒，喝令鎖起來，衆衙役却待上前，于冰用手向轎內一招，那知州便從轎內頭朝下跌出，把個沙帽觸爲兩半，頭毫分披面上，口中亂嚷反了，又罵衙役不肯拿人。衆役一邊攙扶他，一邊來拿于冰。于冰向衆人唾了一口，個個睜着兩眼，像木雕泥塑的一般。又將衆書役兵丁，指了幾指，怎顛三倒四，皆橫臥在官路上。于冰走至囚車前，問道：「河城璧賢弟在麼？」城璧在囚車內聽的明白，看了多時，早已認的是于冰，連忙應道：「小弟在此。」于冰將他扶下車兒，他帶着手肘，手腳拌用袍袖一拂，盡皆脫落在地。韓八跌頭大喜，于冰見他兩眼腫腫，不能步履，用左手輕輕提起，攪在腋下，行動如飛。片刻就走了十二三里，到一砥廟殿中放下，回對廟外，將劍訣一敘，那些兵丁衙役人等，一個個陸續抓起，又亂咬鬧起來。于冰回身與城璧對面坐下。城璧先與于冰磕了幾個頭，放聲大哭道：「弟今日莫非已死，與大哥幽冥相會麼？」于冰道：「青天白日，何爲幽冥？」城璧却要訴說原由。于冰道：「賢弟事我盡知，無須續說。」城璧道：「一別十年，大哥卽有如此神通，非成了真仙，焉能諸事預知。」于冰將別後事，亦略言大概。城璧道：「天眷勞人，也不枉大哥拋妻棄子一番。」說罷，叩頭不已。于冰道：「賢弟不必如此，有話只管相商。」城璧道：「弟同事之王振武、韓鐵頭等七人，俱係因救家兄，限放羅網，今弟脫離虎口，怎忍使衆弟遭殃。仰懇大哥大發天地慈悲，也救渡救渡罷。」于冰大笑道：「賢弟，你休怪我語言干犯你，你聽我說。韓鐵頭等，自少壯以至老大，劫人財，傷人命，破人家，心同叛逆，目無王法，我遇此輩，正該替天行道，爲國家除害，個個斬決纔是。怎麼你反叫我救他們起來，就是我今日救你，也是魏法欺公，背反朝廷的事，皆因你身在盜中，卽能改過回頭。於數年前避居范村，這番劫牢反獄，是迫於救你之兄，並非你又蹈前轍，情有可原，故相救也。」城璧聽了一句，沒得回答。于冰又道：「賢弟如今還是回范村，或別有去向，都交在愚兄身上。」城璧長嘆道：「弟係已死再生之人，今蒙大哥救護，又可多活幾日，此後身家，皆付之行雲流水，只求大哥念昔日恩情，不加擯棄，弟得朝夕伺候左右，便是我終身進路，終身結局，設有差委，雖赴湯蹈火，亦所甘心。」說罷，叩頭有聲。淚隨言下。于冰道：「出家二字，談何容易，若像世俗僧家出家，不耕不織，假借神佛度日，受十方之供獻，取自來之銀錢，則人人

皆可出家矣！依愚兄看來，賢弟可該回范村，養育妻子，教訓二姪成人，縱文武衙門通行緝捕，也未必尋到那個地方。」城璧道：「大哥意見，我已明白了，不是爲我出身賊盜，便是爲我心意不堅。」于冰道：「我若因賊盜二字鄙薄你，我還救你怎麼？是怕賢弟心意不堅是實。今賢弟既願出家，不但大酒大肉，一點咀嚼不得，就是草根樹皮，還有缺乏時候。」城璧道：「弟作惡多端，只願今生，今世得保首領，不但酒肉不吃，茶水亦覺過分，尙致縱飲腸胃，鄙薄衣祿，若怕我心意不堅，請往日後看，方信愚弟爲人。」于冰道：「據賢弟話，這范村目下是不去了！」城璧道：「寧死絕城，誓不回鄉。」于冰道：「這也隨你，我十年來仗火龍真人易骨一丹，方敢在湖廣衡山玉屋洞修煉，此山居五獄之一，風極猛烈，你血肉身軀，不但冬月，即暑月亦不能耐那樣風寒，賢弟可有知心知己的朋友親戚家，且潛藏二三年，日日蔬食淡菜，先換一換油膩腸胃，我好傳你修養功夫。」城璧道：「此番大鬧泰安，定必畫影圖形，嚴拿我輩，知心知己的人，除非在強盜家，我既已出家，安可再與此類交接？只有一個人是我母舅，金榮之子名叫金不換，他住在直隸廣平府鶴澤縣趙家堡外，我與他是至親，或者可以安身。」于冰道：「他爲人何如？」城璧道：「他當日原是寧夏人，自家母過門後，我母舅方知我父做強盜，惟恐干連了他，於嘉靖十六年，搬移往雞澤縣，我記的嘉靖二十一年，我哥哥會差人寄銀四百兩，我母舅家最貧寒，彼時將原銀發回不受。後聽的我母舅夫妻相繼病故，我哥哥差人寄銀五百兩，幫表弟金不換轉理喪葬事，不意他也不受，將原銀付回，聞他近年在趙村與一財主家開設當舖，只除非投奔他，但從未見面，還不知他收留不收留。」于冰道：「他爲什麼叫這樣名字？」城璧道：「這也有個緣故，我少時常聽我亡母說，我母舅一貧如洗，生下我表弟時，同巷內有個鄰居，頗可以過得日月，只是年老無兒，會出十兩銀子，要買我表弟去做後嗣，我母舅說不但十兩銀子，便是十兩金子也不肯，誰想那鄰居獲是我表弟，將家中私囊，竟倒換了十兩金子，仍要買我表弟，我母舅只是不肯，因此叫做金不換。」于冰聽了，笑道：「我與你同去走遭，若不再收作裁處。」城璧道：「弟渾身無一塊好肉，兼之兩腿夾傷，如何去得？」于冰道：「容易之至。」說着站起，將袍子脫下來，向地下一鋪，又取出白銀五兩，放在袍下，口中念念有詞，喝聲到，沒有半個時辰，見袍子高起，用手揭起一看，銀子沒有，却有水一盆，帽一頂，大小靛衣二件，布袍一件，襪一條，鞋襪各一雙，外有梳篦二件，素點心十四個，俱在地下，城璧深以爲奇。于冰着城璧，將渾身破衣盡去，用手向盆內掬水，含在口中，在城璧周身上下噴灑，水到處其傷寬愈，與好肉一般，城璧覺的通體鬆快，如釋泰山，隨即站起，如素日一樣，急穿戴起衣服鞋襪，扒倒又與于冰叩頭。于冰亦連忙跪扶，又着他借盆中水梳洗了頭面，兩人復對坐，城璧將點心吃完，同于冰道：「適纔諸物，定是搬運去了，那袍下幾兩銀子，可是點石成金，變化出來的麼？」于冰道：「是我前十年未用盡之物，有何變化，因不肯白取人衣物，

送去作價耳！你說點石成金，大是難事，必須內外丹成，方能有濟，究亦損德別人。昔雲房初渡呂純陽時，授以點石成金之術，只用爐中燒煉黃土一撮，便可點石為金，千百萬兩，皆能立致。純陽曰：「此石即可成金矣！未至將來還原否？」雲房曰：「五百年後還原。」純陽曰：「審如是，豈不害五百年以後之人？」雲房大喜曰：「我未思及於此，只此一念，已足抵百千萬年功行。」大抵神仙點者，五百年後還原，術士點者，二三年後還原，還有一種做假銀人，或百日還原，或五月還原，欺人利己，破露必為王章重治，縱不破露，必受天誅。」城璧聽了，通身汗下道：「弟做强盜，跟隨我哥哥，也不知屈害了多少人，他今日自刎，尸骸暴露，弟五刑備受，苟且得生，而韓鐵頭等因弟漏網，又必百般拷掠，向他們追問救弟之人，皆現報也。弟今後也不敢望多活年月，只憑此一點悔罪之心，或可少減一二也罷了！」于冰點頭道：「只要你時存此心，自有好報于你，此地去雞澤，千里還多，若日日同你早行夜住，須走數天。」隨令城璧將鞋襪脫下，於兩腿各畫符一道，笑說：「此亦可以日行七百里，不過兩天可到矣！」說畢，兩人齊出廟，向直隸大路行走，正是：

「玉洞遵師命，雲行至泰安金蘭情義重，相伴走三韓。」

第十四回 金不換掃榻留城璧 冷于冰回鄉探妻兒

詞曰：「詩歌求友，易載同人，矧已親誼重相合，恤患難下榻留賓，自從分袂後，山島寄聞身，總修行寧廢天倫，探妻子紅塵

債了依舊入仙津」

右調拾翠翹

話說冷于冰與連城璧醫好刑傷，問明金不換居住，兩人出的廟門，城璧腿上有冷于冰給的符錄，步履如風行電馳一般，那裏用十天半月，只走了三天，便到雞澤縣，向趙家堡逢人問金不換有人說道：「他在堡東五里外，有一趙家澗兒，不過數人家居住，一問便知。」兩人又尋至趙家澗，問明住處，先着城璧去相見，道達來意。于冰在百十步外，等候回音，好半响，城璧和一人走來，但見：

「面皮黑而瘦，身材小而秀，鼻吼掀而露，耳輪大而厚，兩眉短而縐，雙眼圓而溜，口唇紅而透，牙齒疎而秀，手脚輕而驟，氣色仁而壽。」

于冰看罷，也不好迎了上去，只聽那人問城璧道：「此位就是冷先生麼？」城璧道：「正是。」那人跑至于冰面前，深深一揖，于冰急忙還禮，那人道：「在下就是金不換，適纔家二表兄說先生救難扶危，有通天徹地手段，今承下顧，叨光的了不得。」

于冰道：「令表兄盛稱老兄正直光明，弟方敢涉遠投刺。」說罷，三人同行，到門前相讓而入。于冰看去，見正面上房三間，東廈一間，周圍圍房俱是土牆，院子到還闊大，只是房子甚少，院內也種着些花草，已開得七零八落。金不換讓于冰到西面房內，叩拜就坐。于冰再一看，見炕上只有一領席子，一付舊布被褥，一張小炕桌，還有幾件盤碗盆罐之類。不換道：「先生是高人，到我這小人家，連個可坐處也沒有，大失敬意。」于冰道：「朴素足見清雅。」少刻走入一個穿短祆的後生，二手拿着二碗茶來，不換先讓于冰。于冰道：「弟不吃煙火食物，已數年了。」城璧道：「我替代勞罷。」說罷，與不換分用于冰道：「日前令表兄說尊翁令堂已病故，嫂夫人祈代為請候。」不換道：「賤內去年夏間亡過了。」城璧又將于冰始末，並自己事體，詳細說了一遍。不換咨嗟歎息，驚服不已。于冰道：「聞老兄開設當舖，此地居住，似離城太遠些。」不換道：「我昨年就辭了生意，在此和人夥種着幾畝地，苟延歲月。」說着，取出二百錢，走出去與穿短祆的後生說話，復入來陪坐。好一會，拿入兩小碗肉，兩大盤豆腐，一盤子煮雞蛋，一壺酒，一盆饅頭，一杯子米飯。不換笑向于冰道：「家表兄是至親，我也不怕他笑話，只是待先生不甚的了不得，請將就用些罷！」城璧接說道：「我這位哥哥久絕人閒飲食，一同來連口水也沒見他吃過，我近日又吃了長齋，這兩碗肉你且豆腐我吃。」不換見于冰一物不用，心甚不安。陪城璧吃畢飯，于冰向城璧道：「借住一二年話，你可向令表弟說過麼？」城璧道：「說過了！」金不換道：「弟家貧苦，無好食物待家表兄，小米飯還管的起，料說到住之一字，恨不得同住一百年纔好。」晚間不換又借了兩副布被褥，與城璧伴宿西正房。于冰在東房打坐。次早，不換買了許多梨、蜜桃、子蔬、菓等類，供獻于冰。于冰連住五天，日日如此，也止他不得。于冰見不換雖是個小戶人家子弟，頗知敬客道理，一見面看的有些拘謹，住下來却是好說個笑，極其活動的人。將城璧剗牢反獄殺官兵的話，細說他聽了，毫樣懼懼，誨道：「留城璧久住，又無半點難色，且有歡喜樂留的意思，看來是個有胆氣，有點擔當的人，抑且待城璧甚厚，心上到放開了七八分。至等七日早間，向城璧不換道：「此地離城安較近，我去家中探望一回，明日早間即來。」不換道：「這是極該去的。」于冰辭了出來，不換同城璧送至門外。于冰至僻淨處，擲了把土，望空一撒，借土遁去。頃刻到了成安，入西門後，即用袍袖遮了面孔，走到自己家門前，見金字牌額，寫着「翰林先聲」四字，旁邊是成安縣中式舉人冷逢春立，看罷笑道：「不意元兒也中了舉人，真是可喜。」一步步走入大門，只見大章兒從裏邊出來，長的滿嘴鬚鬚，看見于冰大驚，忙問道：「你是誰？」于冰道：「你是自幼伺候的小廝，連我也認不得了！」大章兒呵呀了一聲，翻身就往裏跑，一路大喊大叫入去。說「當日走了的老主人回來了！」先是柳國賓跑來，見于冰如從天際墜下，連忙扒倒在地下叩頭，眼中滴下淚來。于冰見他鬚髮通白，問道：「你是柳國賓麼？」柳國賓道：「小的。」隨即元相公同大才家人

都沒命的跑來。元相公跪倒在膝前，眼淚直流。大小家人俱跪在後面。于冰見他兒子，也有了十一二歲，不勝今昔之感。于冰吩咐都起來，走至了廳院，見他妻房卜氏已成半老佳人，率領衆婦女迎接在階下，也是雙淚直流。于冰大笑道：「一別十六七年，喜得你們還團聚在故土，抑且人丁倍多，比前更好。」卜氏悲喜交集，說：「到今日是那陣怪風，將你刮到此處。」說罷，同于冰到廳房內，對面坐下。于冰問道：「岳父岳母可安好麼？」卜氏道：「自你去後，只七八年，二位老人家相繼去世。」于冰道：「什麼不見陸總管？」卜氏道：「陸芳活了八十三年，你昨年四月間來，他還在哩。」于冰不禁傷感，眼中淚落，只見兒子逢春，同少一年婦人，站在一處，與于冰叩拜。于冰問道：「這女子是誰？」卜氏道：「足見是個野腳公公，兒子媳婦也認不得。」夫妻拜了兩拜，于冰又止住他們，又領過兩個小娃子來，一個有八九歲，一個有六七歲，也七上八下的與于冰叩頭。于冰問道：「這又是誰？」卜氏用手指着道：「這是我我的大孫兒，那小些的是二孫兒。」于冰哈哈大笑，都叫到面前，看了看氣骨，向逢春道：「兩孫兒皆進士眉目也，汝宜善教育之。」陸續纔是家人小廝婦女們，以次叩頭。于冰見了許多年男婦，都認識不得，大約皆是衆家人僕婦之子孫，再看衆家人內，不見王範冷尚義二人。問道：「王範冷尚義何在？」卜氏道：「冷尚義十來年前即死，王範是大前年病故了。」于冰不由的慨歎至再，又猛然想起陸永忠，忙問道：「陸永忠不見，是怎麼樣了？」卜氏道：「陸芳效力多年，我于七八年前，賞了他二千兩銀子，鄉間住房一處，又與他二頃好地，看他父了夫妻，自行過度，不必在此伺候，酬他當年輔助你的好心，惟有陸芳不肯出去，隔兩三個月，纔肯去他家中走走，常日定行回來，不意他只病了半天，仍舊還死在宅中。」于冰不住的點頭叫好。卜氏又道：「還有一節，我父母死後，我兄弟家無餘貲，元兒送了他母舅五百兩，地一頃五十畝。」于冰連點點頭道：「你母子兩個，做的這兩件事，皆大合人情天理，非我及弟也該來與我一見。」卜氏道：「他去歲平已六七天了，也只在二三天即回。」于冰又問兒媳家父母姓名，方知本城貢生李冲的次女。又笑問逢春道：「你也中過了。」卜氏道：「你是十九歲中解元，他是二十四歲中八十一名舉人，中的雖比你低些，舉人還是個真的。」于冰笑道：「他中了勝我百倍。」又問道：「你們的日月過得怎麼說？」卜氏說：「自從我父母去世，我叫陸芳同柳國賓將城內外各處房子，都變賣了，因為討幾個房錢，年年和人鬥口角，我將賣了房的七千多兩，在廣平府立了個雜貨店，甚是賺錢，到如今七千兩本錢，做成兩萬有餘，若將各舖生理，田產合算，足有十二三萬家私，比你在時還多有四萬餘兩。」于冰道：「豐衣足食，子女兒孫之樂，要算你是福大了。」卜氏道：「誰叫你不享福去？」于冰道：「百年內之福，我不如你；百年外之福，你與我不管天淵。」又問道：「姑丈周家並姑母，可有音信否？」卜氏道：「我們兩家不隔一二年，俱差人探望，二位老長親甚好，家道越發富足，姑母已生了兒

子八九年了！于冰點頭道：「好。」卜氏道：「你也盤問盡了，我也問問你，你出外許多年，遇着幾百個神仙，如今成了甚麼有道果？」于冰道：「也沒有甚麼道果可成，不過經年來登山涉水而已。」卜氏又向于冰道：「你的容貌，不但一點不老，且少嫩了許多，我就老的不像樣了。」正言間，只見陸永忠夫婦，同兩個兒子跪來叩頭。于冰道：「你父母也沒了，我方纔知道，甚是悲悼，你家中用度何如？」永忠道：「小的父子，承太爺太太和大爺恩典，地土銀錢房屋，足有一千四百兩，着實是好光景。」于冰道：「如此我心纔快活。」少刻請于冰裏邊吃飯。于冰進裏邊房內，說道：「家中若有好果子更好，如無不拘草菓仁之類，我還吃些煙火食，我數年來一點不動。」卜氏深為詫異，隨吩咐衆小廝，分頭去買，先將家中有的取來。于冰將數年辛苦，亦略說大概。坐定更後，于冰見左右無人，向卜氏道：「我且在外邊暫歇一宿，過日再陪你罷。」卜氏滿面通紅道：「我兒大女人，你就在，我也不要你。」于冰同兒子逢春等，坐至二更方到外邊書房內，吩咐柳國賓道：「你們可連夜備辦潔淨上好菜幾桌，我要與先人上坟。與陸芳也做一桌，我也要親到他坟前走走，還要僱車子一輛，我坐上庶免本地親友物色。」又向逢春道：「可戒諭衆家人，不可向外邊露我一字。」逢春道：「頭前各鋪衆夥計，俱來請安，我妻父李大爺和左近親友，俱來觀望，孩兒都打發回去了。」于冰道：「此皆我說的遲了一步，致令家中人喧傳出去，也罷了。」又道：「柳國賓居心誠謹，其功可抵陸總管十分之三，你可與你母親相商，賞銀二百兩，地一頃，以酬其勞；他年已衰老，不但家中男女，即你亦不可直呼其名，當以老總管稱之。大章兒是我做孩童左右不離之人，即賞銀一百兩，其餘大小男婦各量爲賜賞，也算我回家一番。」說話間，小廝們抱來七八件雲錦被褥，于冰立令拿回。小刻卜氏又領了兒媳和兩孫出來，直坐談到五更方回內院。第二日早將身上內外舊衣脫去，換了幾件新衣服，並頭巾鞋襪，上了坟回到書房，和逢春要來白銀二百三十兩，又着安放紙筆，然後將院門關閉，不許閒雜人來往窺視，在裏面寫兩封書，留下一封，仍借土遁去了。逢春問家中大小男婦，在廳上坐候，至午間不見開門。卜氏着將書房門看過，一齊入來，那裏有個于冰，只見桌上有一篇字兒，上寫道：

「別十有七年，始與爾等一面，骨肉亦大疎闊矣。某山行野宿，屢經怪異，極人世不堪之苦，方獲火龍真人垂憐，授以殺生，乃將密訣，將來仙道可望有成。吾兄借祖宗功德，倣一第，此皆家門意外之榮，永宜誠敬事母，况慈育下，保守天和，嚴嵩父子在朝，會試場不可入也；若能泉石終老，更愜吾志。如必交無益之友，貪非分之財，則現在溫飽，亦不能久，勉之慎之，兩孫兒骨氣鬆秀，稍長教以義方，勿私禽犢。吾從此永無相見之期，數語告戒，臨穎怡然。銀二百三十兩，帶送一友人，示知。」

逢春看罷，頓足大哭道：「父親去矣！」卜氏道：「門子關閉着，我不解他從何處去了？」逢春道：「父親已通仙術，來去不可測度。」又將書字內話，與卜氏講解了一遍，卜氏呆了一會，說道：「此番妖精鬼怪，連一口茶飯都不吃，我原逆料必有一走到想不出又是這樣個走法，亦想不到走的如此之速，我兒不必哭他，他當日去後，我們也曾過得，如今沒有他到，覺得心上清淨。」反亂了一陣，逢春又親到城外，四下裏瞻望了半天，方纔回來。正

「庭前鶴喚緣恩海，柱下猿啼爲憶山。莫道于冰骨肉薄，由來仙子破情關！」

第十五回

別難友鳳領逢木女

斬妖龜川江救行商

詞曰：

「閒雲暫棲丹廬嶺，看諸怪相爭一歸成加請同行，也鈸道中情，孽種吹浪鼓濤聲。見舟槎漂零立拘，神將把江清，一劍慶升平。」

有調武陵棗。

話說于冰用道法出了成安，到金不換家叩門。不換見于冰回來，大喜道：「先生真是信人。」城璧也接將出來，讓于冰到東正房坐下。城璧道：「大哥探望家鄉，老嫂並姪子，想皆納福？」于冰道：「他們到都安好，家計亦甚充裕，只可惜我一老家人未得一見。」城璧道：「可是大哥先日說的陸芳去世了麼？」于冰道：「正是。」城璧亦甚是歎息。于冰道：「賢弟從今年六月出門，恐二姪子見你久不回家，不拘那個去窺夏探訪，倘被衙門中人識破，大有未便，我今日在家中，已替你詳寫家信，言明你弟兄二人事由已差鬼役送去，明早必有回音。」城璧道：「弟已出家，何再顧及妻子，隨他們去罷了。」于冰道：「以你這樣說，我昨日回家，真是大壞清規了！吾輩有妻子，貴不縈心，若明知禍患不測，而必使妻子故投死地，不惟於己不可，即待人亦有所不忍。」不換道：「這封信真是緊要之至，但不知先生怎麼差鬼送去？」于冰道：「明早便知。」說罷，三人敘談至二鼓方歇。至四鼓時分，鬼役超塵暗稟道：「小鬼奉法旨，領移形換影符一遺，假變人形，已將書字寄交范村連城璧家，討有回信在此。」將符與書信交託于冰收超塵於葫蘆內，次早遶與城璧拆開，三人同看。城璧兒果是他兒子親筆，上面有許多悽慘話，叮嚀囑咐他姪兒，再三勸城璧偷行回家探望等語。城璧長歎了一聲，把一個金不換服的障目咋舌，竟不知于冰是何等人。于冰道：「二姪既知始末，從此自可保全，我一刻即與賢弟別去，三年後來看你。」又向不換深深一揖道：「令表兄諸凡仰望照拂，弟異日自必報德。」城璧大驚道：「大哥今往何處去？」于冰道：「人間煙火，我焉能今日消受。」說罷，「從懷內取出白銀二百兩，向不換道：「老兄家亦寒素，安可久養長客，此銀權作令表兄三年飲饌之費，不收得非好朋友，我就此刻謝別。」不換再三苦留。

城壁到一言不發，惟有神色沮喪而已。于冰見城壁光景，必不甚難爲情，于是扯他到廈房內說道：「賢弟不必借別，我此去不過三四年，即來看你，日前曾說明，你通是肉血之軀，難以同行，我此時即博你吸氣導引之法，果能朝夕奉行，自有妙驗。隨家出納，收放始末說與，只未傳與口訣，緣心上有一半還信他不過也。城壁一一謹記。于冰出來，向不換拱手道：「千萬拜託弟去了。」不換知不可留，同城壁送於數里之外方回。于冰心裏說道：「聞四川峽眉山勝景極多，我魂夢中都是羨慕，今且偷空去一遊，就從那邊採訪人間病苦，做個積功德起手，有何不可。」旋即駕雲光奔馳已到峽眉山上，隨處賞玩，見山嵐疊翠，花木珍奇，兩峯突起，對峙綿亘三百餘里，宛若峩眉，蒼老之中，另具一番隱秀，較之西湖，嬌豔大不相同。一日遊到丹鳳嶺上，見對面一山，嵯峨萬丈，勢可齊天，嶺上有石堂一座，因貯石床石椅，丹爐藥鼎之類。于冰看天色已交申時初刻，口裏說道：「今晚就在此過夜罷。」方纔向石床上座，只見對面山上，夾縫內陡然走出兩個大漢，各身高一丈五六，披髮跣足，身穿青衣。兩個大漢俱朝西跳望，猛聽得一聲說道：「至矣至矣！」其聲音闐大，彷彿猶如巨雷。說罷，兩個大漢俱入山縫內。少刻那兩個大漢又出來，各手執弓箭，大亦絕倫。一大漢道：「看我先中其腹。」說着，將弓扯滿，向西一箭射去。于冰急忙看那箭到處，只見正西山頭有一婦人，緩步走來，此箭正中其胸。那婦人將箭拔去，丟在地下，復向東走來。一大漢道：「此非你我能制服，須報知將軍。」只見那個大漢，又入山夾縫內。須臾山縫內出來十五六個大漢，皆身高一丈六七者，齊聲向山縫內躬身喊道：「請將軍出宮禦敵。」只見那夾縫內出來一絕大漢子，即衆大漢所謂將軍者，身高二丈六七尺，赤髮朱衣，兩眼比盤子還大，閃閃有光，面若噴血，剛牙鋸齒，亦手執弓箭，面向西看望，只見那婦人漸次相近。于冰看神細，看見那婦人翠裙蕙袖，錦衣珠環，容貌極其秀美，乃婦人中之絕色也。從山西款段而至。那將軍回顧衆大漢道：「看我中其喉。」衆大漢齊聲道：「共抑將軍神箭。」只見那將軍洩滿大弓，將箭放去，口中說一聲着，只見這枝箭響一聲，正射中在那婦人咽喉上，一半在項前，一半透出項後。那婦人若不知者，輕輕將箭抽出，擲於地下，又緩緩走來。那將軍環顧衆大漢道：「此非軍師先生不能降服，此婦爾等可快請軍師先生來。」俄頃，軍師先生亦從夾縫中走出。于冰見那軍師先生長有六尺，粗也有六尺，頭大如輪，目大如盆，口大如鍋，面黑如漆，身綠如荷，乍見與一個毬相似。只見那軍師先生手拿寶劍，口中念念有詞，用劍向地下一指，山豁內大小石塊，都亂跳起來，又用劍向天上一指，那些大小石塊，隨劍都起在空中，復用劍向那婦人一指，那些大小石塊，雨點般向婦人大打下。只見那婦人口內吐出許大一小瓢，其色比黃金還豔，用手將小瓢一晃，那些大小石塊，響一聲都裝入瓢內，形影全無。那婦人又向衆人軍師先生，並衆大漢，一擲響一聲，將衆大漢同軍師先生，並將軍俱裝入瓢內，擲起半天。那婦人又用手將瓢連指幾下，那瓢在半空連轉幾

轉；那婦人將手向上一翻，那飄在空中，也便隨手一翻；只見從飄內倒出無數大小石塊，勢若山積，隨後又倒出許多青黑冰來，如瀑布懸空一般，飛流直上，平地上堆起波濤，那婦人將手一招，那飄兒仍鑽入婦人口中，那婦人旋即嫋嫋婷婷，仍向西山行去。于冰在石堂內，看了半響，竟看呆了。心中想道：「此必都是這妖怪，敢於青天白晝，如此兼併，莫管他且送他一雷火珠。」想罷，走出石堂，用右手將珠擲起，烟到處響一聲，打的那婦人黃光遍地，毫無響聲。于冰急將收回，那婦人掉轉身軀，見于冰站在對山石堂外，復用俊眼，將于冰上下細看，笑說道：「我有何得罪先生處，先生却如此處置我？」于冰見雷火珠無功，大為驚詫，高聲說道：「我乃火龍真人弟子，冷于冰是也，替天斬除妖孽多年，你係何等精怪，乃敢橫行不畏天地？」那婦人又將于冰看道：「你面上竟有些道氣，正而不邪，做鬼雖此不遠，請先生同去一敘如何？」于冰大笑道：「我若不敢到你巢穴裏去，我也算不得火龍真人弟子了！」脫罷，將身軀從嶺上一躍，已到婦人面前。那婦人讓于冰先行于冰道：「你只管前走，我不避你。」那婦人微笑道：「我便得罪，先引道了！」說罷，分花拂柳，嫋娜而行。于冰跟在前面，過了兩個山頭，盤繞至山低，見一絕大桂樹，高可齊天，粗經畝餘。那婦人走至樹前，用手一推，其樹自開，現出門戶屋宇，執手讓于冰先行。于冰遲疑不敢入去。那婦人道：「我非禍人者，先生請放心。」于冰道：「你先入去，我隨後即至。」那婦人又笑了一笑，先入樹內。于冰此時進退兩難，又怕被妖怪恥笑胆怯，于是口念護身神咒，手握雷珠，跟了入去。覺得一陣異香撲鼻，清入肺胃，放眼一看，另是一個天地，見朱門繡戶，畫閣雕樑，陳設物件，晴窗耀日，外非人世所有。心裏說道：「天下安有樹內現此宅舍，必是妖怪幻捏而成。」那于冰與婦人入來，便執東家之禮。又讓于冰先行。于冰到此也避忌不來，大踏步走入廳內。那婦人向于冰輕輕一拂，與于冰分賓主坐下。許多侍女，有獻松柏露者，有獻玫瑰露者，獻紫芝露芭蕉露者。于冰總不吃。婦人道：「先生修道幾時？」于冰道：「纔數年。」婦人道：「數年即有此道術，具此神通，真罕見也。」于冰道：「你端的是何人，可向我實說。」那婦人道：「我木仙也。自盤古開闢以來，至今歷無算甲子，適先生所見大桂樹，即吾原形。」于冰道：「方纔對敵衆大漢，並將軍和軍師先生，皆是何物？」婦人道：「此輩赤楠梗，杞梓，楸，檜之屬，均係經歷六七千年者，奈伊等不務清修，惟恃智力，在此山中，逢人必咬，遇物必殺，上干天地之和，下激鬼神之怒，今日我除吾手實，氣數使然。」于冰聽其語言正大，將頭點了幾點。又問道：「他們既如此作惡，爲何不早行斬除？」婦人道：「去歲那極大漢子，自號將軍者，不探分量，會遣媒妁求婚於我，我將媒妁嚴刑重處，斷誓逐去，詎意他懷恨在心，昨晚花蕊夫人招飲，明霞殿看鶴蛇啣珠戲，此輩訪知我不在，碎我花英，折我枝條，屋宇幾爲之覆，此刻相持亦以直報怨耳。」于冰道：「仙卿口中吐一小黃瓢，極能變化，此係何物？」婦人道：「此桂實也。吾有實數百年一結者，有三五百年一二百年一結者，要

皆桂之精華，桂之血脈也。吾於天皇氏時，即擇一最大最久者，煉之四千餘年，始成其實。其形似飄，其實則圓，隨意搭便，大可盛山嶽江湖，小可破蟻虱微物。」于冰道：「仙卿之飄，亦能化人否？」婦人道：「人與物一體，既可以化物，即可以化人。」于冰笑道：「信如斯言，則凡入卿飄者，一概無生矣！」婦人道：「飄與我乃共枝同根而出，飄即是我，我即是飄，人生之入吾飄者，生隨吾所欲，何至於一概而生也！」于冰點首至再道：「可謂至寶矣！」又道：「仙卿修煉，亦調和鉛汞否？」婦人道：「其理則同，其運則不同。先生以呼吸導引為第一，餐霞飲露次之。我輩以承受日精月華為第一，雨露滋潤次之。至言呼吸導引，不過順天地氣運，自為轉移可也。大概年愈久，則道益深，所以正直無邪，即可以與天地同休。先生既係火龍真人弟子，定必與桃仙客相識。桃仙客與吾輩同類，今日相會，亦係盤古氏至今未有奇緣。我有桂質幾枝，為先生壽。」令侍兒取出一錦袋來，內貯碗碟大者，茶酒杯大者，罌豆大者，無一不黃光燦爛，耀目奪睛，芬馥之氣，味適天香，嗅之頓覺心神清越。婦人取茶杯大者一，瓊大者十，說道：「此茶杯大者三千年物，服之可延壽三百載；瓊大者皆百餘年物，服之可延壽一紀。」于冰作揖領謝，又問道：「仙卿從盤古氏至今，修持既久，所行有光明正大，理合膺上帝勅召，位列金仙，猶必寄跡林泉，何也？」婦人道：「吾初次奉詔封桂，粵夫人因性耽清潔，固辭始允。二千年後，又勅清華夫人命佐花蕊夫人，管理萬國四海花本榮枯事，此缺極煩冗，受職後便須隨班朝賀，山野之性，更非所願，因此又復行固辭。只今算一草莽之臣可也。」于冰連連作揖道：「今日冒瀆夫人，失敬之至。」婦人笑道：「幸吾皮骨頗頑厚，尚能挨起一珠耳。」于冰又連連舉手道：「惶恐！」說畢，送于冰出樹，又叮囑道：「山海之內，多藏異人，邪正不一。嗣後先生宜節重厥躬，毋輕以隨珠彈雀。」于冰拱手謝道：「良言自當書紳。」婦人又道：「暇時過我一談，於先生未為無益。」于冰唯唯，剛走得一步，那樹已無門矣。後來于冰授職金仙，到與此婦成道中契友，有暇時即來坐談。于冰洞中，他亦常走，此事後話。次早復去間遊，遊行了數日，方駕雲出山，離地纔起了三百餘丈高下，見川內銀濤遍地，雪浪連天，一陣怪風，刮的甚是利害。但是：

「不是風姨肆虐，非關異女施威；竹浪橫飛，松濤亂捲，初浙瀝以蕭颯，忽奔騰而澎湃。正峯瀑布，瀉至江干；三峽雷霆，湧來地底；大舟大槳，翻復如落水之鷄；少女老男，紛續似熬湯之蟹。」

于冰見風聲怪異，低頭下視，見川江內大小船隻，沉沉浮浮，男女呼天地，個個隨波逐流，心上甚為惻然，忙疾向地上一指，喝聲住，少刻風平浪靜，見梢工水手，各整舟楫，其中有翻了船得救上岸人，又皆呼天叫地，勢類風狂。于冰復手拈劍訣，飛符一道，須臾大小江神，拉立雲中，聽候使令。于冰問道：「今日大風陡起，江川內壞無限船隻，傷殘許多民命，爾諸神可是奉上帝勅。」

旨收羅在劫人之麼！衆神道：「這段江名爲孽龍窟，最深最險，江底有一老龍，已數百載，屢次吹風鼓浪，壞往來船艦，實係此物作祟。小神等並未奉有勅旨。」于冰聽了大怒道：「爾等既職司江界，理合誅怪安民，體上帝好生之心，何得坐視妖龍肆虐，由他歲歲殺人！」衆神道：「妖龍身軀大經一畝力大無窮，且通妖術，小神等費淺法消除。」于冰越發怒道：「爾等既無力遣除，何不奏聞上帝召天將誅之！」諸神皆鞠躬認罪。于冰將木劍取出，上面書符兩道，付與江神道：「可速與吾劍投入窟穴，自有妙應。」江神等領劍入水，見老龍還在那裏食落江男女，又有那些不知死活的魚蝦，也來趕吃人肉，統被老龍張開城門般大口，一總吞去。正在快活時，江神等將木劍遠遠的丟去。那劍出去，有光一道，寒輝掣電般，直撲老龍項頸下，只見那老龍從口中吐出一股青氣，將木劍衝出，有百步遠，近在水中旋轉不已。只待青氣散盡，那木劍又向前飛去，仍被青氣衝回。如此五六次，衆江神見不能成功，將木劍收回，齊到半空中，細脫妖龍利害。于冰道：「此必須用前後夾攻之法，方可。」隨將雷火珠交付江神吩咐如此如此。衆江神領命，握珠者還立在老龍尾後，持劍者仍在前，將劍丟去。老龍復吐青氣，不防尾後响一聲雷火珠早打到老龍尾骨上。老龍雖覺疼痛，却還不甚介意。江神將珠收回，復向老龍擲去，大响了一聲。這一珠纔將蓋子打破，疼得老龍聲吼如雷，急忙將身軀掉轉，張着巨口，向衆江神吐毒。衆江神收珠倒退，却好木劍從老龍背後飛來，直穿過老龍脖項，血勢噴濺波浪，開而復合者幾次。那老龍躑躅跳躍，無異山倒峽崩，江面上船隻又被水晃翻了許多，于是登開四足，向江底蘆草多處亂鑽。只見那劍真是仙家靈物，一直上去，從水中倒起，轉一轉橫砍下來，直將項刺斷一半，老龍倒於江底，那劍猶往來擊刺，好半响，龍頭始行墮落。于冰在雲中，等候多時，方見衆江神手捧珠劍，欣喜覆命，細說誅殺老龍原委，又各稱頌功德不已。正言間，忽聽得江聲大振，水泛紅波，見一龍頭大有丈許，被神將等推湧上江岸。看的人蜂屯蟻聚，都亂嚷上帝降罰，殺此亘古未有的怪物，從此永慶安瀾，商旅可免覆舟之患矣。于冰戒諭江神着不時巡查，以除民害，衆神遵命去了。于冰方催雲行去，隨地濟困扶危，正是：

「丹鳳嶺前逢木女，川江水底斬瀾魔；代天宣化神仙事，永慶安行妖旅船。」

第十六回 林夫人刎頸全大義 朱公子傾囊助多金

詞曰：「蛩聲泣露驚秋枕，淚濕鴛鴦衾；立志救夫行，癡心與恨長；世事難評斷，竟有雪中炭；夫婦得周全，豪俠千古傳。」

右調連環詞

話說于冰斬了妖龍，這日商客死亡受驚者甚多。就中單表一人，姓朱名文煒，係河南歸德府虞城縣人，年二十三歲，住居

柏葉村。他父名朱昱，有二千多兩家私，住房田地在外。後部中打點補授四川金堂縣典史。他長子名文魁，係已故嫡妻黃氏所

生，娶妻殷氏，夫婦二人皆陰謫殘害。文魁最是懼內，又好賭錢，每逢賭場，連性命不顧。次子朱文煒，係已故側室張氏所生，為人

聰明仁慈，娶妻姜氏，亦甚純良。他家有兩房家人，一名段誠，一名李必壽，各配有妻室。朱昱最愛文煒，因長子文魁好賭，將田產

留文煒在家經理，將文魁帶至任所，也是防閑他的意見，說明過三年後，方着文煒來替換，接連做了三年典史，手內也弄下有

一千四百兩，又不敢在衙中存放，恐文魁偷用，皆暗行寄頓。這年已到三年，文煒想到他父親，決意入川看父。將地土俱行租

與人耕種，又將家中所存所用，詳細寫清賬，安頓下一年的過度，交與他嫂嫂管理，方同家人段誠一同起身。這日到擊龍潭，

陡遭風暴，船隻幾覆，幸得今番救脫，來到金堂縣，朱昱大喜，細問了家中並鄉里等事。文魁見兄弟來，可以替得，早行回家，不意

過了月餘，朱昱一字不題。文魁惱恨之至，一日朱昱到紳士家看戲，至三鼓方回，在馬上打了幾個寒戰，回署便害頭疼，至八天

後，又復遍身疼痛，寒熱交作，有時清白。一日到二鼓以來，朱昱見文煒一人在側，說到本城貢生劉崇義與我至厚，我他家存銀

一千一百兩，我會與他暗中說明，不着你哥哥知道。新都縣敦信里朱乾，是與我連宗兄弟，那邊收存我銀三百兩，此宗你哥哥

有點知道，二處我都係暗託說明，將來做你的飯根。我若有個好歹，你須設法弄在手內，日後你哥哥將家私輸盡，你就幫助他

些，他也領情。不是做父母的存偏心，我深知他夫婦二人皆不成心術，久後你必大受其累，約契你可速速抽收在手。」文煒泣

說道：「父親不過是受了寒，早晚即愈，何驟出此言？父親即百年後，有父從父，無父從兄，我若欺了哥哥，天亦不容我。」朱昱聽

了大恨道：「痴子深負我苦心，你到後悔時，方信我言，由你去罷。」又將文魁叫到跟前，囑咐些死後，務須速速分家的話。不想

說話間，又煩躁起來。朱文魁方請了個姓強的醫生，錯認陽症當陰症，只一劑藥，就把他父親送了命！大家號哭了一回，買辦

棺木盛殮，至七日後，文魁于城內借了一小佛廟名慈源寺，搬移出去，開弔畢，文煒將劉貢生等借約二張，揀去交付文魁。文魁

喜歡的心花都開，出乎意料之外，極力的將文煒譽揚賢孝，正大不欺。文魁即將劉貢生所借銀子，討要到手。隨着他兄弟文煒

赴新都縣，討要朱乾家借項去了。次日文煒遵兄命，同段誠到朱乾家，相待極其親厚，與了本銀三百兩，又找了利銀十七兩，餘

外又送了十兩。主僕二人千恩萬謝，辭了上路。約走了二十多里，至新都縣飯鋪內吃飯，見三三兩兩，出來入去，都說的是林秀

才賣了老婆，這官欠的話，咨嗟太息，到十有八九。原來這林秀才，是本省新都縣人，單諱一個信字號齊峯，年三十一歲，却生

的相貌雄偉，勇力絕倫，雖是個文秀才，却弓馬嫻熟，學的一身好武藝，娶妻嚴氏，頗有才色，夫人甚和敬愛，他父親林楷，為人正

直做過陝西隴縣知縣，真是一個錢不取；後來病故在任內，林岱同他母親和家人林春扶柩回籍，不幾月，母親也去世。清官之家那裏有什麼私囊，又因重修隴縣城池，部中核減工來，到虧空下國幣二千五百餘兩，着落新都縣提追。前任縣官，念他是舊家子弟，不過略爲催取，林岱也曾交過八百餘兩。新任知縣叫馮家駒，外號又叫馮剝皮，爲人極其勢利刻薄，他曾做過隴西縣知縣，與林構同寅間，甚是不對，屢因不公不法的事，被林構當面恥辱。今日林岱有這件事到他手內，正是他報怨之期。一到任，就將林岱家人林春拿去，日夜比責。林岱被產完了一千餘兩，求他開釋，他反申文上憲，將林岱秀才也革下來。林岱又將住房變賣交官，租了一處土房居住。本城的紳衿鋪戶，念他父居鄉正直，前後捐助三百兩，尚欠三百五十兩無出。大家同去懇馮剝皮，要他代報家產盡絕，馮剝皮不惟不聽情面，且將林岱拿去收監，立限責比，大有不致生全的光景。家人林春也拖累死了。他妻室嚴氏在家中，同林春的女人針黹度日，每天不過吃一頓飯，常有整天家受餓的時候。本城有個監生叫胡貢，人只叫他胡混，是個心大胆小，專好淫欺的人，他家裏有幾千的兩度用，又好奔走衙門，藉此欺壓善良，他屢次看見嚴氏出入，姿色動人，又知林岱在監中無可救解，便引起他娶妾之心，託有一個有機變的宋媒，以採買針線爲由，每日家言來語去，攪撥嚴氏着他贖身救夫。嚴氏是個聰明婦人，早已明白他的意見，只是不應承他。後來他屢次牽引，便也動了個念頭，委婉應允，說明着胡貢代完銀項，等他丈夫出監相見，即便過門。宋媒又着他丈夫親筆寫立文約。次日嚴氏跟了林春女人，奔至新都縣監內，與他丈夫相見，說明緣故，林岱聽了，倒豎鬚眉，滿身肉跳，大笑道：「不意你在外面倒有此際遇？」向林春女人道：「你可哀告牢頭，討一付紙筆來。」少刻，將紙墨筆硯俱送來。林岱賭氣提筆，立即寫立文約，寫畢，將頭向監牆上一斜靠，緊閉雙目，一句話不說。嚴氏道：「你出監後，務必到家的走走，我有許多裏緊話囑咐你，你若不賭氣不到家中，我就是來生來世見你了！」林岱笑道：「你去罷！」言訖，把身子往地下一倒，便睡了去。嚴氏回到家中，宋媒婆早在門外等候，嚴氏從袖內取出了贖契，向宋媒道：「事已做妥，你可速我的話，銀子三百五十兩，要胡大爺當堂替我前夫交代清楚，衙門中上下，即或有些使費，我前夫都不管，我幾時不見我前夫回家，我斷斷不肯動身，不是我心戀前夫，情理上該是這樣。」宋媒見了契約，如獲至寶，說了幾句吉慶話，回去遞與胡監生。胡貢看了大喜，次日一早，親自送了馮剝皮四樣重禮，剝皮說了無數送情的話，始將銀兩收兌入庫，即將林岱隨時放出監來。胡貢然後回家，催着收拾喜轎，差人到林岱家娶妾。這林岱出了縣監，一直奔到自己前門，見喜轎在一邊放着，看的人高高下下，約百十餘人，又聽得七言八語，說：「林相公來了，少刻我們就要看他霸王別姬了。」林岱羞愧之至，分開衆人入去。嚴氏一見大哭道：「今日是我與你永別之日了！」將林岱攙入坐下道：「我早開買下些酒肉，等你來痛飲幾杯。」林岱道：

「你是胡家人了，喜轎現在門外，你速刻起身。休要戀我懷抱。」說着，只見胡監生家，兩個媒人入來說道：「林相公也回來了，這是一邊過銀，一邊過人的事。」嚴氏大怒道：「總去也要到日落時分，人齊與姓胡的了，房子沒賣與姓胡的，似這樣直出直入使不得。」胡家人聽了，也要發話，想了想，兩人各自示意而出。嚴氏又哭說道：「我與你夫妻十年來，無福到老，半路相絕，你將來前程遠大，非必終於貧賤之人，異日苟能富貴，百年後你務必收拾我殘骨，合葬在一處，我在九泉之下……」話未完，林偈大笑道：「這都是嬰兒說夢的話，你焉能與我合葬？」正說話間，只聽前門有人罵道：「你這般無用的奴才，爲什麼不將喜轎抬入去，只管延挨甚麼？」嚴氏知是胡貢來了，一直走到門前，用衣襟拭去了淚痕，高聲問道：「那個是監生胡大爺？」胡貢說道：「小生便是。」那婦人道：「你娶我是何意見？」胡監生道：「娘子千伶百俐，難道還不知小生的意思麼？」嚴氏道：「我夫雖欠官錢，實係仇家作弄，承滿城中紳矜士庶，並鋪戶諸位老爺，念我夫主忝係宦裔，捐銀兩次，各助多金，可見惻隱之心，人人皆有，尊駕名列國學，甯無同好，偏開價格外，容我夫妻苟延歲月，聚首終身，生不能腳踏階下，死亦焚頂九泉，身價銀三百五十兩，拙夫按年按月，陸續加利報還，天日在上，誰敢負心，此必安心強娶，誠恐珠沉玉碎，名利皆非，君若到那時，人琴俱亡，徒招通國笑談，未知尊意以爲何如？」胡監生道：「娘子雖有許多之乎者也，我一句文墨話不曉得，我知銀子費去，婦人買來，若說積德二字，我何不將三百五十兩銀子，分散與衆貧人，還多道我幾個好，也斷斷不肯都積德在你夫妻兩人身上，閒話徒說無靈，快快上轎，走路是正務，我家有許多親友，等候吃喜酒哩！」此時看的人並聽的人，不下千萬，嗟嘆者不一而足。那宋文煒正與段誠在飯鋪喫了飯出來，站了自然聽的明白，只見那婦人掉轉頭向門內，那婦人連連呼喚道：「相公快來。」叫了幾聲，門內走出一條金剛般大漢，看了看衆人，隨即又閃入門內，那婦人面朝着門內道：「妾以蒲柳之質，得相從九載，實指望夫妻偕老，永效于飛，不意家門多故，反受仕宦之累，非你緣淺，乃妾命薄，我自幼也粗讀過經文，止知從一而終，從今而後，妾于白楊青草間，候你罷，前途保重，休要想念于我。」又指着胡監生罵道：「可惜我十幾句良言，都送在豬狗耳內，看你這廝，妖頭賊眼，滿身錢臭，也不像個積陰德識時務的人。」說罷，從左袖內拉內剛刀一把，如飛的向項下一抹，背後有一後生，看的真切，一伸手將刀子從肩傍奪去，倒將那後生手指勒破，鮮血淋漓。那婦人大叫了一聲，向門上一頭觸去，按到在地，只見血流如注，那些看的人，齊聲一喊，無異轟雷，胡監生見勢頭不好，快忙的躲避去了。林偈抱起了嚴氏，見半身竟是血人，到底婦人家無甚氣力，止是腦後撞下一大窟，幸未身死。林偈提入房中，替他救治，街上看的人，皆極口贊揚烈婦，把胡監生罵的人氣全無。待了一會，宋媒婆入去打聽，見不至於傷命，忙去報與胡貢，胡貢又帶了許多人到門前，大嚷道：「怎麼我昨日買的人，今日還敢和姓

林的坐着，難道在門上撞了一下子，就罷了不成，有本領到我家施展去來。」朱文煒細看那人，但見：

「滿面浮油，也會談忠論孝；一身橫肉，慣能惹是非。日露銅光，遇婦人便做秋波使；口含錢臭，逢豪士常將冷語相譏。」敬府趨州，硬占紳矜地步；畏強欺弱，假充光棍名頭。屢發非分之財，常充應得之禍。」

朱文煒看了一回，見事無收煞，此時心上便忍耐不住，分開了眾人。先向胡監生一揖，說道：「小弟有幾句冒昧話，未知老兄長許說不許說？」胡監生道：「你的語音不同，是那裏人氏？」文煒道：「小子河南人，本姓朱，在此地做些小生意，今日路過此地，看的多時，這婦人一心戀他丈夫，斷不是個享榮華富貴的人，要在尊府，他也沒福消受，不過終歸一死。依小弟主見，不如叫他夫主，還了這宗銀子，讓他贖回老長兄，拿着銀子，怕尋不出有才色的婦人來麼？」胡監生道：「這都是信口胡說，他若有銀子，不賣老婆了。」文煒道：「小弟借與他何如？」眾人猛見一穿白少年，說出這話，都喝彩起來。胡監生道：「不意料你到有錢，會放賣人口賬。」文煒道：「小弟能有幾個錢，不過是為兩家解紛的意思。」胡監生想了一會，說道：「也罷了！你若拿出三百六十五兩銀子，我就不管他。」眾人應得亂叫道：「相公快出來，有要緊話說。」林岱出來問道：「衆位有何見論？」衆人道：「今日有兩位積陰德的人，指着文煒道：「此位姓朱的，客人情願替你還胡大爺的銀子，贖回令夫人。」又指着胡監生道：「此位也情願讓他取贖，着你夫妻完聚，豈不是兩個積陰功的人麼？」林岱道：「我有銀交銀，無銀交人，怎麼累及旁人代贖？」衆人中有幾個大嚷道：「你們聽麼？他到硬起來了！」林岱連忙接說道：「不是我敢硬，只因與此位從未一面，心上過不去。」衆人道：「你不必如此你快快與他二位磕頭罷。」林岱出忙扒倒，先與文煒叩謝，後與胡貢叩謝。朱文煒扶起道：「胡大爺，可有約契麼？」胡貢道：「若無約契，我倒是霸娶良人妻女了！」隨將約契，從傍身取出遞過。文煒道：「約上止有三百五十兩，怎麼說三百六十五兩？」胡貢道：「衙門中上下使費，難道不是錢？」衆人齊說道：「只以紙上為憑罷！」胡貢道：「我的銀子，又不是做賊偷來的。」文煒道：「不但這十五兩分外的除了！就是正數，還要奉懇。」胡貢道：「你是積陰功人，怎麼樣下起惡字來了？」文煒道：「小弟身漢，實止有三百二十七兩，意欲與老兄同做這件事，讓這幾大兩何如？」胡貢又大笑道：「我只准你贖回去，就是天大的好事，三百六十五兩，少一兩也不能，你且取出銀子來看看。」文煒向段成要來。胡貢道：「蹲在地下，打開細細的都看了。」又道：「你這銀子，成色也還將就去得，我原是十足紋銀，上庫又是庫秤，除銀本三百六十兩外，另行加利，你還該我五十二兩五錢，方得完結，分兩還得同到錢鋪中秤兌。」文煒道：「我止有此銀，這却怎處？」衆人道：「你別處就不能湊兌些麼？」文煒道：「我多的出了，少的豈肯惜費，我又是異鄉人，誰肯借與我？」胡貢道：「如此說，人還是我的。」內中有

一個大叫道：「我是真正一窮秀才，通國皆知，衆位人千人萬，就沒一個尙義的，與自己子孫留點地步；如今事已垂成，豈可因這幾十兩銀子，又着他夫妻拆散，幫助不拘二錢三錢，一兩二兩，就是三十文五十文錢，積少亦可成多，只求衆位爺，於此刻積點陰德，一文可抵百文，一兩可抵十兩。」話纔說完，大衆齊聲說道：「我們都愿意幫助。」一言甫畢，有掏出銀子來的，有拿出錢來的，有因人多，擠不到跟前，煩人以次傳遞的，三五十文，以至三五百文，三五錢以至三二兩不等，還有一時無現錢，或脫衣典當，或向舖戶借貸，你來我去，亂跑着交送的。沒有半個時辰，銀子和錢，在林岱面前，堆下許多。衆人又七手八腳，察點數目。須臾，將銀錢秤數清楚。一人高聲向大衆道：「承衆位與子孫福氣，做些好事，錢已有了十九千三百餘文，銀子共十一兩四錢有零，這件事成就了。」朱文煒笑向胡貢道：「錢銀俱在此，祈老兄長察收，可將賣契還我。」胡貢道：「你真是少年，沒耳，沒心肝的人，我前曾說過，連庫秤並衙中使費，通共該找我五十二兩五錢，像這錢我就沒的說，這十來兩銀子，九二三的也有，九五六的也有，內中還有項銀和銅一樣的東西，將銀錢合在一處，纔算添了三十兩，還少二十多兩，怎你便和我要起賣契來。」猛見人叢中一人大聲道：「胡監生，你少掂斤播兩，這銀錢是大衆做好事的，你當還是朱客人的銀錢，任你瞎嚼麼？且莫說你在衙門中使費了十五兩，你便使費了一千五百兩，這是你走動衙門，不安分的事體，你還敢對衆數說出來，我到要問你這使費，是官吃了。」說着，揚拳拽袖，向胡貢撲來。胡貢急向人叢中一退，笑說道：「老哥不必動怒，就全不與我，這幾兩銀子也有限的，我原爲的那林大嫂，張口就罵我。」又有幾個人道：「這果然是林大嫂，不是處長話短說，罷你到年底還教加多少纔了結？」胡貢道：「話要說個明白，錢莫丟在明處，今將林大嫂罵我話說出，就爭多較短，衆位自然也明白了。經年家修橋鋪路，只廟中布施，我也不知用着多少，衆位都會行善，我就沒一點人心。」說罷，將家中小廝們，叫到面前，指着朱文煒銀兩，並衆人公攤銀錢，你們將此拿上，帶同轎子回家。又將林岱約契，遞與朱文煒道：「所欠二十多兩，我也不着補了，算我與你同做了這件陰功罷。」文煒將約契接了，舉手道謝，即忙遞與林岱。胡貢又向大衆舉手道：「有勞衆位費心。」內中有幾個見他臉上，甚是沒趣，便贊揚道：「胡大哥是好漢。」胡貢笑應道：「小弟又何好處，不過是銀錢上吃的虧罷。」隨即領着家人，捱着胸脯走去。林岱跪倒在地，朝着東西北三面，連連叩頭道：「林某自遭這此官欠後，承本城鄉紳耆士庶，並各舖中衆位老爺，前後扶助三次，今又惠助銀錢，成全我房下，不致殞命失節，我林某無以爲報，就是幾個响頭。」說畢，只向東西北三面，復衆叩頭，抓起來拉住。朱文煒同衆人道：「舍下只有土房兩三銅，不能遍請諸位老爺，意欲留這位朱相公喫頓飯，理合同衆位老爺表明。」衆人齊聲道：「我們原聞客人大名。」文煒不肯說。衆人再三逼問，文煒道：「我叫朱文煒，是河南虞。」

城縣人，在貴省做點須小生意。衆人聽了，互相啜飲道：「做生意人，肯捨這注大財，更是難得難得。」又有幾個人道：「林相公，你要明白這朱客人，是你頭一個大恩人。」指着那叻喝的窮秀才道：「此位是倡首衆人幫助的。」又指着要打胡貢的人道：「這是爲你抱不平，嚇退胡監生的。」又指着大衆道：「這都是共成好事的恩人，還有那位奪刀的，又是你令夫人恩人，假若不是他眼明手快，令夫人此時已在城隍廟掛號了，今日這件事，竟是缺一不可。」又有幾個罵胡貢道：「我們鄉黨中刻薄寡恩，再沒有出這胡監生之右者，但他善會看風使船，覺得勢頭有些不便，他便學母鷄下蛋去了。」衆人皆笑道：「我們散了罷。」朱文煒也要別去林岱，那裏肯依，將文煒拉入門內去了。正是：

小人利去名亦去，君子名全利亦全。不信試將名利看，名名利利豈徒然。」

第十七回 喪心兄棄弟歸故里 長舌婦勸姒過別船

詞曰：「胸中千種愁，挂在斜陽樹；綠葉陰陰自得春，難辨黃鸝啼處。不見同床人，哈偏如箚語；門戶重重疊疊，雲山遮斷西

川路。

右調百尺樓。

且說林岱將朱文煒拉入堂屋內，叫嚴氏道：「你快出來拜謝，大恩人來了。」嚴氏早知事妥，感激切骨，包着頭連忙出來，與林岱站在一處，男不作揖，女不萬福，一齊磕下頭去。文煒跪在一邊相還。夫妻二人磕了十幾個頭，然後起來，讓文煒上坐。嚴氏也不迴避，和林岱坐在下面。林岱將文煒出銀代贖的話，向嚴氏細說。嚴氏道：「妾身之命，俱係恩公保留，妾夫婦若貧賤一生，亦惟付之長嘆，或神天鑿祐，少有進步，定必肝胆塗地，仰報大德。」文煒道：「老賢嫂高風亮節，古今罕有，較之城府相梁，環縊華周者，更爲激烈，使弟輩欣羨佩服之至。」林岱道：「恩公端的有何事到敝鄉？」文煒道：「小弟係金堂縣典史朱景之次子，賤名文煒，家兄名文魁，家父月前因感寒病故，今日係奉家兄命到貴縣敦信里要賬，得銀三百二十七兩，適逢賢嫂捐軀，此係冥冥中定數，真是早一日不可，遲一日不可也。」林岱道：「原來恩公是鄰治父臺公子，失弔問之，至小弟纔出圍圍，無物敬長者，幸有賤內，粗治杯酌，權爲今夕話別之具。」文煒道：「小弟原擬趕赴金堂，今若過却，恐拂尊意。」隨叫段誠吩咐道：「你可在飯店中等我，我回去。」林岱道：「尊价且不必去，更望將行李取來，弟與恩公爲長夜之談，寒家雖不能容車馬而立錐之地，尙屬有餘，明天會令兄，亦未爲晚。」文煒方叫段誠將行李取來，少刻酒飯齊備，讓文煒居正，林岱在左，嚴氏在右。文煒道：「老賢嫂請尊便，小弟外人，何敢同席。」林岱道：「賤內若避嫌，是以世俗待恩公也。」文煒復問起虧欠官錢緣由，林岱細說

了一遍。文煒道：「老兄氣宇超羣，必不至泥塗終身，此後還是株守林泉，或別有趨向？」林岱道：「小弟有一族伯，現任荊州總兵，官諱桂芳，弟早晚即欲攜家眷奔赴，只是囊中如洗，亦索付之無可如何而已！」文煒道：「此去水路約一千餘里，老兄若無盤費，弟還有一策。」林岱道：「恩公又有何策？」文煒道：「弟隨身行李，尚可典當數金。」林岱大笑道：「我林某縱使死溝渠，安肯做此貪得無厭之事，使恩公衣被盡棄！」文煒道：「兄止知其一，未知其二。小弟家鄉，還有些須田產，尚可餬口。先君雖故，亦頗有一二千金積蓄，小弟何愁無有衣被？若差小价走取，往返徒勞。」急忙到下房與段誠說知，段誠道：「救人貴於救到底，小人即刻就去。」林岱同嚴氏走來相阻，段誠抱了行李，飛跑而去。林岱夫婦大為不安，三人仍歸坐位。文煒道：「小弟與兄萍水相逢，即成知己，意欲與兄結為生死兄弟，未知可否？」林岱大喜道：「此某之志願也。」隨即擺設香案，交拜畢，各敘年齒，林岱為兄，文煒又與嚴氏拜為嫂嫂。這會挪去世套，開懷暢飲，更見親切，不多時，段誠回來，諸物止當了十四兩五錢，俱係白銀。文煒接來，雙手送與林岱，林岱也不推讓，也不道謝，止向段誠道：「着實煩勞了！」又令林春女人打發酒飯。三人直坐到二鼓時候，嚴氏與林春女人歸西正房內。林岱同文煒在東正房內，整敘談到天明。段誠在西廡房內安宿，次早，文煒定要起身。林岱夫婦揮淚送出門外，止隔了兩天，林岱僱船同嚴氏林春女人一齊起身赴荊州去了。且說朱文煒別了林岱，出了新都縣路上，問段誠道：「我這事做得如何？」段誠道：「真是盛德之事，就怕大相公有些閒言語。」文煒道：「事已做成，由他發作罷！」文煒入了金堂縣，到得慈源寺內，文煒道：「你兩個要的賬如何？」文煒道：「共要了二百二十七兩。」文煒聽了大喜道：「我算着必要全結，怎便多要了十兩銀子成色分兩如何？」文煒道：「且莫說成色分兩，何如還有一件事要稟明哥哥？」文煒着急道：「有什麼事？」文煒就說林岱夫妻折散，捨銀幫助的話。文煒也等不得說完，忙問道：「你只到迅速說銀子與了他沒有？」文煒道：「若不與了他，他夫妻如何完聚？」文煒道：「到底與了他多少？」文煒道：「三百二十七兩，全與了他。」文煒又忙問道：「這事果然？」段誠道：「句句是實。」文煒撲向前，把文煒臉上就是一掌。文煒却要哀懇，不防在臉上又中了一掌。老和尚徒來勸解。文煒氣得暴跳如雷，道：「家門不幸，養出這樣的痴子孫來！」復將文煒幫助林岱的話，與僧人說了一遍，又趕上去要打。兩個僧人又勸了一會，也就散了。文煒倒在床上，拍着肚子，大恨道：「可憐往返八九千里，一場奔走勤勞，被你一日花盡。又看看段誠大罵道：『你這該刷一萬刀的奴才，他就做這樣事，却要你何用？』跑下來，又將段誠打了一頓，從新倒在床上喘氣。待了一會，又大嚷道：『你該又三錢二錢，再甚至一兩二錢，你幫人我也還不惱，怎麼收三百二十七兩銀子，一盤兒送了人家，我就教你。』說着，把文煒揪過來，又是幾拳，倒在床上睡覺去了。文煒與段誠面面相覷，也沒個說的。不多時，文煒起來問道：

「你的行李放在那裏？」文煒不敢言語。文魁再三又問段誠道：「二相公說多的已經費了，何況少的，爲那姓林的，沒盤費到荊州，將行李當了十四兩銀子，也送了他夫妻了。」文魁大笑道：「我原知道不如此，不足以成其慙，像你兩個一對村貨，真是八兩半斤，其實跟了他姓林的，去了我到酒脫，這一共是三百二十七兩銀子，輕輕的葬於異姓之手。」說罷，捶胸頓足，大哭起來。文煒道：「哥哥不必如此，銀子已經與了人家，追悔莫及，總是兄弟該死。」文魁道：「不是你該死，到我該死的罷了！我越想越氣，我今同你死在一處罷！」地下放着一條鐵棍，拿起來就要打。段誠急忙駕住道：「大相公這就不是了！當日老主人在日，二相公就有天大的不是，從未管彈他一指，大相公也該仰體老主人之意，今日打上三四次，二相公直受不辭做兄弟的道理，也就盡在十二分上，怎麼還拿鐵器東西打起來了！大相公賭錢會輸過好幾個三百兩，老主人可打過大相公多少次？」文魁道：「你不教我打他，我就打你。」段誠道：「打我倒使得。」文魁將段誠打了兩鐵棍，又要去打文煒。段誠道：「大相公不必胡打，我有幾句話要說。」文魁道：「你說你說。」段誠道：「二相公是老主人的兒子，大相公的胞弟，老主人若留下一萬兩銀子，少不得大相公五千，二相公五千，就是今日這事，也費的人情天理錢，權當像大相公賭錢輸了，將來到分家的時候，二相公少分上三百二十七兩，就罷了！難道這家私都是大相公的，不成這好打了！又打縱不念骨肉手足情分，也該往祖父身上想想。」幾句話說的，文魁睜着眼，呆了一會，將鐵棍往地下一丟，冷笑道：「原來是兩個通同作弊，將三百多兩銀子，不知鬼弄到那裏去，却安心回來要與我分家，今日就分。」文煒道：「段誠不會說話，哥哥不必聽了胡說。」文魁道：「他是極爲顧我的話，我怎麼不聽他，我和你在一處過日子，將來連討吃的地方也尋不下。」文煒道：「就要分家，回到家中再商量。」文魁道：「有什麼商量，你聽我分派，我們家業，止有二千兩住房，到算着七百，我將住房分與你，我另尋住處，你幫了人家三百多兩，二宗共有一千兩，你一千，我一千，豈不是均分家人，你分上段誠夫婦，我分上李必壽夫婦，這又是一均分，此名爲一刀兩段，各幹其事，從此刻一言爲斷，你兩個到別處去住，若在此處住，我即另尋地方搬去，來不同來，走要另走，我若再與你們見面，我真不是個人，娘父母養的。」文煒哭道：「就是兄弟少年冒昧，亂用銀兩，然已成之過，悔亦無及，哥哥着我們另尋住處，身邊一分盤纏沒有，行李又當在京都，這一出去，縱不凍死，定必餓死。」文魁道：「你是幫助人的人，不論那處可到，自有人幫助你，任你千言萬語，我的志願已決。」說罷，氣忿忿的躲在外邊去了。文煒與段誠無奈，夾了素日與他哥哥相好者四五人，說合了六七次，方許了十兩銀子，言明立刻另尋住房，方肯代與文煒無可如何，在朱昱靈前大哭了一場，同段誠在慈源寺左近，尋居住下。說合人那過十兩銀子來。文煒隔了兩日，去尋文魁。老僧在院中驚問道：「二公子沒與令兄同回鄉去罷？」文煒道：「同回那裏去？」老

僧道：「令兄連日將所有家私大小等物，變賣一空，前日晚上，裝完行李，五鼓時即起身去了。」文煒聞聽，驚得口呆，走至朱昱靈前，兩手袍住棺本，拚命大哭，情甚淒慘。哭了好半晌，回到富處，與段誠哭訴，不意縣中老爺知道，差人送了兩石倉米，四兩銀子，又將幾個先在衙門好管事的紳衿，請入署中，面托與文煒設法。衆紳士滿口應承下來。誰料文煒走了，否運下來，只三四天，內便將縣官因公呈誤，新署印官，膜不相關地方紳士，實心好善者，有幾個將縣官一壞，便互相推諉起來，僅捐了三十多兩，連捕廳幫助，共四十三兩餘銀，一總交與文煒使用。文煒與段誠打算回家，盤費費了，若扶掖還差百金。段誠又想出一策，打聽出崇寧縣縣官，周曰謨，係河南開州人，着文煒寫哀憐手本，歷述困苦，他推念同鄉，自必加倍照應。文煒亦以爲然。又恐將捐銀遺失，主僕相商，交與慈源寺老僧收存。豈期運蹇之人，隨處坎坷，與老和尚四十三兩捐銀，被他徒弟法空，看眼內，趕老和尚出寺，將櫃上鎖子扭斷，把銀子盡偷去了。老和尚報知文煒，文煒急的要死，稟了捕廳，捕廳替他緝訪了二十餘日，沒有點影。文煒深知無益，金堂地方亦在離間住，只得得到崇寧縣去，將靈柩屬托於老僧，不一日到了崇寧，先去宅門哭訴情由。求他將稟帖傳遞，管宅門人少刻出來，蹙着眉頭道：「我們老爺看了稟帖，說你是遠方遊棍，在他治下假充鄉親，招搖撞騙，破他聲名，還要立即傳外班坐堂，番你虧得我四關說，纔吩咐值日頭，把你逐出境外，你苦苦的投奔到此，我送你一千大錢做盤費，快去罷！此地不可久留，被他察知不便。」文煒含淚拜謝，拿了一吊錢出來。文煒與段誠相商，金堂縣再往也無味，打算到成都，是省城地方，各處人俱有，或者有個際遇，亦未敢定。於是主僕奔赴成都，尋了個店住下。舉目認不得一個人，况他二人住的店，皆往來肩挑背負之人，這際遇二字，從何處說起。每天到出着二十個房錢，日日現要。從十月住至十一月盡間，盤費也告盡了，因拖欠下兩日房錢，店東便出許多惡語，段誠見不是路，于城外東門二里地遠，尋下個沒香火的破廟，雖然寒冷，却無人要錢，又苦挨了幾天。開首是段誠沿門討飯，孝敬文煒，却不發兩人吃用。次後文煒也只得走這條路，且將文煒不表。再說朱文魁棄絕了兄弟，帶了重資，歡喜回家，入得門來，一家男女俱來相問，見他穿着孝服，各大驚慌。文魁走入內堂，放聲大哭，說父親病故了，一家兒皆叫哭起來。哭罷，歐陽氏問道：「二相公和我家男人，想是在後面護靈？」文魁又大哭道：「老相公做了三年官，除一個錢沒弄下，倒欠下人家許多債負，靈柩不能回來。二相公同你男人去灌縣求捐，不意遭風，主僕同死在大江，我一路和討喫的一樣，奔到家鄉。」話未說完，姜氏便痛倒在地。段氏同歐陽氏，將他扶入在院房中，勸解了一番，回到前邊，與文魁洗塵接風。姜氏直哭到上燈的時候，還不住歇。至定更以後，歐陽氏走來說道：「二主母且不必哭，我適纔在外院夾道內，見隔壁李家叔姪，同李必壽從廳外院，抬入兩個大馱子，來到大主母窗外，看來極其沉重，還有幾個皮箱在上面，俱被李必壽同大相公般移在房

內大相公說：「老主人欠人家許多債，他一路和討喫花子一般，既窮困至此，這些行李都是從那裏來的？從午後到家，此刻一更已過，纔抬入來，先時在誰家放存？以我一看，其中必有大隱情。我今晚一夜不睡，在他後院窗外聽個下落，我此刻就去了，你安睡了罷，不必等我。」到四更將近，歐陽氏推門入來，見姜氏還坐在床頭上，對燈流淚，笑說道：「不用哭了，聽了個心滿意足，此時他兩口子都睡熟了，我纔來。」隨坐在一邊，將文魁夫妻前後話，細細說了一遍，又罵道：「天地間那有這對喪良心的豬狗？」姜氏道：「如此看來，二相公同你男人還未死，你老主人身死是實，只是他兩人止有十兩銀子，能過幾日，該如何回家？」說罷，又流下淚來。歐陽氏道：「不妨，二相公幫的姓林的，這是一件大喜事，金堂縣和新都，自必人人通知，大相公此番棄他，尸和胞弟也是兩縣人通知的，何況老主人在那地方，大小做過任父母官，便是不相交人，遭逢此等事，地方上也有個評論，多少必有幫助，斷斷不至餓死，討喫亦可回鄉。」又道：「大相公娘贊美大相公有才情，有調度，也不枉他嫁夫一場。」他說：「你是他們禍根，必須打發了，方可做事，早晚我即勸他嫁人。」大相公說：「這裏的房產地土，須要早些變價，方可搬到寧東另立日月，縱他二人有命回來，尋誰作對？」大相公娘道：「你當日起身時，我曾囑咐你，萬一老殺才有個山高水低，就着你用這調虎離山，斬草除根之計，我還算着得十年以來，不意天從人願，只三年多就用上此計了！」大相公又贊服他是肚中有春秋的女人。」姜氏道：「他既無情，我亦無義，只可恨我娘家在山西地方，無人作主，我明日寫一紙呈詞，告在本縣，求官府和他要人。」歐陽氏道：「這便使不得，我聽的話，都是他暗昧語，算不得憑據，本縣十分中有九分不准，即或信了我們的話，也得到行文四川察問，還不知地方官府當件事不當件事，到弄的他又生別計出來，依我的主見，他若是勸主母改嫁，不可回殺了他。勸他的狠，他又又要另設別法，總以守過一二年，然後改嫁回答他，用此緩軍計，延拖的二相公回來就好了。從今後要步步防他們，就是我聽得這些話，總包含在心裏，面色上，口角間，一點也不顯出，若看出來，必為禍根。茶裏飯裏，到須小心，大相公家不先吃的東西，你千萬不可先吃。只在此房中，消磨日月，各項我自照應你。」姜氏聽了，深感謝他。一日，歐氏收拾了酒菜，到姜氏房內，與他消愁。兩人敘談閒話，歐氏道：「人生一世，如草生一邱，二兄弟死在四川，他的一生事體，到算完結了！我又沒三個二個兒子，與你夫妻承繼，你又青春年少，日子比樹根兒還長，將來該作何了局？」姜氏低頭不語。歐氏又道：「我們聽和尙們放鱸施食，有兩句話兒說：『黃土埋不堅之骨，青史留虛假之名。』在世上做忠臣節婦的人，都是至愚至痴的人，我們做婦人的，有幾分顏色，憑到那裏，不愁男人不愛，將來白頭相守，兒女盈膝，這還是老來的受用。若說起目下同床共枕，知疼知癢，趕起早眠，相依相抱的那一種恩情，似你這年紀，算起少說還有二十年風流，像你這樣獨守空房，燭殘被冷，就是刮一陣風，下一陣雨，也

覺得悽悽涼涼，無依無靠，再聽旁人些閒言閒語，更是難堪，我是個口大舌長的人，沒個說不出來的話，我和你在他這家中七年來，也從來沒犯個面兒，你素常也知道我的心腸最熱，你若是起疑心，說是我爲省衣服菜飯，唆撥你出門，我又不該說，這家中量你一人，也省不來多少，你若把我這話當知心語，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定捨命訪個青春年少郎君，還要他家道豐富，成就你下半世榮華，你若當着放屁，我也不過是長救了一聲罷了。」姜氏道：「嫂嫂的話，都是實意爲我之言，只是我與他夫妻一場，不忍急去，待守過一二年孝服，那時再煩嫂嫂罷。」殷氏道：「你原是玲瓏剔透的人，實是靈動，只是一二年的話，還太迂闊些，我過些時，再與你從長計議。」殷氏素常頗喜吃杯酒，今見姜氏許了嫁人的話，心上快活，吃了二十來杯，方才別去。正是：

「棄絕同胞弟，妖婆意未寧；又憑三寸舌，愚動烈媛情。」

第十八回 入愁局輸錢賣弟婦 引大盜破家失驕妻

詞曰：「銀錢原同性命，神仙尙點金丹；得來失去亦何嫌，誰把迷魂陣怨？賭錢婆娘最惱，陰求賊盜心歡；須臾本利一齊乾，

莫笑貪人無厭。」

右調西江月

話說朱文魁自棄絕兄弟回家，日夜想算着要去山東另立日月，只愁他兄弟文煒萬一回家，於已大有不便。一日同李必壽，抽入八百多兩銀子，放在殷氏房內，殷氏笑問道：「這是那裏來的銀子？」文魁道：「這是三百二十畝地價，共賣了八百八十兩，也要算本地好價錢了。」殷氏道：「這住房幾時出脫？」文魁道：「也有買主，止與二百二十兩，少賣上一百多兩罷，房子原也舊些了，賣與也已書寫着，中人見面交明白，先與二十兩，言明一月後，我們搬了房，再交那二百兩，我的事到皆停妥，你辦的事還沒影響，這山東何日能去？」二弟不在，不但搬運東西礙眼，這房子怎麼與人交割？」殷氏道：「我前後勸了他四次了，他咬定牙關，要守一年，纔肯嫁人，我也沒法。」文魁道：「等的各項歸結，另想別法，遣除他出門。」又笑向殷氏道：「我今日發了一宗外財，早間未兌地價時，從張四胖子家門口過，被他再三扯入去，說有幾個賭友在內，我只十數骰子，就贏了六十多兩，豈非分外之財？」說着，從身邊掏出來，打開包兒笑着，在炕上攤弄。殷氏道：「我勸你把這賭戒了罷，咱們也發過了，萬一輸去幾十兩，豈不後悔？」文魁道：「凡人發財都走的是氣運，運氣催着來，就有那些倒運兒，白白的送我不趁手，高贏他們，過了時候，就有舛錯了。」殷氏道：「只要常贏不輸纔好。」文魁道：「地價銀可收入櫃中，二和公家事，要着實上緊。」說罷，出外面去。

了次日文魁正到街上買東西，只見張四胖子忙忙的走來大笑道：「一地里尋你不着，不想在這裏。」文魁道：「有何話說？」四胖子將文魁一拉，兩人到無人處說道：「近日袁鬼子家店內，住下個客人，是山東青州府人，姓氏喬說是個武舉，跟着七八個家人，都穿的滿身綢緞，到本縣城裏城外，尋着娶妾，只要好人材，一二千兩也肯出，銀子錢也不知常帶多少，我昨日纔打探明白，今日再三請他，他纔肯到我家中，總要賂現銀子，說明各備三百兩，少了他也不賂，我已請下楊監生，叔姪二個，若講這贏他，必須得你去，別人也沒這高手，也配不上他的大賭。」文魁道：「這到是一場大賭，只是自備三百兩太多些。」四胖子道：「你的銀子，還怕撐不上楊監生爺兒們麼？」文魁聽得甚高興，四胖子等着他，他急忙回到家中，向殷氏說明，取了三百兩銀子，到四胖子家內，見正面椅子上坐着一人，但見：

「面寬口大頭，銳鼻尖眉，毛上包含殺氣，真是花柳場中硬將，賭博隊裏憨爺。」

文魁看罷，喬武舉見楊家叔姪也在坐，於是大家舉手道請，各上場。四個人共一千二百兩，都交付東家四胖子收存。言明下注，不拘數目，每一個錢，算一兩銀子。四胖子看着抽頭，他兄弟畫賭賬。四個人便擲起骰子來。朱文魁聽知喬武舉有錢買賣，骰子止撲的和他擲，要贏他幾百方樂。擲了沒半頓飯時，喬武舉越贏越氣壯，文魁越輸越氣餒，頃刻將三百銀子輸了個乾淨，還欠二十餘兩，只輸的目的，口乾一句話說不出。喬武舉道：「你的銀子沒了，還欠我四十一兩，若還頑，便不用與我，若不頑了，可將這四十兩找來。」文魁道：「你借與我三百兩，再頑何如？」喬武舉道：「只要東家作保，我就借與你。」四胖子見這一場大賭，沒有得多的頭錢，又見楊家叔姪二人，六百銀子，不過折了一半，連忙應道：「不妨不妨，他輸了多少，只用喬老爺同我要去。」喬武舉道：「他家裏拿得出來，還是拿不出來？」四胖子道：「三四千兩也拿得出來。」喬武舉道：「既然如此，何用你作保，若要他再輸了，我和他討去。」說罷，送與文魁三百兩，四個人又擲起來。鬼混了半天，文魁前後共輸了六百六十七兩，直輸的和死人一般，大家均才住手。喬武舉道：「這七兩零兒，我讓了你罷，止用拿出三百七十兩來完賬，尊府在那裏？我同你去取。」文魁此時心如刀刺，欲不出見，喬武舉氣勢利害，必非良善之人，同去又怕殷氏動氣，銀子難往外拿，只急的兩眼通紅，滿臉陪笑道：「明日絕早，與喬老爺送到貴寓何如？」喬武舉道：「這也使得，只要加二百兩利錢。」文魁見不是話，心裏恨不得上吊身死，又勉強道：「你再借與我三百兩頑，輸了一總與你何如？」喬武舉道：「你將銀子還了我，我再借與你頑，空口說白話，我沒有工夫等你，我的這兩個拳頭等不得。」楊監生道：「朱大哥這頑錢的事，不是一場，就扯回的，過日再頑，罷這位喬客人，性子急些，你領上取去罷。」文魁道：「你說的也是，喬老爺請坐坐，我同東家張四哥取去，三百多銀子，也還拿得出來。」喬

武舉道：「你家是王府公府，朝廷家禁門，難道我走動不得麼？」文魁道：「去來去來。」說罷，一齊起身。四胖子送出門外，喬武舉率領家人們，跟定文魁，到了書房中坐下。文魁道：「喬老爺好容易光降，又是遠客，今日就在舍下便飯。」喬武舉道：「我不是少飯喫的人，你只拿三百七十兩銀子來，我就飽了。」文魁見百計俱不上套，只得垂頭喪氣，走入了內房。殷氏看見忙問道：「輸了麼？」文魁也不敢言語。殷氏道：「你的手也不高了，也沒有倒運的人，白送你了，瞞心欺鬼弄來，一骰子兩骰子輸去。我將來和你這混賬烏龜過日月，陪人家睡覺的日子還有哩！好容易三百兩銀子，當土塊的丟去。」說着，往後一倒睡在了炕上。不多時，李必壽跑來說道：「外面那個客人要入來，口裏說的不成話。」文魁此時，真是無地可人，將雙眉緊皺，哀懇道：「是我該死，你只將櫃上的鑰匙與我罷。」殷氏大嚷道：「三百兩銀子，還沒有輸殼，又要鑰匙怎麼？」文魁跪在地下，自己打了幾個嘴巴道：「還有三百七十兩未與人哩。」殷氏聽了氣的渾身亂抖，將一個額匙口袋，從身邊拉斷繩繫，向文魁臉上打去，旋即打臉撞頭，大哭起來道：「我的銀子，你因的我好苦呀！我早知你這般不長久，我不如不見你到罷了。」文魁道：「我的奶奶，情聲些兒，休教二相公家聽見了。」殷氏道：「什麼二相公三相公家聽見？」正吵鬧間，只見李必壽跑入來說道：「大相公快起來，出去罷！那客人把桌椅都踢翻了，聲聲要拉出去剝皮哩！已走出院外來了。」文魁連忙站起道：「你快快向他說，我在這裏邊秤兌，就出去。」也顧不得殷氏哭鬧，將櫃子放開，取出三百五十兩，餘外將四錠小銀揣在懷內，殷氏見拿出一大塊銀子來，越發大哭大叫不已。文魁跑到書房，向喬武舉道：「這是三百五十兩紋銀，實不能湊出那二十兩來。」喬武舉打開都看過，手裏掂了了幾掂，估計分兩不錯，着他家人收了。說道：「二十兩銀子，也有有限的，將來賭時再扣除罷。」頭也不回，帶領家人去了。文魁落下二十兩，叫李必壽收拾桌椅，急走入裏邊安頓。殷氏跪到點燈時罷休，這一天心上和割了幾片肉的一樣，晚間睡在被內，長吁短歎，想到疼處，大罵一聲，福薄的奴才，自己就打幾個嘴巴。殷氏也不理他，由他自打自罵。姜氏在後院中，白天裏便聽得兩口子叫吵，此刻又隱隱綽綽，聽得罵奴才話，向毆陽氏道：「你出到前面聽聽，是爲什麼？」毆陽氏道：「不用聽，是爲輸了錢，人家上門討要，已經與過，此刻還後悔在那裏。」姜氏道：「你去聽聽到底輸了多少？那樣嚷鬧。」毆陽氏起來，走至前邊窗下，只聽得文魁又罵道：「倒運的奴才，你是自作自受。」說罷，聽得自己又打嘴巴。待了一會，又自打自罵起來，忽聽得殷氏說道：「銀子已經輸了，何苦不住的打那臉，從今後改過，我們怕不是好日月麼？等我設法將禍害除去，咱們住在山東，就斷一個錢頭不得了！」毆陽氏正要回去，聽得只兩句話，心上大疑，竟一屁股坐在窗窗外台階上，又聽得文魁道：「我想起甚麼來，就被張四胖子那胖奴才勾了去，輸了一宗大錢財。」殷氏道：「我還沒問你，今日來要賭錢的是誰？」文魁道：「是個山東

人姓喬，這小廝甚是有錢，狂妄的沒樣兒。」殷氏道：「他到我們這裏做甚麼？」文魁道：「說他尋的娶妻來了。」殷氏道：「此話是真麼？」文魁道：「我也是聽得張四胖子說。」殷氏道：「大事成了。」文魁道：「成什麼？」殷氏道：「你有才情打發兄弟，你就沒有才情打發兄弟老婆，這喬客人若不娶妻就罷了，若為娶妻現放着二相公家他贏了你六百兩銀子，也是不心疼的，你怕他換不回來麼？」文魁道：「他要守一年纔嫁人，這事如何做的成？」殷氏道：「你連這個調度都沒有，怪不得愁頭愁腦，六七百的銀子輸去，你明天去拜拜這喬武舉，就問他娶妻的話，他若應承你，就將二相公家許他，止和他要原銀六百五十兩，他若是不看更妙，若必定要看，看到其間着姓喬先藏在那裏書房內，我將二相公家却誑出去，從窗子內偷看二相公家人才，量他也看不脫，再和他定好個日子，或三更或四更，領上幾個人，預備一頂轎子，硬抬到轎裏，就娶得走了，你到這一晚上，在家中斷斷使不得，可於點燈後，就到張四胖子家與他們頑錢，一個村鄉地方，又沒城池阻隔，只叫姓喬的，在遠處地方祕祕的成了親，立刻回山東去，生米做成熟飯，他還有什麼說的？」文魁道：「萬一姜氏叫喊，段誠家女人不依起來，村中人聽見，拿住我與姓喬的都不穩便。」殷氏道：「我叫你張四胖子家頑錢，正是為此，况三四更鼓也沒人出來，即或弄出事來，你現在朋友家，一夜未回，有不是都在搶親的罪犯，告到那裏，也疑不到你身上，世上那有個叫着人搶弟婦的事，也不信這個話，這還是下風頭的主意。我到搶他那一日點燈時候，我多預備幾壺酒，與相公家較量，他不喫，我與他跪下磕頭，定叫他吃幾大杯，他的酒量小，灌他個大醉，還會喊叫什麼？就是段誠家老婆，我也要把他灌醉，着他和死人一般。」文魁道：「若是段誠家女人將來有話，說該怎麼？」殷氏道：「他將來必有話說，你可到縣遞一紙狀子，報個不知姓名諸人，昏夜搶劫婦婦，遮掩內外人的耳目，姓喬的遠奔山東，那裏去拿他，你做原告的不上緊，誰與他做苦主？」文魁聽了，拍手大笑道：「真智囊，真奇謀，慮事周到，我明日就去辦理。」殷陽氏聽了，通身汗下，低低罵道：「好毒的狗男女。」拿了個主見，走回房後，一五一十說了一遍，把姜氏說的魂飛魄散，軟攤下一堆，不由的淚流滿面道：「這事惟有一死而已。」殷陽氏笑說：「兵來將擋，火來水淹，他們有奇法，我們有妙計，有什麼就說出個死字來，此事最易處斷，只看他請你吃酒的日子，就是喬家搶親的日子，我逆料喬家斷不敢一二更鼓來，除非到三更內外，到其間要將計就計，如此如此，怕他飛上天去。」姜氏道：「他若不中我們的計，該怎麼？」殷陽氏道：「若中計，我們到一天後，我和你沿街叫道，破原委，先叫閩村人知道，本村中好事的人也最多，他這親便有一百分難搶，我同主母在我表嫂張寡婦家暫停一夜，到天明或告官，或憑人說合憑斷，大鬧上一番，將他兩口子前後事件，並前後隱謀，播弄的人人共知，與他們分門另住，等候二相公的歸期，他總然再要害你，他的聲名已和豬狗一般，必須過一年半載，纔好報復。」姜

氏道：「任憑你罷！我今後身邊常帶短刀一把，設或變起不測，不過一死而已，我也不怕了。」再說朱文魁一早起來，就去到袁鬼子店中拜，喬武舉兩人敘談起婆娑的話來。喬武舉道：「我各處看了好幾個，沒一個好的。」文魁道：「婦人俊俏的極難，只好千中選一，我也不怕老兄笑話，若講道俊俏兩字，舍弟婦可為一縣絕色。」喬武舉大笑道：「今年多少歲了？有丈夫沒丈夫？」文魁道：「今年二十二歲了！寡居在我家內，無兒無女，只是他立志以一年後纔肯改嫁，不然到是個好姻緣。」喬武舉道：「可能着我一見不能？」文魁道：「他從不出外邊來，如何得見？」喬武舉笑道：「必定人物中平，因此就不敢着人見面了。」文魁道：「中平中平，老兄真夢話。」隨將姜氏的眉目面孔，身段高低，誇獎了個天花亂墜，喬武舉聽得高興，笑問道：「可是小脚麼？」文魁道：「脚小何足為貴，若粗而短軟而無骨，再脚面上有高骨突起，謂之鷲頭，遠看倒也動人，入手却是一段肥肉，肉此等脚，他便是真正金蓮，實連半個狗屁不值，我不該自誇賤內脚的，就是極有講究的了，據他說還讓舍弟婦幾分。」喬武舉聽得高興，不住的在頭上亂指道：「你空活了三十多歲，止知脚小的便好，真是沒見勢面之人。」說罷，促膝操手笑道：「這件事端的要藉重作成方好。」文魁道：「老兄若肯將贏的我那六百五十兩還我，我管事體必成。」喬武舉道：「那有限的幾兩銀子，只管拿去，但不知怎麼個必成。」文魁道：「必須定在那一日，或三更或四更纔可做。」隨向喬武舉耳邊叮囑要如此如此。喬武舉聽了個搶字，大喜道：「我一身最愛搶人，此事定在今晚三更後，講到成親，我的奇秘方最多，人數可一呼而至，銀子六百五十兩，你此刻就拿去。」又留文魁吃了早飯，低聲問道：「尊府上下有多少人？」文魁道：「男女止六七口。」喬武舉道：「更妙更妙！」文魁歡歡喜喜，背負了銀子回家，將前後話告知股氏。股氏也歡喜之至，到了燈後，文魁着李必壽看守大門，與他說明原由，不許攔阻搶親的人，自己住張四胖子家去了。股氏先叫李必壽家老婆，拿了一大壺酒，一捧盒吃食東西，擺放在姜氏房內。少頃股氏走來說道：「兄弟家你連日愁悶，我今日備了一杯酒，咱姐妹們好好的吃幾杯。」姜氏早已明白了，心上甚是害怕，只愁搶親的早來了。歐陽氏笑道：「這是大主母美意，連我與老李家，也要叨福吃幾杯哩！」股氏喜道：「若大家同吃更高興些，只是還得一壺。」歐陽氏道：「我取酒去。」少刻與李必壽家女人，說笑說笑，又拿了兩壺酒來。姜氏道：「我的量最小，嫂嫂深知，既承厚愛，我也少不得捨命相陪。今預先說明，我吃一小杯，嫂嫂吃一茶杯，不許短少。」股氏知道姜氏量極平常，打算着七八小杯就可停妥。於是滿臉陪笑道：「就是你一小杯，我一茶碗罷。」歐陽氏向李必壽家道：「大主母酒你斟，二主母酒我斟，每人各守一壺，不許亂動，也不許斟淺了，都要十分，杯誰錯了，罰誰十杯。」股氏着他兩個也坐了。四個婦人吃起來，沒有十來杯，李必壽家女人，便天地不醒，歪在一邊。股氏也吃的歪倒斜，棍粉面通紅，口裏不住說，姜氏量大，與素日迥不相

同。原來姜氏是吃的一壺茶，殷氏那裏理論，兩個人逼住一個，殷氏頭前，還顧的酒杯相較，次後還大吃起酒來，杯到口便乾，那裏記得捨親的說話，直吃到立刻倒在一邊，不省人事。歐陽氏見他二人俱醉到方纔同姜氏到前邊房內，歐陽氏用炭錘打開了櫃鎖，將銷子取去。姜氏止帶了一百五十兩，就覺沉重的不得。歐陽氏頗有氣力，儘帶了七封銀兩，回到後邊，將預備現成的靴帽衣服穿帶起來，兩個都打扮做男子，開了後門，一直往西北上行去。這都是歐陽氏早已定算安的一個裝做秀才，一個裝做家僕。剛走出巷口，姜氏道：「黑洞洞的身邊，覺得沉重的不得，脚下甚是費力，該怎麼辦？」歐陽氏道：「昏夜原難走路，只用再走兩條巷，村盡頭處，便是吳八家店，他那裏有七八間住房，不拘怎麼，將就住一夜。他若問時，就說是城中尋取友，天晚不遇，明日天一亮，即起身，端的人認不出。」不言兩人逃走去。且說喬武舉，他的名字叫大雄，是大寇師尚詔的一員賊將，他們的羽黨，也不下四五萬人，立意要謀為叛逆，在各山停留者有一半，其餘都散在四方。河南通省每一州縣，俱有師尚詔一個頭目，率領多人，日夜在城村堡鎮閑蕩，探却富家大戶的跟腳，或明劫，或竊取，弄的各衙門盜案不少。又差人在賭場上，引誘無賴子弟入夥。喬大雄是這虞城縣一路頭目，今日朱文魁着他搶奪弟婦，正撞在他心上，因此他將六百五十兩銀子，立即付與，原是個欲取姑與之意，到還不在婦人好醜上計較。這日三更以後，打探得街上無人，積聚了六七十賊人，在村外埋伏了一半，自己帶了三十餘人，抬了轎子，前前後後的行走，到文魁門首。李必壽知道是搶親來的，連忙開了門紙，入衆賊進門，先將李必壽口中塞了個麻繩，蛋子捆綁起來，然後把門閉了，點起火把，分頭察照入去。見殷氏面貌嬌好，睡在了炕上，喬大雄道：「就是他。」衆人抱入轎內，又復打開了各房箱櫃，將衣服首飾銀錢，凡值幾個錢的東西，搜取個空，喊叫了一聲，將殷氏擁載而去。到了天微明，文魁借了個燈籠回家來打聽，見門戶大開着，心中說道：「這李必壽真是無用，搶的人已去，也不收拾門戶。」又到了二院，見李必壽背綁在柱上，不由的大驚失色，問他又不說話，只是促眉點頭。文魁情知有變，急忙跑入內裏，見箱櫃去的滿地，各房內諸物一空，從頂門上一桶冷水，直涼在脚心底，急去找尋殷氏。只見必壽家女人坐在地下哭，不想是衆賊因他喊叫，打傷了脚腿，忙問道：「你大主母那裏去了？」婦人道：「我耳中聽得人聲吵雜，看時見有許多人入來，被一人將大主母抱出去了。」又問二主母呢？婦人道：「我沒見下落。」文魁用拳頭在自己心上，狠打了兩下，一頭向着門上觸去，跌倒在地，鮮血直流。李必壽家女人，嚇的大吼亂叫，過往人見門戶大開着，又聽的有婦人喊叫，大家一齊入去。見李必壽捆綁在廳房柱上，取了口中的麻繩，蛋子，纔說出話來，方知道是被賊打劫，到後院將文魁攙扶出來，問他原故。文魁只是搖頭，衆人與他包了頭，頃刻鬧動了一鄉，俱來看問稀奇事。只因文魁做人不好，沒一個心上不快活的地方，鄉保鄰里人等，不敢担承都去稟報本縣。文魁也只

得寫一張呈詞，將賣弟婦的話不題；止言在張四胖子家，與山東青州府人武舉姓喬的同賭，索取輸銀錢，明火打劫家中銀錢衣服，並搶去嬌妻弟婦僕人等情細述。後面開寫了一張大失單，投控入去。縣官見事體重大，一面申報各憲，一面將場窩賭，併店家袁鬼子，以及鄰舍地方，一齊拿去訊問。又分遣幹役逐日察拿。文魁一日之間，弄了個家產盡絕，將老婆也賠墊在內，豈非奇報。正是：

「周郎妙計高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大造若無速報應，人間何事得公平！」

第十九回 悔前愆棄婦思尋弟 極脫厄救夫又保妻

詞曰：「荊樹一伐悲旅雁，燃箕煎豆淚珠淋！木本水源宜鄭重，且相尋。客舍相逢休莫避，片言道破是知音；異域他鄉愜素心，幸何深！」

再說：朱文魁被大盜劫取家財妻夫，自己跌又撞下個大窟，滿心裏悽涼，一肚子氣苦。一日：親自到縣裏打聽拿賊的音信，併妻子下落，問了問，纔知道本縣行文到山東青州府去，照會喬武舉有無其人。詢問捕役們，都說各處遍訪，踪影全無。抱恨回來，逐日家悲悲啼啼，哭個不止。又想起房價銀尚未歸結，遂到買主家說話，講明連房價併家器一共與了他三百七十兩。文連也無心揀擇吉日，收了銀子，就同李必壽夫妻二人，帶了幾件必用器物，另尋一處土房內居住。將房價變賣了頂足的銀子，打開從新看過，又用連子，俱歸併五十兩一包，餘銀預備換錢另用。收拾將完，猛將房子門下一看，竹窗上壁那些樣子，一條條看的甚是分明，上面連個頂棚沒有。回想自己家中光景，何等局面，孰意幾天兒便弄到這步田地，不由的呼天籲地，大哭起來。哭了一會，倒在炕上，千思百慮，覺得這後半世沒過頭，欲要帶銀兩尋訪妻子，又不知他被賊搶往何地。看捕役們舉動，日受比賣是個實在拿不住，並非偷閑完忽。山東行文查問，看來也是紙上談兵。自己又知道素日得罪鄉里，可憐者少，暢快者多，將個飽暖有餘人家，弄得七零八落，想到極難處，又大哭了一番。猛然想到文煒段誠身上，不禁拍胸大恨道：「沒人心的奴才，你止有一個兄弟，聽信老婆的言語，日日相商做媒，奪家產的想頭，後到四川因他幫了姓林的幾百銀子，籍此便動絕離之念。若講胡花錢，我一場就輸了六百七八十兩，比他的多出一倍。他花的銀子，是成全人家夫妻千萬人道好，我花的銀子，白送了強盜，還貼了老婆，搭了弟婦，把一個段誠家老婆，也被他稍帶去了。銀錢諸物，洗刷一空。房屋土地，統歸外姓。我臨行止與我那兄弟留了十兩銀子，能教他主僕二人幾日度用，且又將父親靈柩置之異鄉，他生養我一場，反受我害，丟了我那窮苦兄弟，於心何安？」

我起身時，九月將盡，他止穿着單衣二件，又無盤費被褥，三冬日月，總不餓死，定行凍死。想到此處，痛淚交流，罵了幾聲狠心的奴才，打了十幾個嘴巴。又想起兄弟素常好處，在慈源寺中，打了他三四次，並未發一言，講到分家，到是段誠還較論了幾句，也無片言爭論，就被我立刻逐趕出去，我便偷行回家，不管他死活。想到此處，又打了幾個嘴巴，罵道：「奴才！你分的家在那裏？妻子銀錢在那裏？田地房產在那裏？我這人活在世上，還有甚麼滋味？」自恨起來，忙將門兒關閉，把腰間絲帶解下，面向西叫了兩聲兄弟，正欲要尋上吊的地方，忽回頭看見桌上，堆着二三百兩銀子，還未曾收，藏復回來，坐在炕沿邊上，拿主意。李必壽兩口子在下房內，聽得文魁自罵自怨，半响也不敢來勸他。此刻聲息不聞，又看見他將門兒關閉着，大是驚異，連忙走來，推門一看，不想還在炕邊前坐着。文魁看見大喝道：「去罷！不許在此混我的道路！」李必壽連忙退回。文魁想了半日，忽然長歎道：「我何昏瞶至此，現放着三百七八十兩銀子，我若到四川，不過費上了五六十兩，還有三百餘兩，尋着兄弟，將此與他，也省的多便宜。外人再與他商酌日後的結局，設或他凍餓死，也是我殺了他，就將此銀與段誠，也算是跟隨他一場，然後我再死也未遲。」及想及山東拿喬武舉，老婆已成破貨，無足重輕，若拿住喬武舉，追賊報仇，也算是至大事體，我意料文書至遲，再不過就延上數天到的，等一等下落爲是。主意定了，依就隨緣度起日子來。且道冷子冰自那日斬了妖狐，到處游行，救人患難，疾苦。又到雲貴福建兩廣地方，遍閱名山大川，古洞仙跡，凡碧鷄點蒼，金蓮玉笋，煙蘿銅鼓，紅桂鹿角等處，勝景無不走到。因心戀峨眉，復與木仙一會，臨行又送茶杯大桂簪兩個，叮嚀後會。別游罷峨眉，遂入成都，省會見山川風景，真乃天府之國，爲君朝帝王發祥之地。游行了半天，厭惡那城市繁華，信步走出了東門。此時日落時候，早看見一座廟宇，約在二三里遠近，款款行去，見廟已損壞，內外寂無一人，見正殿神像，盡皆倒壞，東西各有禪房，先到東禪房一看，見那地上鋪下些草節，不潔淨之至。隨到西禪房，就地坐下道：「今晚在此過宿罷！」說着，凝神冥目，運用回光返照工夫。將到昏黑時候，只聽得有人到禪房內，又聽得一人問道：「你來了麼？」那人應道：「來了。」于冰自思道：「我這昏眼黑之際，可鑑百餘步無異白晝，怎麼到沒看見那邊房內有人，想是他畏寒，身在草下，也未可知。」只聽的一人問道：「此刻身上好些麼？」一個回答道：「今日下半年，少覺輕爽些。」一個道：「有討來稀粥半瓢，相公可吃怎？」一個道：「我肚中也覺的有些飢，你拿來我吃幾口。」于冰聽了，心裏說道：「這是二個討飯窮人，怎麼一人稱呼相公，想是個窮途寒士。」起來走入東房內，只見一年紀四十餘歲人，看見于冰連忙站起道：「老爺是貴人，到此地何事？」于冰道：「偶爾閒行。」問地下倒着是誰，那人道：「小人是段誠，這害病的是小人主人。」于冰道：「何處人氏？」段誠道：「我主人是河南歸德府虞城縣人，姓朱名文煒，現係歸德府學廩膳秀才。」于冰微笑了笑，又見那

文煒說道：「晚生抱疾，不能叩拜，祈老先生恕罪。」于冰也就坐下問道：「尊駕害何病症？」文煒道：「乍寒乍熱，筋骨如酥，頭痛幾不可忍。」于冰道：「此風寒飢餓之所致也。」問段誠道：「有水沒有？」段誠道：「此處無水。」于冰道：「適纔稀粥吃盡了沒有？」段誠道：「還有些。」于冰道：「有一口入肚，即可以愈病矣。」叫段誠拿來，在粥內畫了一道符，令文煒吃下。文煒見于冰丰姿氣度，迥異凡流，忙接來吃在腹內，真如甘露透心，頓覺神清氣爽，扒起來連連頓首道：「今朝際遇上仙榮幸無既。」又問于冰姓諱。于冰道：「我廣平冷于冰是也，不知朱學兄何以至此？」文煒遂將恁般離家父死任內，恁般討賬，遇林信賣妻，贈銀三百二十七兩，又代當行李，打發起身赴荊州，述說一遍。于冰道：「此盛德之事，惜乎我冷某未曾遇着，讓仁兄做訖。」段誠又將文魁恁般分家，恁般打罵趕逐，獨自回鄉。文煒又接說投奔崇甯縣，被逐出境，始流落在這廟內，主僕討乞度命。說罷，放聲大哭。段誠亦流淚不已。于冰亦為惻然，說道：「朱兄如此行事，天必降汝以福。」文煒又言：「河南路遠，意欲先到荊州。」于冰道：「投奔河南，亦最易之事也；但令兄如此殘忍，誠恐再遭辣手，傷了性命，反為不美；不如先到林信處，另作別圖。」文煒道：「所慮者苦無盤費，只得在此地延苟殘喘。」于冰道：「送兄到林信處，若不遇時，你主僕又只得在荊州乞巧，徒勞跋涉無益也；我亦在此住一、二天，你二人明早仍去乞食，到第三日早間，自有裁處。」說罷，舉手過西禪房去了。文煒主僕互相疑議，也不敢再問。于冰叫出超塵、逐雷二鬼，祕祕吩咐道：「你兩個此刻速到湖廣荊州府總兵官林信衙門，打聽四川秀才林信夫妻，在他衙門沒有如在，再打聽他境况好不好，限後日五鼓，報我知道。」二鬼領令去了。次日，文煒主僕過來拜見。于冰令二人依就出去行乞。到第二日，午末未初時候，二鬼早行回來稟復道：「荊州總兵官林信，年六十餘無子，如今將林信收為己子，內外大小事務，俱係林信總理，父子甚相投合。」于冰收了二鬼，午後文煒同段誠回來。于冰道：「我已查知林信夫妻，在荊州府總兵林桂芳署內甚好，你們去投奔他，再無不照拂之理，我現有二十餘兩銀子，自今三月，正在桃花流汛，搭一隻船，不數日可到。此銀除一路盤費外，還可買幾件布衣，就速速尋船去罷。」隨將銀子付與主僕。二人喜歡的千恩萬謝，叩拜而去。于冰出了廟中，走至曠野，心喜道：「今日此舉，不但周全了朱文煒，兼知林信也是個風塵中人物。」又走了數步，猛想起文煒不知有妻子沒有，如無妻子罷了，若有妻子，他哥哥文魁已早回家半載有餘，定必大勢凌虐，庸平婦人，改嫁倒罷了，設或是個真烈女子，性命難保。想罷，即回廟中，要問這話，奈他主僕已去。于冰還望他回來，等了一會，笑道：「河南可頃刻而至，何難走瀟湘，況連城鑿已及三年，也須與他個落腳處，豈可久住在金不換家，直隸亦須一往。」於是於無人之地，駕起風雲，早到虞城縣交界，將超塵喚出吩咐道：「你去虞城縣朱文魁家，查他兄弟朱文煒，有妻子沒有，刻下是何光景。朱文魁相待他妻，何如詳細打聽莫誤。」

「超塵去了一個多時辰，回來稟道：『鬼到在城中遍訪，始知其地，到他家細問，戶灶中靈諸神，已訪得明白。』」遂如此這般，細細說了一遍。又言：『前日晚間起更時分，姜氏同段誠女人歐陽氏，俱假裝男子，帶了五百銀兩，欲奔四川尋朱文煒去。昨日止走了十五里，住在何家店內，今日總快，也不過走十數里，此刻大約還在西大路上行走。』于冰大笑道：『果不出吾之所料，幸虧來得不遲不早，四川道路，豈是兩個婦人走的，還得我設處一番。』於是收了二鬼，急忙借土遁向西路趕來，不過片時，見來往人中，內有兩個人異樣，頭前一個穿灰布直裰，像個家僕打扮，後面跟着一個，穿着藍衫儒巾皂靴，步履甚是艱苦，文雅之至。于冰緊步走了幾步，到他跟前一看，見他羞容滿面，底頭不敢仰視，心下早已明白，也不問他話，離開了七八步在後面緩緩隨行。看見百步內外，有一個店，兩個人走入去了。于冰待了一會，也入店內，見他兩個在東下房北間，于冰就住了對面南間。少刻小火計打發了飯食，須臾送入燈來。于冰正要與他們說話，見門戶早已關閉，依舊回南間打坐。次日天明，聽的北房內說話，商量要僱車子。于冰看了看，見已開門，便走入北房，舉手道：『老兄請了。』只見姜氏甚是着忙，歐陽氏道：『相公來此，有何見諭？』于冰問姜氏道：『老兄貴姓？』姜氏只得答道：『姓朱。』于冰又問道：『尊諱？』姜氏沒有打點下個名字，便隨口應道：『賤名文煒。』于冰道：『是那一縣人？』姜氏道：『虞城縣柏葉村人。』于冰道：『這是屬歸德府管轄了。』姜氏道：『正是。』于冰道：『這也是個大奇事，天下同名同姓者固多，也沒個連村庄都是相同的。我今年在四川成都府，東門外龍神廟中，見一個少年秀才名姓與老兄相同，還跟着個家人，叫做段誠。』姜氏忙問道：『此人在四川做甚麼？』于冰道：『一言難盡，他有個哥哥，名文魁。』隨將成就林偕夫妻，併他哥哥如何長短，詳說了一遍。姜氏道：『這諱文煒，就是我哥哥，我叫我文煒，既言被大哥趕逐，不知他近來光景如何棲身何地？』于冰道：『他如今困苦之至，現在成都關外龍神廟，主僕輪流討飯吃。』姜氏同歐陽氏聽了，立即神氣沮喪。姜氏又問道：『老相公尊名？』于冰道：『我姓冷名于冰，直隸成安縣人。』姜氏又問道：『先生沒開他幾時回家麼？』于冰道：『我見他時，他正害病。』姜氏驚道：『什麼病可好了麼？』于冰道：『也不過是風寒誤他，勞碌鬱結所致，病是我與他治好了，他打聽得林偕與荊州總兵林桂芳做了兒子，大得時運，我幫了他二十兩銀子，打發他主僕去荊州後，我纔起身。』姜氏聞聽大喜道：『先生真是個天大的恩人，我磕幾個頭罷。』說罷便下來叩謝。又問道：『我哥哥可以幾時回家？』于冰道：『令兄暫時不敢回家，他起身時，言令大兄文魁，爲人狡詐不堪，回家必要謀害他，妻子姜氏恐怕不能保全，着他帶同段誠女人，同到我家中住一二年，等他回來，再商量過法。』歐陽氏道：『尊府離此多遠？』于冰道：『離此也有二十餘里。』歐陽氏道：『可有親筆書信沒有？』于冰道：『一則他二人行色匆匆，二則一個做乞丐的，那裏有現成筆硯，書字是沒

有的。」姜氏聽了，看歐陽氏舉動，歐陽氏低頭沉吟，也不言語。于冰道：「你們不必胡疑於我，我從三十二歲出家，學仙訪道，十九年，雲遊天下，到處裏救人危急，頗得仙人傳授，手握風雷，雖不能未動先知，眼前千里外事件，如觀掌上。」歐陽氏道：「老公既有此神術，可知我的名字，叫甚麼？」于冰大笑道：「你就是段誠妻房，歐陽氏，他是文煒妻房。」姜氏兩人彼此相視，甚為駭然。于冰又道：「我原欲一入門，便和你們直說，恐你們婦人家，疑我為妖魔鬼怪，到難做事。因此千思萬想，甯可費點唇舌，只能敲打發你們起身罷了！不意你們過於小心精細，我也只得道破了。」二人聽罷，連忙扒倒在地下亂叩頭，口中亂叫神仙老爺救命。于冰着他二人起來，問道：「可放心到我家去麼？」歐陽氏道：「要不去，真是自尋死路了！」于冰道：「我有妻有子，亦頗有數十萬家私了，你二人守候一年半載，我自然要替你們想個夫妻相聚之法。再拿我一封詳細家書，我內人必用心照料萬無一失。」兩婦人跪懇于冰同去。于冰道：「我的事體最多，況有我家信和我親去一樣。一路已暗差極妥當人，隨地保護，放心放心，到成安縣城內，只問舉人冷逢春家就是。」姜氏甚是作難。于冰催逼上車起身去了。于冰亦隨後駕雲赴鷓澤縣，探望連城璧去。此後姜氏同段誠女人，到冷逢春家，他母子待的甚厚。姜氏與逢春妻室李氏，結為姊妹，即認卜氏為義母，如一家人一般。正是：

「救人須救徹，殺人須見血；夫婦兩成全，肝腸千古熱！」

第二十回 金不換聞風贈盤費 連城璧拒捕戰官軍

詞曰：「十婦九吝，半盃茶本惱人吃盡；今朝出首遂夫親，可憐血爍無情棍。守備逃生，官兵遠遁，猶欣幸不拖不累，走得乾淨。」

前回說：朱文煒夫妻事，今且按下不表。再說連城璧，自冷于冰去後，仍改姓為張仲彥。除早午在金不換家吃飯後，連門也不出，日夜行導引工夫，不敢負于冰指教。金不換本來知交寡少，自留下連城璧，越發不敢招惹人往來。又得了于冰二百兩銀子，他是做個生意的人，也不肯將銀子白放在家內，買了七八十畝田地，又租了人家幾十畝地，添了幾個牲口，次年開春，僱了一個極會種地的人，自己也幫着耕耘播種，受田地裏苦處，都是早出晚歸。城璧逢天氣暑熱，也有到郊外納涼的時候，喜得越家澗，只數家人來，無人詳究根底。知城璧是金不換表兄，這幾家男男女女，也都叫城璧是金表兄，到也相安無事。本年鷓澤縣豐收，四外州縣有歉收者，都來搬運。金不換一倍獲三倍之利，城璧見他營運有效，心上的，甚是安適。不換亦極盡表弟之情。

凡一茶一飯，雖是些莊農食物，却處處留心，只怕城璧受了冷落；在本莊僱了十四五歲的小廝，單伺候城璧茶水，相處的和同胞一般，次年又復量收，金不換手內，積下有四百餘兩，世間人眼皮俱薄，見不換有了錢，城裏城外，便有許多人和他結親。他因城璧在家，凡說親來的，概行打退。倒是城璧過意不去，又打算着此年于冰要來，再三勸不換娶親，爲保家立後之計。不換被逼不過，方聘定了本縣已革刑房郭崇學的第三個女兒爲繼室，又見房子不設住，從二月動工，將一院分爲兩院，補蓋了幾間上房，着城璧在後院居住，前院住房做喜房，着在三月初二日過門。自這郭氏過門，到了三朝後，不換便着他主起中饋來，他到也極曉得過日子，於早晚茶飯，甚是殷勤，待城璧分外周到。不換心上着實快活，以爲內助得人，過了月餘，郭氏見城璧從不說出的話，亦且食腸最大，雖每天吃的是些素菜飯，他一人到吃三四人東西，乾燒酒的每天必二三斤，方可。又見城璧若大漢子，和一婦人一樣，日日鎖去後院，老不出門，郭家有人來，不許與城璧相見，陪伴飲食，未免又多一番支應。因此這婦人心中，就生厭起來。一日越空兒問不換道：「你這表兄到此多少時了？」不換道：「二年多了。」郭氏聽了，便將面色變了一變，旋即又笑問道：「怎麼他也不回去？」不換道：「他等個姓冷的朋友。」郭氏道：「假如他這朋友，再過二年不來，你該怎麼？」不換道：「他是我嫡親表兄，便姓冷的終身不來，我就和他過到終身罷了！」郭氏又不禁失色，復笑說道：「像你這樣早出晚歸，在田地中受苦，他行不能受苦，也該去幫你照料一二，怎麼長久白坐在家內吃酒飯？若是個知世情的人，心上便該自抱不安。」不換笑道：「他那裏知道田地中事，你以後不要管，只要天天飲食豐潔，茶酒不缺，就是你的正務。」郭氏不言語了。自此後便漸將城璧冷笑起來。不換多是在田中吃飯，總以中家有老婆照管，不甚留心。那知城璧日日只吃個半飽，至於酒不但二斤三斤，求半斤也是少有的，又不好和不換言及。未免早午飯時，臉上帶上怒容，多在那伺候的小廝身上，發作一二，那小廝便在郭氏前，播弄唇舌，屢次將盤碗偷去打破，反說是城璧動怒打破的，甚至加些言語，說城璧罵他刻薄。郭氏便大恨怒在心，知不換與城璧契厚，總一字不題。此後不但飲食刻減，連酒也沒半杯了。如此又苦挨了許久，城璧和不換半字不提，怕弄的他夫妻口舌，欲要告辭遠去，打算着冷于冰今年必來，豈不兩悞。這日也是合當起筆，每常不換必到天晚時回家，這日因無事走到田中，去看見禾苗甚是興旺，心上喜喜，回家着郭氏收拾酒與城璧對飲。郭氏因丈夫在家，便將酒送出兩大壺，又是兩盤菜，還有腐乳甜醬瓜等類，四小碟作飲酒之資。不換深喜郭氏賢仁，快活不過，放量與城璧大飲笑談。大約兩大壺酒，不換也有半壺落肚，只吃得前仰後翻，方辭歸前院。郭氏見不換着實醉了，連忙打發睡下，自己便脫衣相陪。不換放倒頭就睡了。睡到五更將盡，不換要水喝，郭氏打發他吃了水，說道：「你今日高興，便怎麼吃到這步田地，想是張表兄也醉了。」不換搖了搖下頭道：「他不醉不

醉。郭氏道：「他可曾說我罵他沒有？」不換道：「我不知道。」郭氏笑道：「怎麼睡了一覺，還說的是醉話。」再看，不換也有些糊塗光景了。於是高聲問道：「他今日可說回家去的話沒有？」連問了幾聲，不換問道：「你叫他回那裏去？」郭氏道：「他回他家去。」不換搖頭道：「他去不。」郭氏道：「他為甚麼不去？」不換道：「他去不得。」說着又睡着了。郭氏抱住頭，連連搖醒問道：「你莫睡，我問你，他怎麼去不得？」不換又恨說道：「他在山東殺了多少官兵，那裏去？」郭氏忙問道：「他為甚麼殺官兵？」問了幾聲，不見回答。原來又睡着了。郭氏又抱住頭，搖搖問道：「他為甚麼殺官兵？」不換恨命的答道：「他為救他哥哥連國璽，真麻翻狗攪的。」郭氏道：「他哥哥既叫連國璽，怎麼他又姓張？」不換道：「你管他，他偏要姓張。」郭氏道：「就姓張罷。」他叫「連什麼？」問了幾聲，不換大聲道：「他叫連城璧，說罷了。」嘴裏胡塗塗，又罵兩句睡去。郭氏將兩個名姓，牢記在心，便不再問。次日一字不題。照常打發吃了早午飯，不換到田中去，郭氏着小廝守門，自己一個人入城，到日落時方回。金不換迎着問道：「你往在那裏來了？怎麼也不通知我？」郭氏一聲也不言語，走入房內，不換跟入來，又問郭氏道：「我救你的懶袋去來？」不換摸不着頭路，忙問道：「這是甚麼話？」郭氏道：「你到忘了麼？我與你做了夫妻，你就放個屁，也不該瞞我。」不換道：「我有甚麼瞞你處？」郭氏道：「你還敢推雙裝啞麼？少刻叫你便見。」不換已明白是昨晚醉後失言，笑說道：「你快說出，入城做什麼去來？」郭氏先向門外瞧了瞧，從袖中取出一張字稿兒來，遞與不換看。上寫道：

「具稟小的金不換，係本縣人，住城外趙家洲，為據實出首事。某年月有小的表兄連城璧，到小的家中，聲言窮無所歸，求小的代謀生計。小的念親戚分上，只得容留，屢行盤問，語多支吾。今午大醉，方說出救伊胞兄連國璽，曾在山東拒敵官軍，脫逃至此等語。小的理合親來密稟，誠恐貴縣書役盤詰，遺露不便，又防城璧酒醒脫逃，不得已，使小的妻房郭氏入城，已托妻父郭崇學代稟，其果否在東省拒敵官軍，或係醉後亂言，均未敢深擬。乞仁明老爺速遣役拘拿研訊，俾小的免異日干連，則恩同覆育矣。」

不換看罷，只嚇的魂飛魄散，滿身亂抖起來。郭氏道：「看因鬼樣。」劈手將字稿兒奪去，不換定了點神，問道：「這裏帖是誰寫的？可會遞了沒有？」郭氏道：「是我父親寫的，替你出首，縣中老爺叫入內書房，問了端的，吩咐我父親道：『這連城璧等，乃山東泰安州劫牢反獄的叛賊。山東久有文書知會，係奉旨遍天下嚴拿之人，不意連城璧落腳在我治下，你女婿金不換出首甚好，本縣還要重重的賞他，但連城璧係有名大盜，非三五百人拿他不到，此時若會同文武官萬一走漏風聲，反為不美。不如到定更時，先將城關閉，然後點起軍士，殺他個迅雷不及掩耳，方為穩妥。你可說與你女兒快快回去，着不換伴住賊人，交二

更時，我同本城守爺俱到。」是這樣吩咐，我父親原要親自來，又恐怕露跡，着我通與你，這字稿兒看，好答應文武官話，你看這事辦的好不好，若叫你做事，我的性命是被你干連。一個殺人放火的強盜，經年養在家中，還要闖神賣鬼的，日日誑我。」金不換將主意拿定，笑說道：「你是個好老婆，強似我百倍，我還顧什麼表兄弟，他的量最大，我此刻且到關外買些酒來，將他灌個亂醉，豈不更穩妥。」我這時坐了半晌未去見他，且去和他發個虛，再買酒不遲。」郭氏道：「你這就是保全身家的人了。酒不用買，還有兩壺在此。」不換笑道：「你把他的酒量當我嗎？」急忙走入房內，與城璧子午卯酉細說了一番。城璧笑道：「依你怎麼處？」不換道：「千着萬着，走為上着。我有幾百銀子，俱在城內當舖中討月利，我去與二哥弄幾兩盤費來好走。」城璧笑道：「我走了，你豈不吃官私麼？」不換道：「我遭逢了這樣惡婦，也就說不得了。」說罷，如飛的出去。城璧想了想，又笑道：「怪道月來將我飲食刻減，原來是夫妻相通，今見我不肯動身，又想出這一條來嚇我，且說的體面，我去了，他自吃官私。又說二更時分，有文武官率兵拿我，我到要個真假，臨期再做裁處。」等到起更時候，不換忙忙走來向城璧道：「今日此刻城門就關鎖了，必定是裏面點兵，二哥休要多心，我止與你弄來二十多兩銀子，都是向關外貨舖當舖借來。我看二哥從前院走不得，被惡婦看見，將來於我未便可從，只後院牆下踏上一張桌子跳出去罷。」急急的將銀子拿出，放在城璧面前，情態甚是關切。城璧道：「既承老弟美意，我還有句話說。這一月餘，被弟婦管顧，實沒吃個飽飯，你將酒飯拿些來，我吃飽了再走。」不換連連跌脚道：「我還是怕二哥吃酒飯嗎？止是這是什麼事體，什麼時候？」城璧道：「你幾時不與我吃，我幾時不走。」不換無奈，飛忙去了，少刻將酒飯拿來，擺列在桌上。城璧用碗盛酒大飲，不換在旁催促。城璧道：「他們今夜若來，有我在，此一刻，將來實可望寬老弟一步，若今夜不來，只可付之一笑，我定於明早起身罷了，你謹什麼？」不換道：「此話是老哥動意外之疑，我金不換若有半句虛言，立刻身首分爲兩處。」城璧道：「既如此，何不與我同走？」不換道：「我早已想及於此，曾聽得惡婦述知縣話，言二哥是有名大賊，非五六百人拿不倒，到其間動起手來，二哥或可走脫，我決被拿回，與其那樣，就不如這樣死中求活了。」城璧點了幾下頭道：「老弟既拚命爲我，我越發走不得了，必須與官軍會面，將來纔解脫得你。」不換道：「我此時肉跳心驚，二哥只快走罷。」城璧道：「你若着我速走，你可迴避在前院。」不換忙應道：「我就去。」城璧見不換去了，出院來跳在房上，四下去望，毫無動靜，復跳下房來，大飲大嚼，吃的甚飽，乃將渾身衣服拉扯起，把銀子揣在懷中，又跳在房上，四下觀望，猛見正東上，忽隱隱現有幾處燈火。城璧道：「是矣，幾屈了金賢弟。」頃刻間見那燈火乍高乍低，較前倍明，又一刻見那燈火和雲行電馳一般來。城璧急忙跳下房來，走入房內，他日中早留下心上，一張方桌，掀翻在地，把四條腿折斷，揀了兩條長些的，拿在

手內，復身跳上房去。見四面燈火，照耀如同白晝一般，約有四五百人，漸次合攏來了。此時金不換，早被文武官差人暗去，暗叫問話。城壁又提桌腿，跳下房來，大踏步走到前邊，用手推郭氏房門，業經拴閉了。一脚踢開，側身入去，見郭氏靠着一張桌子，在地下站着。看見城壁大驚道：「二伯來我房內做甚麼？」城壁道：「特來結果你。」手起一桌腿，打的郭氏腦漿迸裂，倒在一邊。急急到院中，見房四面已站有四五百人。看見城壁，各喊了一聲，磚瓦石塊和雨點一般打下。城壁飛下一跳，早到正房屋上。桌腿到處，先放到四五個。大吼了一聲，從房上跳到街心。衆兵丁捕役，刀鎗鉞斧，一湧齊上。城壁兩條桌腿，疾同風雨，只打翻了二十餘人，便闖出重圍，一直向北奔去。守備在馬上大喝着，軍役追趕。軍役等被逼不過，各放命趕來。城壁見軍役趕來，一翻身又殺回。衆軍役慌忙退後，城壁復去，急的守備在馬上怪叫，又喝令追拿。那些軍役無奈，只索隨後又來，一翻身又殺回。城壁道：「似這樣跟來，跟到天明便難走脫，若不與他們點利害，他斷不肯干休。」於是又大吼了一聲，只揀人多處衝殺。那兩條桌腿，一起一落，打的衆軍役和風吹落葉，雨判殘花相似。只恨了爺娘，少生了幾隻腿，往回亂竄。城壁反行追趕，只見燈火中一人，騎在馬上，指手畫脚的吆喝。城壁料想他必是本城守備，把身驅一躍，已到了馬前。守備却待勒馬回跑，桌腿已中馬頭，那馬直立起來，將守備丟去地下。城壁桌腿再下，衆軍役兵器齊隔架住桌腿，各捨命將守備拖拉去。城壁復趕了四五十步，見軍役等亂跑，方折轉頭，又不走西北，反突東北奔走。正是：

「此婦代夫除逆叛，可憐血濺魂魄散英雄，等候衆官軍，只爲保全金不換。」

第二十一回 信訪查知府開生路 走懷仁不換續妻房

詞曰：「不換遭縲紲，公廳辨甚明，虧得廣平府生，全出柵圈。月老逢旅舍，佳人天繫赤繩，不意伊夫至，夫財且受刑。」

右調贊浦秋

話說：連城壁殺退官軍，連夜逃走了。衆兵丁將守備搶去，也顧不得暗緝，幾個人拖了他飛跑。見城壁不來追趕，方大家站住。守備坐在一塊石頭上，問兵丁道：「跑了麼？」衆兵丁道：「走遠了。」守備道：「還趕得上趕不上？」衆兵道：「總趕上也不過，敗了回來，那個是他對手。」守備咳了聲道：「我這功名，硬叫你們害了。」證罷，帶兵回城，再說知縣見城壁動手時，便遠遠跑去，今見大衆敗回，強賊已去，沒奈何復回金不換家，前後看驗了一遍。又見郭氏死在屋內，將金不換和四鄰鎖入城來。早哄動了閑城士庶，都跟着看。知縣剛門到衙前，郭崇學知他女兒被城壁打死，跪在馬前，將金不換知情隱匿，酒後洩言，並說自

已代寫稟帖等情，據實出首。叫不換償他女兒性命。知縣聽了，連忙入內室，教請幕賓去了。須臾守備也來計議，好半晌別去。知縣連夜坐堂，將不換帶到面前問道：「連城壁是那裏人？他和你是甚麼親戚？」不換道：「他祖籍陝西甯夏人，是小的嫡親表兄。」知縣道：「他還有哥哥連國驥，你認得麼？」不換道：「他們在甯夏小的在直隸相隔幾千里，那裏認得？只因小的父母在世常常說起，纔知是表親。」知縣道：「就該打嘴，你既認不得他們，連城壁怎麼就爲投奔你？」不換道：「認雖認不得，說起親戚，彼此都知，因此他纔尋找着來。」知縣道：「這連城壁來過你家幾次？」不換道：「不但幾次，二十年來，連信都是沒有的。」知縣點着頭兒又問道：「他是今年幾時來的？」不換道：「他是大前年五月到小的家中的。」知縣道：「打嘴！」左右打了五個嘴巴。知縣道：「本縣自下車以來，近城地方，自不消說，即遠鄉僻隅，那一天沒巡查匪類之人，豈肯容留大盜住二三年，還沒無訪聞麼？」不換改口道：「是本月初三日到的。至今纔住了三十餘天。」知縣道：「這就是了。」又道：「這二十餘天，也不爲不久，你爲何不細細的盤問他，早行出首？」不換道：「何常沒有盤問他，他總說是家貧，無所歸着，求小的替他尋個活計，始終是這句話！只到今午醉後方說出實情。」知縣冷笑道：「我把你這狡滑奴才，連城壁本月初二日到你家，是實？你知情容留大盜，是實？你酒醉後，向你妻子洩露，是實？你妻告知你妻父，你妻父念翁婿分上，假寫你名兒是實？你恨你妻洩露，着連城壁打死，圖死無對證，是實？反着本縣和守府，空一往返，你還有得分辨嗎？」不換道：「老爺在衙內商酌了半夜，就商酌出這許多處實來。」知縣大怒道：「這奴才放肆，敢和本縣丁嘴！」吩咐再打嘴，衆人却待動手，不換道：「老爺不用打小的，明白了老爺一則要保全自己，二用要保全守備，將知情縱盜的罪名，向小的一人身上安放，可是麼？」知縣道：「快打嘴！」不換道：「不必打，事關重大。老爺這裏番了，少不得還要解上司審問，不如與小的商量妥當好。」知縣向兩行吏役道：「你們聽真正光棍了不得，了不得。」郭崇學在下面跪稟道：「若不是光棍，如何敢容留刦殺官兵大盜哩！」不換道：「你不必多說，你是知我糶粟糧今年五月，和我借一百五十兩銀子，托女兒道達，我始終不肯，今見你女兒死了，便想挾仇害我，不能不能。」知縣又冷笑道：「你再說有什麼和本縣相商處？」不換向東西兩下指說道：「老爺的書辦衙役，和城中百姓，俱在此，小的酒後洩露真言，妻又替小的寫稟帖出首，這話有無真假，且不必分辯，只就縱盜脫逃論，老爺同守爺，今晚到小的家，若連城壁已去，這是小的走露風聲，放他逃走，罪無可辭？老爺同守爺，領着千軍萬馬，被一個強盜，殺一個落花流水，敗陣回來，滿城紳衿士庶，那個不知，那個不曉，不但守爺兵受傷，就是老爺衙內捕快，帶傷者也不少，怎反說是小的縱盜逃脫，這話奇到那裏去了！」只這幾句，把兩旁看的人都說笑了。知縣氣壞，待了好一會，咬牙大恨道：「金不換，你口鋒太利了，你這沒王法的光棍，若不動大刑，何難將本縣

也說成個強盜。吩咐左右，拿衆短的夾棍來。衆役吶喊，將夾棍舉起，向不換背後一丟。不換道：「老爺不用動刑，小的情願畫供，招個知情容留，縱賊逃脫就是了。」知縣咬牙說道：「你就畫供，我也要夾你一夾棍。」喝令夾起來。不換道：「凡官府用刑，爲你是犯人不吐實供，若肯吐實供，再行夾打，便是法外用刑。老爺與小的留點地步，小的日後到上司前，少胡說許多。」知縣搖著頭，閉着眼睛說道：「快夾快夾。」刑房在傍稟道：「老爺何必定要夾他，此事關係重大，各上憲必有訪問，金不換不動刑，自招最好不過。」知縣想了想道：「你說的是，就要畫供來。」須臾，金不換畫了供，知縣吩咐牢頭收監，用心看守。退堂向幕客相商，氣不過，不換當堂對衆挺犯，欲要將不換治死監中。幕客大笑道：「此人口供，千人共見，况本府太爺，最是聰察，治死也大有不便，到不如親去府內，口詳此事，看太尊舉動，再行備文安商詳報，就費幾兩銀子，也說不得。」知縣聽了，連夜上府，知府通以極好言語回答，將金不換、郭崇學、鄰里人等，一併解府面訊定案。這知府是江蘇吳縣人，姓王名琬，雖是兩榜出身，却沒一點書氣，辦事最是明敏，兼好訪查，只是性情偏些，每遇一事，他心上若動了疑，便是上憲也搬他不轉。廣平一府屬員，沒一個不怕他。金不換和連城璧事，前後情節，併本縣那晚審的口供，都打聽在肚內，深疑知縣同守備回護，失查大盜處分，胡冤金不換，縱賊脫逃。又聞知守備軍兵帶傷者甚多，還有三四十個着重的性命不保，越發看得金不換出首是實，文武官合同欺隱，要冤柱他定案。過了一日，知縣將金不換等同詳文解送府城。知府立即坐堂親審，不換正要哭說冤情，知府搖手道：「你那晚在縣中口供，本府句句皆知，不用你再說；到還有一節要問你，連城璧原係大盜，即說你不知情，爲何他改姓張，在趙家湖許久，鄰里俱如此稱呼，其中定能無弊，你說。」不換連連叩頭道：「大老爺和天大的一圓明鏡一般，甚麼還照不見，本縣老爺和守爺，昨晚帶五六百人，被一個賊打傷一二百衆，大敗回城，這事驚天動地，遠近皆知的事，兩位老爺，尙敢隱匿不報，將知情縱私罪名，便派到小的身上，塞責，大老爺只看詳文便知，趙家湖止有七八家鄰里，安敢違兩老爺囑託，不但將連城璧改姓爲張，就將連城璧顛倒呼喚，那一家敢說個不字，大老爺不信，將鄰里傳問，他們誰敢說不姓張，只求大老爺詳情。」知府點了點頭兒，連鄰里並郭氏死的情由，一概都不問了。隨再問金不換道：「你容留大盜，誰說不知情，然在你家住二年之久，你也該時刻留神盤問，只到他酒後自行說出，方能覺查稟報，疎忽之罪，實無可辭。」說着，將一筒籤丟將下來，兩行皂役喊一聲，將不換板翻，打了四十大板，立即吩咐准討保釋放。又叫郭崇學罵道：「你這喪盡天良的奴才，你本是該縣的刑房，已革書辦，素行就是個不端的人，有你女兒活着，金不換容留大盜，便是不知情，你女兒死後，金不換便是知情，這神情不知情五個字，關係金不換生死性命，豈是你這奴才口中反覆定案的麼？且將金不換稟帖，說是你替做的，真是好狠之至。」說着，一筒籤盡數丟下，那裏還容他分

辦一句，頃刻打了四十板，連鄰里一總趕下去。金不換血淋淋一場官司，只四十板完賬，雖是皮肉疼痛，心上甚是快樂，回家將郭氏埋葬，那鷄澤總城裏城外，都說他是好漢子，有擔當的人，趕着和他交往。又過了數天，本縣知縣守備，俱有官摘印署理，都紛紛議論，是知府揭參的。有的人說道：「因你一人，壞了本縣一文一武，前官便是後官的眼，你還要諸事留心些。」不換聽了這幾句話，心上有些疑懼起來，左想右想，沒個保全久住之法。又聽的郭崇學要到巡撫衙門去告，越發着急起來，也想不出個安身立命之所。打算着連城壁住的范村，沒人知道，不如到那邊，尋着兩個表姪，就在那地方住罷。主意拿定，先將當舖生利銀兩收回，次賣田地，連所稱青苗，都合算與人，再次賣住房，有人問他，他便以因他壞了地方文武兩官，回覆人都稱揚他是知機的漢子。除官司盤腳外，還乘有五百多兩銀子，買了個極肥的騾兒，直走山西道路，只去了五六天後，按察使行文提他復審，只苦了幾家鄰里，並鄉地人等，赴省吃苦。再說不換，一路行來到山西懷仁縣地界，這晚便住在東關張二店內，連日便下起雨來。不換愁悶之至，每到雨住時，便到店寓前板櫓上坐着，與同寓人說閒話，目中早留心下一個穿白的婦人，見他年紀不過二十五六歲，短小身材，白淨面皮，骨格兒生的有些俊俏。只因這婦人時常同一老婦人到門外買東西，不換眼裏看熟了，不由的心內思念道：「這穿白的婦人，不是他公婆病故，就是他父母死亡。」店東張二道：「你都沒有說着，他穿的是他丈夫的孝。」不換驚訝道：「虧他年青青兒守的住。」張二道：「他到要嫁人，只是對不上個湊巧人。」不換道：「怎麼是個湊巧的人？」張二道：「他的城內方裁縫的兒女，嫁與這對門許寡婦的兒女，叫做許連陞，在本城緞局中做生意。今年三月，在江南過揚子江，船覆身死。許寡婦六十餘歲的人，就與人做個尊長，也還做的起將來許寡婦亡後，銀子少不得還歸己手。」張二又道：「你把這寡婦當甚麼人見錢最真不過，或者到他死後，有點歸着。」不換道：「這方裁縫就依他討此重價。」張二道：「他兩口子做鬼已五六年了，那婦人又別無親，誰去管他閒事？」不換道：「他肯招贅外鄉人否？」旁邊有個開鞋鋪的尹鸞頭，也有坐聽了大笑道：「這樣說，你就是湊巧的人。」又問道：「客人那地方人氏，到我們這裏，就何營幹家中可有妻室沒有？」不換道：「我是直隸鷄澤縣人，要往代州親戚家去，妻室是早亡過的了。」鸞頭道：「你能殼拿出的二百兩銀子來嗎？」不換道：「銀子我身邊倒還有幾兩。」鸞頭笑向張二道：「這件事咱兩個與這客人作成了罷。」張二道：「這怕許寡婦不要外路人。」鸞頭道：「要你我媒人做什麼？」又笑向道：「不換客人，可是實在願意嗎？」不換道：「只怕那老婦人不依。」鸞頭道：「張二哥，與其閒坐着，咱兩個且去說。」一般同寓的人，幾個幫說道：「這是再好的事，說成了，我們還要吃喜酒哩！」鸞頭拉了張二入對門去了。好半晌兩人笑嘻嘻的走來，向不換擊拳道：「已說成九分了，只差一分，請你此刻過去，要看看你的人，物年紀還要問

清你根底。」不換笑道：「如此說，我不去罷！他要看人物，便是二百分不妥。」眾人笑道：「你人物還少甚麼！就是雲幾記道舟的李玉郎，也不過是你這樣面孔兒，去來去來。」大家攪撥這，不換穿戴了新衣帽鞋襪，跟兩人到許寡婦家來。許寡婦在正房堂屋等候，看見不換問鸞頭道：「就是這個人媽？」張二笑道：「你老人家真是有福，這個客人人材年紀，也不在你老去的兒子之下。」不換先上去深深一揖，隨即磕下頭去。許寡婦滿面笑容，說道：「若做這件事，你就是我的兒子，便受你十個頭，也不爲過。但是你遠來，只磕兩個頭罷！」不換叩拜畢，大家一同坐下。許寡婦將不換來踪去影，細細盤問一番，笑向鸞頭道：「你看他身體，比我亡過的兒子瘦小些，人到還有點伶俐，就依二位成就了罷！」張二又着不換叩拜，不換又向許寡婦磕了幾個頭，復行坐下。許寡婦道：「我看了你了，你也看看我的人。」一邊說，一邊叫道：「媳婦兒出來。」叫了七八聲，那方氏纔從西正房走出，欲前又退着，羞答答低了頭，站在一旁。衆人都站起來，不換留神一看，見那婦人穿了新白襖子，百布裙子，臉上些須打了點粉，換了雙新白梭鞋，頭髮梳光的油油的，雖不是上好人物，比他先日娶的兩個老婆，強五六倍，心下着實歡迎。滿口裏道好。那婦人偷看了不換一眼，便回去了。許寡婦道：「他兩個面孔見過，合間也誠寫一張，老身方算終身有靠。二百兩銀子，交割在那日。」不換道：「合同此刻就要銀子，我回店就交來，做親定在後日罷！不知使的使不的。」許寡婦道：「你真像我的兒子，做此一刀兩段，有什麼使不的。」鸞頭取來紙筆，張二交兌兩家立了憑據，不換立即回店，取了二百兩銀子，當面同尹張二人交兌。又問許寡婦這近親戚，並相好鄰軍，就煩鸞頭下帖。又謝了兩個媒人六兩銀子。許寡婦便叫不換將行李搬來，暫住在西廡房中，好辦理成親的事。到做親這日，也來了些女客，並許寡婦的親戚，以是鄰居，比方娶親，總要拜拜天地。許寡婦爲自己孀居家中，又無長親衆客，委派着尹鸞頭，領不換夫婦拜天地主禮，燒化香紙。許寡婦又想起他兒子來，揩拭了許多眼淚。兩人同歸西正房內，做一對半路夫妻。正是

「此婦淫聲兇甚，喊時不顧性命；不換娶做妻房，要算客途胡混。」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1019B



124